

修訂日期: 2009/04/22 發行日期: 2009/5/9

發行單位: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(CBETA) <http://www.cbeta.org>

資料底本: 卍新纂續藏經 Vol. 67, No. 1310

原始資料: CBETA 人工輸入, 維習安大德提供之 ZENCD 經文

## No. 1310-A拈八方珠玉集序

驗宗眼正邪。破知見窠窟。離得失。截路布。於古今公案。俾出沒卷舒。盤折玲瓏。得大機。發大用。而無纖毫知解。到大休大歇安穩之地。洞明本分大鉗鎚啟迪作家真爐鞴。善搏搦貫穿千變萬化作略者。無出乎拈古。為參玄徑。正要關也。古來大宗師。靡不尚之。苟理地未明。情有向背。墮在解脫毒海。見處管帶偏枯。則莫能提掇。縱或提掇。必隨語生解。罔辨端倪爾。如趙州勘婆。玄沙未徹。少室得皮得髓。刻舟之流。乃確然定淺深。法眼拈德山小參。趨塊之人。謂灼然成兩橛。略舉此數節。透與未透。曉然明矣。

佛鑑大禪師予畏友也。居大相國寺智海院日。以書到夾山。敘及拈古。獨稱雪竇為冠絕。常師法之。因思禪門八方珠玉集。叢林雖盛傳。皆作者公案。而未有拈提者。發意遇小參陞座結緣。拈之成一段勝事。既而果踐其言。逮至被旨徙蔣山。凡數年。歸寂。予適繼其高躅。纔抵鍾阜。即索於其徒閱之。止拈及半。惜乎不滿其志願。乃為終。拈掇亦數載。克就大槩。唯直截指道妙。抑揚縱奪。隱顯殺活。皆混合前所論旨趣也。期具宗正眼。絕知解者。賞之。宣和七年。住東京天寧萬壽禪寺。佛果老僧克勤題。

佛鑑 勲禪師 佛果圓悟勤禪師正覺方菴顯禪師 佛海石溪月禪師

## No. 1310-B閱鍾阜二禪師拈古集

二師宗門棣萼。行道有年矣。諸方譽望。傑出叢林。而前此未聞。同風之語。如岩頭雪峯。大隋投子。千里響應之句。為所恨也。予每獨歌笑吟詠。舞蹈自樂於林泉。一日訪平等居士。太原公。几案間。得二師拈提。八方珠玉集。閱之數則。乃見作家宗匠。抑揚卷舒。盡於斯矣。既為異時龜鑑。不可無作。因寓意於逐則之下。二師語句之末。互為酬唱。此道於絕聖棄智之微云。紹興丙辰方菴正覺老僧 (宗顯) 題。

## No. 1310-C

心覺顯禪師得度於紹覺白。白嗣黃檗勝。勝嗣黃龍南。正覺於黃龍。為四世矣。南游歷淮浙。參演祖于海會。祖深器之。以佛果佛鑑。為師友。暨還成都。應長松之命。唱紹覺之道。大行於蜀。拈提八方珠玉。後數十年。佛海石溪老人。挾之而南。尋住金陵天寧。亦隨後著語。(祖慶)侍佛海於太白冷泉。聽其所說。出處甚詳。今併四大老拈提。錄梓以壽其傳。為世大光明幢耳。寶祐五年解制日。吳江聖壽住山(祖慶) 謹題。

## No. 1310

###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上

#### 住聖壽沙門祖慶重編

舉滄山坐次。見仰山從方丈前過。滄云。若是百丈先師。子須喫痛棒始得。仰云。今日事作麼生。滄云。合取兩片皮。仰云。此恩難報。滄云。非子不才。滄山年邁。仰云。今日親見百丈師翁。滄云。子向什麼句中。見先師。仰云。不道見。祇是無別。滄云。始終作家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搖頭。仰山擺尾。雖然頭尾相應。師資道合。未免養子之緣。若欲發明大寂門風。直須耳聾三日。隨後一喝。

正覺云。仰山於大寂棒下。玉轉珠回。直得風行草偃。且道他於什麼句中。見百丈無別。只因孝順用力少。

佛海云。箕裘之業。克紹者。須是賢子孫。滄山略露些子。仰山直下披襟。而不覺阿轆轤地。使滄山機用。同時阿轆轤地底。又向甚處著。拈主丈云。古人且置。今日作麼生。靠主丈云。放過也好。

舉滄山喫茶次。仰山侍立。乃問。和尚百年後。人問先師法道。如何傳嗣。滄山云。一粥一飯。仰山云。前人不肯又作麼生。滄云。作家師僧。仰禮拜。滄云。向後錯舉即不可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嚴而不威。仰山恭而無禮。遂豎起拄杖云。滄山當時。若知有者个家風。兒孫亦未見斷絕。

正覺云。作麼是恭而無禮。不然父有爭子。

佛海云。滄山喫一盞茶。也被仰山撼動一上。猶幸老而不耄。壯力尚存。不行棒喝。而有過於德山臨濟之用。若撿點得出。作家師僧。

舉滄山問仰山。即今事且致。自古事作麼生。仰叉手近前。滄云。猶是只今事。自古事作麼生。仰叉手退後。滄云。汝屈我。我屈汝。

佛鑑拈云。仰山雖善進前退後。發明古今。其奈滄山向餠餅裏呷汁。壓沙覓油。雖然如是。且道仰山叉手。意作麼生。若也知得。行脚事辨。其或未然。老僧不曾辜負諸人。自是諸人辜負老僧。

正覺云。仰山進前退後。洞古明今。滄山因甚道。彼此相屈。相見錦江頭。相携上酒樓。會醫還少病。知分不多愁。

佛海云。近前退後。叉手當胸。通古貫今。當機覲面。美則美矣。須知有不落古今事。若道得。彼此不虛屈。不然切忌驢前馬後。

舉滄山坐次。仰山與香巖侍立。滄云。如今總與麼者少。不與麼者多。香巖從東過西立。仰山從西過東立。滄云。這個因緣。三十年後。如金擲地相似。仰云。亦須

是和尚提唱始得。香巖云。即今亦不少。滄云。合取狗口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幸自海晏河清。剛地無風起浪。雖然一波纔動萬波隨。擲地金聲如瓦礫。仰山香巖若能慎護。纔見滄山恁麼道。便珍重下去。假饒滄山咳嗽風生。也須無出氣處。

正覺云。這三个老漢。一時把不定。何故。易開終始口。難保歲寒心。

佛海云。滄山絲線在手。纔一抽牽。合棚俱動。一人移身不移步。一人移步不移身。不因徹底老婆。爭見當機不讓。畢竟明什麼邊事。合取狗口。

舉滄山見仰山從外入。滄以兩手。握拳相交示之。仰便作女人拜。滄云。如是如是。

佛鑑拈云。須知道。解與師齊。減師半德。見過於師。方堪傳授。滄山纔向針鋒上。把定乾坤。仰山便向藕絲裏。開張世界。且因甚如此。不見道。功多業就。水到渠成。

正覺云。客到主興。象席打令。招搖其頭。與拂拽請佛海云。有是父必有是子。有是子必有是父。父纔拄定。豈知身在毛群。子亦變通。不覺隨墮羽族。羽族則雞頭鳳尾。毛群則馬頰驢腮。因甚如此。謗斯經故。獲罪如是。

舉滄山坐次。仰山侍立。滄云。寂子近日。宗門中令嗣作麼生。仰云。大有人疑著此事。滄云。寂子又作麼生。仰云。某甲只管困來合眼。健即坐禪。所以未曾說著。滄云。到者田地也難得。仰云。據某見處。者此一句語亦不得。滄云。為一人也不得。仰云。自古聖人。盡皆如是。滄云。大有人笑汝與麼祇對。仰云。解笑某甲。是某同參。滄云。出頭作麼生。仰遶禪床一匝。滄云。裂破古今。

佛鑑拈云。動絃別曲。葉落知秋。自古自今。築著磕著。鳥道玄路。許他父子親遊。若是荊棘林中。猶欠悟在。以何為驗。只如仰山遶禪床一匝。滄山云。裂破古今。若是明眼衲僧。瞞他一點不得。

正覺云。滄山放縱自由。仰山收拾太緊。總似與麼話會。宗門令嗣。豈到如今。須知他家有雙放雙收底手段始得。還有與仰山同參底麼。裂破古今。

佛海云。宗門中令嗣。合眼坐禪處。平地打毬子。急須著眼覷。兩挑挑得上。三築築不住。築得住。依前鞞向毬門去。

舉滄山在方丈內。臥見仰山入來。滄乃轉面向裏臥。仰云。某甲是和尚弟子。不用形迹。滄作起勢。仰便出去。滄召云。寂子。仰乃回來。滄云。聽老僧說个夢。仰低頭作聽勢。滄云。為我原看。仰取一盆水。一條手巾來。滄洗面了。纔坐。香巖入來。滄云。我適來與寂子作一上神通。不同小小。巖云。某甲在下面。了了得知。滄云。子試道看。巖乃點一碗茶來。滄歎云。二子神通。過於鶩子。

佛鑑拈云。夢中說夢。深許滄山。妙用神通。須還二子。傳茶度水。耀古騰今。年老心孤。怜兒惜子。向衲僧門下。一人在門外。一人在門裏。更有一人。徧界不曾

藏。佛眼覷不見。

正覺云。神機妙用。開眼作夢。非時現通。顯異惑眾佛海云。擎茶過水。承顏接詞。智識不下仙陔。神通有過鶩子。檢點將來。總是開眼做夢。

舉滄山一日見野火。乃問道吾。遠見火麼。吾云。見。滄云從何處起。吾云。除去經行坐臥。請師別致一問來。滄便休去。

佛鑑拈云。炎炎野火。人人皆見。獨有道吾。見得迥別。臭煙蓬[火\*亨]。四面俱起。經行坐臥。了無交涉。汝等諸人。四威儀中。各宜照顧。莫教燒却眉毛。

正覺云。滄山將謂。道吾是箇人。所以重問輕對。當時若問他經行坐臥底。作麼生看。道吾却如何祇對。

佛海云。野火炎炎。何處起。紫煙紅焰便燒人。須知坐臥經行裏。見得無如用得親。

舉滄山問仰山。妙淨明心。汝作麼生會。仰山云。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。滄云。汝只得其事。仰云。和尚適來問什麼。滄云。妙淨明心。仰云。喚作事得麼。滄云。如是如是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如將大妳嚇小兒。仰山似小兒見大妳。雖然師資互用。理事交馳。其柰機智偏枯。語言滲漏。明眼漢。點檢得出。方知道禹力不到處。河聲流向西。

正覺云。滄山問處。如敲冰覓火。仰山答處。似火裏生蓮。若約平實商量。二俱有過。試檢點看。只如佛鑑道禹力不到處。河聲流向西。如何免得偏枯滲漏。

佛海云。仰山以機奪機。滄山將錯就錯。當時若不放過。便問汝適來對什麼。曰山河大地。日月星辰。也只向道。喚作理得麼。自然機智周旋。首尾俱正。

舉滄山因與僧語話次。僧云。大好雨。滄云。什麼處是好處。僧無語。滄却云。大好雨。僧云。什麼處是好處。滄乃指雨示之。僧又無語。滄云。何得大智而默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尋常。眼放電光。到這裏。却著賊也不知。山僧不是抑強扶弱。黨理不黨親。且道那裏是著賊處。若於此點檢得出。便能騎賊馬追賊。奪賊鏘殺賊。若點檢不出。凡有言說。皆是與賊過梯。智海今日路見不平。與你諸人。并賊捉獲。遂擲下拂子云。諸人各自認取贓物。

正覺云。這僧退己讓於人。萬中無一个佛海云。佛鑑道。滄山尋常。眼放電光。到者裏。著賊也不知。山僧一往觀之。者僧也解挨肩躡足。未能運步騰身。帶累滄山失錢遭罪。當時見他道什麼處是好處。便與本分草料。使其別有生涯。免得諸方檢責。

舉滄山與陸侍御。同入僧堂。御乃問。如許多師僧。為復是喫粥飯僧。為復是參禪僧。滄云。亦不是喫粥飯僧。亦不是參禪僧。御云。在此作什麼。滄云。侍御自問他看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元來小膽。被這俗官一問。直得手忙脚亂。閉戶關門。若是老僧。即不然。大開門戶。放伊入來。此是參禪僧。喫粥飯僧。向伊道。是喫粥飯了參禪僧。待伊眼睛定動。便與木楔子換却。教伊做个惺惺歷歷底侍御。若處廟堂之高。即致君為堯舜之君。或在江湖之上。則致民為堯舜之民。豈不快哉。乃呈起數珠云。諸人還見這個麼。良久云。此是老僧。來京師。換得底。諸人各自歸堂。摸索看正覺云。侍御當時。來訪作家。滄山不欲強知他事公案未得勦絕。待伊問在此作什麼。便可向道。侍御還憶得靈山付囑底事麼。他若擬議。却請歸方丈獻湯。

佛海云。滄山尋常。東行西行。左敲右擊。今日侍御面前。因甚擊手擊脚。侍御現宰官身。激揚斯道。滄山豈可負其來機。若向他擊手擊脚處。搆得去。不妨峭巍巍孤迥迥地。咄。是何言歟。

舉滄山上堂。僧問。從上諸聖。直至如今。和尚意旨如何。滄云。你目前。是什麼物。僧云。只這個。便是麼。滄云。阿那個。僧云。適來指底。滄云。你疑那個去。莫生事。

佛鑑拈云。問頭太險。答處太奢。二俱不了。

正覺云。這僧問。諸聖直至如今。滄山示伊。目前是什麼物。其僧若從這裏悟去。定知彩裏有膠。說什麼這個那個。滄山道。你疑那個去。莫生事。不妨被這僧疑著。

佛海云。從上諸聖。泊被騰蛇纏倒。

舉僧問滄山。如何是道。滄云。無心是道。僧云。某甲不會。滄云。會取不會底好。僧云。如何是不會底。滄云。只是你。不是別人。

佛鑑拈云。乍看似死水裏浸却。子細檢點將來。水裏有鹽。喫著方知滋味。

正覺云。泥柔拄杖深。

佛海云。這僧雖無孔竅。却有正因。大凡是非有無。會與不會。你與別人。總不出兩頭語。所以令者僧。卒討頭鼻不著。報恩不然。如何是不會底。只向道。放下著。纔擬議。拂子驀口打。

舉滄山云。今時人。但直下會取不會底。正是你佛。正是你心。若向外求一知一解。將為禪道。且沒交涉。名運糞入。不名運糞出。污你心田。所以不是道。

佛鑑拈云。滄山猶如駕前等子。與牧童相撲。齊起齊倒。兩無輸贏。旁觀者。咬斷牙關。爭交底。元來兒戲。如今莫有對手底麼。乃豎拳起云。有則出來。與老僧相見。良久云。老僧今日。平地喫交。

正覺云。滄山老人。直如大象渡河。步步徹底。然雖如是。引得盲龜浮木。泥牛入水。只如佛鑑。向平地喫交。是誰之過。

佛海云。曾為浪子偏憐客。

舉僧問滄山。如何是百丈真。滄下禪床叉手。又問。如何是和尚真。滄上禪床坐。

佛鑑拈云。古人起模畫樣。可謂頭正尾正。爭奈凡所有相。皆是虛妄。若見諸相非相。即見如來。智海即不然。如何是百丈真。隨緣赴感靡不周。如何是和尚真。而常處此菩提座。

正覺云。山僧即不然。如何是百丈真。瀉崑泉一派。如何是和尚真。帶雨竹千竿。且道畢竟如何。切忌尋聲逐響。山僧恁麼。也是對影成三人。

佛海云。大小大滄山。被者僧一問。不覺跳下禪床。末後收來。也是如蟲禦木。

舉滄山與仰山。摘茶次。滄云。終日與子說話。只聞子聲。不見子形。仰乃撼茶樹一下。滄云。子只得其用。不得其體。仰云。某甲只與麼。未審和尚。尊意如何。滄良久。仰云。和尚只得其體。不得其用。滄云。放你三十棒。

佛鑑拈云。張翁乍與李公友。待罰李公一盞酒。到被李公罰一盃。好手手中無好手。

正覺云。故知滄山全體。仰山全用。只如佛鑑與麼為復扶體。為復扶用。若人辨得。方見全才。

佛海云。聲前呼索。句下稱提。是滄山養子之緣。得路便行。當機不讓。是仰山事父之禮。一人良久得其體。一人撼樹得其用。更有一人。終日摘茶。終日良久。喚作體耶用耶。若道得。與你三十棒。

舉仰山問中邑。如何是佛性義。邑云。我與你。說个譬喻。汝便會也。譬如一室。其有六窻。中安一个獼猴。外有人喚云。猩猩。獼猴即應。如是六窻。俱喚俱應。仰乃禮拜謝。後却云。適來蒙和尚指示。某甲有个疑處。邑云。汝有什麼疑處。仰云。祇如獼猴睡時。又作麼生。邑乃下禪床。把住云。狺狺。我與你相見。

佛鑑拈云。仰山放憨。中邑賣峭。峭措賣來憨癡。憨癡放來峭措。雖然獼猴睡著。其奈肚裏惺惺。直饒杜絕六窻。猩猩何處不見。諸人要見二老爻訛麼。各各面皮厚三寸。

正覺云。我也與你說个譬喻。中邑大似个金師。仰山將一塊金來。使金師酬價。金師亦盡價相酬。臨欲成交。賣金底。更與貼秤。金師雖然暗喜。心中未免偷疑。何故。若非細作。定是賊贓。

佛海云。仰山賊打不防家。中邑見贓方見賊。若使獼猴真瞌睡。猩猩贏得最惺惺。子細思之。是什麼心行。

舉三平參石鞏。鞏見便作彎弓勢云。看箭。三平撥開胸云。此是殺人箭。活人箭又作麼生。鞏彈弓弦三下。三平便禮拜。鞏云。三十年。一張弓。兩隻箭。今日只射得半个人。便拗折弓箭。

三平後舉似大顛。顛云。既是活人箭。為什麼。向弓弦上辨。三平無語。顛云。三十年後。要人舉此話也難得。

法燈有頌云。古有石鞏師。架弓箭而坐。如斯三十年。知音無一個。三平中的來。父子相投和。子細返思量。元伊是射塚。

佛鑑拈云。大小三平。元來只是個死漢。若非死漢。又覓什麼活人箭。石鞏龍頭蛇尾。矢在弦上。又却不發。當時若便與一箭。那裏得來。大顛作死馬醫。醫之不差。從他掘地深埋。且如智海恁麼批判古今。還有過也無。細雨洒花千點淚。淡煙籠竹一堆愁。

正覺云。只如大顛道。三十年後。要人舉此話也難得。既是舉話何難。且三平當時問伊。索活人箭。石鞏彈弦三下。平禮拜。是會不會。及乎大顛問他。他便無語。法燈喚他作射塚。佛鑑便要掘地深埋。筭來當時。祇是伊不合承當半個而出。便被大顛併合。然雖如此。這三個老漢。總墮在陷虎之機。

佛海云。三平於石鞏言下。已承當半個聖人。大顛徵之。乃默然而對。雖然為一人。亦未可在。

舉三平問侍者。你姓什麼。者云。與和尚同姓。平云。我姓什麼。者云。問頭何在。平云。幾時曾問你。者云。姓者是誰。平云。念汝初機。放你三十棒。

佛鑑拈云。耐侍者。無端茶胡他三平。是即與和尚同姓。家醜豈可外揚。雖然三平老漢。不得無過。風來樹動。水來河漲。上梁不正。下柱參差。而今是非得失。一時畫斷。且道三平。畢竟姓什麼。良久云。世間若有崑崙眼。休向荊山問卞和。

正覺云。三平無端發問。被這僧形迹一上。直得不可奈何。子細看來。元真箇與侍者同姓。只是他不肯序昭穆在。佛鑑道。世間若有崑崙眼。休向荊山問卞和。也是言中有響。

佛海云。機眼明。機輪活。機關峻。機路通。兩轉葛藤。較些子。子細論量。侍者不獨與三平一人同姓。何故。姓者是誰。

舉本空上堂云。只這施為動轉。合得本來祖翁麼。若合得。十二時中。無虛棄底道理。若合不得。喫茶說話。往往喚作茶話在。僧便問。如何免得成茶話去。空云。你識得口也未。僧云。如何是口。空云。兩片皮也不識。又問。如何是本來祖翁。空云。大眾前不要牽爺恃娘。僧云。大眾忻然去也。空云。你試點大眾性看。僧禮拜。空云。伊往往道。一性一切性在。僧欲進語。空云。辜負平生行脚眼。便下座。

佛鑑拈云。本空垂絲千尺。意在深潭。離鈎三寸。釣得一箇。將謂錦鱗紅尾。元是沂浪黃能。明月當空。滿船失望。而今不免。再拋香餌。重擲絲輪。乃豎起拂子云。還有上鈎底也無。諸人二六時中。如何得與祖翁相合去。回頭盡是兒孫事。祖父從來不出門。

正覺云。本空道。這僧未識口在。及乎問著。却云。兩片皮也不識。且道。兩片皮與口。是同是別。及乎這僧問本來祖翁。却教伊點檢大眾性看。本空與麼舉揚。衲僧手段。在什麼處。這僧故是辜負平生行脚眼。當時若出來。掀倒禪床。喝散大眾。却作麼生支吾。佛鑑道。回頭盡是兒孫事。祖父從來不出門。也是時情偏向富門多。

佛海云。施為動轉。本空論實不論虛。說話喫茶。者僧隨上復隨下。辜負平生行脚眼。看來過在本空。你諸人十二時中。作麼生免得。莫謂無心方是道。無心猶隔一重關。

舉僧問本空。去却即今言句。請師直指本來性。空云。你迷源來。得多少時。僧云。即今蒙和尚指示。空云。若指示你。我即迷源。僧云。如何即是。空乃有頌。心是性體。性是心用。心性一如。誰別誰共。妄外迷源。只這難洞。古今凡聖。如幻如夢。

佛鑑拈云。問不徒然。答無虛設。纔隨語轉。覲面千山。後偈中雖有收有放。其奈錯下名言。山僧重為別過。乃有頌。心本非心。性本非性。心性兩忘。誰少誰剩。老倒本空。著艾求病。妄外迷源。辜負凡聖。

正覺云。本空可謂。自出洞來無敵手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佛鑑傍觀不肯。要與伊奪角衝關。末後只得停局。

佛海云。面半露而似掩。門一閉而還開。佛鑑云。纔隨語轉。對面千山。誠哉。要見本空為人麼。良久云。富貴不從勤苦得。男兒何必五車書。

舉本仁上堂云。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。鼓弄人家男女。何故。且聲不是聲。色不是色。僧便問。如何是聲不是聲。仁云。喚作色得麼。僧云。如何是色不是色。仁云。喚作聲得麼。僧禮拜。仁云。且道對你話。為你說。若人定當得。許你有个入路。

佛鑑拈云。拂迹成痕。欲隱彌露。既道。聲不是聲。色不是色。洎乎問著。却云。喚作聲得麼。喚作色得麼。本仁和尚。鼓弄人家男女。亦不少矣。而今欲得親切麼。乃擊禪床云。還聞聲麼。豎起拂子云。還見色麼。於此透過見聞。許你有个出路。

正覺云。萬福本仁老。大好不向聲前句後。鼓弄人家男女。若是方庵老漢。又且不然。良久云。色不是色。見者是什麼。聲不是聲。聞者是什麼。直得聲色純真。知見旋復。要且未夢見本仁在。

佛海云。克由耐耐。偏向聲前色後。鼓弄人家男女。當初賴遇是者僧。忽撞著个騎聲盖色底出來。又如何折合。

舉僧問本仁云。文殊與普賢。萬法悉同源。文殊普賢即不問。如何是同源底法。仁云。却問取文殊與普賢。佛鑑著語云。如蟲禦木。僧云。如何是文殊與普賢。仁云。一釣便上。佛鑑著語云。偶爾成文。

復拈云。大凡批判古今。褒貶邪正。須是具金剛眼睛始得。何故。龍虵易辨。衲子難瞞。且道。適來句中。那个句中是褒。那个句中是貶。諸人各自歸堂。向脚根下



檢點看。

正覺云。且道二尊宿與麼。還愜得這僧意也無。若愜得去。可謂錦上鋪花。若不愜去。佛法利濟。在什麼處。

佛海云。者般答話。往往只作答話會。不作答話會。作麼生會。如何是同源底法。文殊騎獅。普賢騎象。如何是文殊普賢。眾眼難瞞。

舉本仁上堂云。眼裏著沙不得。耳裏著水不得。僧便問。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。仁云。應真無比。僧云。如何是耳裏著水不得。仁云。白淨無垢。

佛鑑拈云。遠觀山有色。近聽水無聲。

正覺云。藥曾經効始傳人。

佛海云。但見皇風成一片。不知何處是封疆。

舉浮石云。山僧開个卜鋪子。能斷人貧富生死。僧便問。離却貧富生死。不落五爻。請師直指。石云。金木水火土。

佛鑑拈云。吉凶悔吝。生乎動。動靜興亡。本乎心。若以衲僧無文印子。一印印定。毫髮無差。浮石雖然解卜。不會斷卦。若是智海即不然。離却貧富生死。不落五爻。請師直指。向伊道。今日闍梨有災。待伊。

眼睛定動之間。吉凶自兆。

正覺云。既問不落五爻。因甚浮石。却對伊。金木水火土。不見道。有利無利。不離行市。佛鑑道。伊不解斷卦。末後到他。却云。吉凶自兆。山僧若是這僧。總向伊道。吉凶全在我。翻覆謾勞君。

佛海云。好个卜鋪。却被人以手一撥。若不是浮石作家。未免卦盤掀翻。卦子零亂。點檢得出。方知禍不單行。

舉天仙有僧到。纔禮拜。仙云。這野狐兒。見个什麼。便禮拜。僧云。這老和尚。見个什麼。便恁麼道。仙云。苦哉苦哉。天仙今日。忘前失後。僧云。要且得時終不補失。仙云。爭不如此。僧云。誰甘。仙大笑云。遠之遠矣。僧以目四顧便出。

佛鑑拈云。互換之機。主賓共用。當機之句。啐啄尤難。天仙雖能看風使帆。這僧亦解隨波逐浪。若是停橈息棹。捨筏焚舟。皆欠悟在。何也。不入洪波裏。爭見弄潮人。

正覺云。天仙來言不豐。必招儉報。這僧小兒得寵。便放無端。何故如此。也是兩兩。慣得其便。

佛海云。一往一來。也好頭對。天仙驀頭贈一築。者僧就手還一拳。天仙却步翻父。者僧當面按住。天仙口欵伏弱。弱中有強。者僧氣勢放強。強中有弱。阿呵呵。日暮捲旗收陣脚。相喚相呼歸去來。

舉天仙有僧到。方展坐具。仙云。不用通時暄。還我文彩未生時道理來。僧云。某甲有口啞却即閑苦死。覓个臘月扇子作麼。仙拈棒。作打勢。僧把住云。還我未拈

棒時道理來。仙云。隨我者隨之南北。不隨我者死住東西。僧云。隨與不隨。即且致。請師指出東西南北。仙便打。

佛鑑拈云。明鏡當臺。物來斯照。洪鍾在架。隨扣發聲。天仙解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。這僧能向毒蛇頭上揩痒。驪龍頷下抉珠。雖然如是。我觀多少弄潮人。畢竟須歸潮中死。

正覺云。天仙為人。可謂從微至著。這僧雖然喫棒。不妨有始有終。何故。他未開坐具已前。早要與麼流布。

佛海云。得牛還馬。見兔放鷹。總是平常之用。且文彩未彰時。與未拈棒之前道理。者僧呼為臘月扇子。左拈右搖。未曾離手。若無末後一機。未免俱跳不出。

舉天仙有僧到。纔展坐具。仙云。這裏會得。早是辜負平生也。僧云。不向這裏會。又作麼生。仙云。不向這裏會。更向何處會。便打。

佛鑑拈云。倚勢凌人。未為好手。

正覺云。將為天仙到那裏。元來却只在這裏佛海云。天仙縱奪可觀。泊合坐在者裏。

舉有新羅僧來參天仙。方近前。把住云。未離本國。道將一句來。僧無語。仙云。問他一句。便道兩句。

佛鑑拈云。只見錐頭利。不見利頭錐。

正覺云。山僧即不然。這僧貪觀白浪。天仙失却手橈。

佛海云。若不是者新羅衲子。往往奔馳他國。

舉披雲去看天仙。纔入方丈。仙便問。未見東越老人時。作麼生為物。雲云。只見雲生碧嶂。焉知月落寒潭。天仙云。只與麼也難得。雲云。莫是未見時麼。仙便喝。雲展兩手。仙云。錯恠人者。有什麼限。雲掩耳便出。仙云。死却者漢平生也。

佛鑑拈云。喻似敵手下碁。雖則著著。不落別處。其柰須有輸贏。既有輸贏。便成勝負。要得兩無傷損麼。待天仙道。死却者漢平生也。披雲便好向道。元來是錯恠人。天仙却好。展兩手。便得。始終一貫。頭尾雙全。雖然如是。你諸人。各各摸索腰下斧柄看正覺云。天仙披雲。賓主互換。出入分明。及乎天仙一喝。披雲展手。承當什麼處是錯恠處。末後掩耳而出。便道伊死却平生。雖然褒貶分明。爭柰他家。不受第二杓水。

佛海云。主賓相見。語無不契。機無不投。如霜鍾在簾。明鏡當臺。一點瞞他不得。為什麼道。死却者漢平生也。還當得未見東越老人時事麼。錯恠人者多。

舉洛餅到天仙。仙問甚處來。餅云。南溪來。仙云。還將得南溪消息來麼。餅云。消即消已。息則未息。仙云。最苦是未息。餅云。且道未息箇什麼。仙云。一回見面。千載忘名。餅拂袖便出。仙云。弄死虵手有甚限。

佛鑑拈云。可惜許。老僧當時。若做洛餅。便放出一條活蛇。直饒天仙神通。過於大目乾連。到者裏也須瓦解冰消。且道落在甚麼處。來年今日向你道正覺云。天仙忍俊不禁。翻成多事。佛鑑救得死蛇再活。終不解咬人。何故。截鶴續鼻。轉增酸苦。然雖如是。山僧因事長智。

佛海云。隨婁楸處。天仙也是好心。倒靠將來。洛餅似非好報。然雖如是。寬量大肚還他。千截忘名。折脚短頭。只是弄死蛇手。三十年後。莫道解註得好。

舉石樓有僧。禮拜起問。未識本來性。請師方便指。樓云。石樓無耳朵。僧云。某甲自知非。樓云。老僧還有過。僧云。和尚過在什麼處。樓云。過在你非處。僧禮拜。樓便打。

佛鑑拈云。宗師眼目。耀古騰今。祖令當行。棒有褒貶。這僧既禮拜。因甚打他。為復是褒他是。貶他非。只如問未識本來性。請師方便指。樓云。石樓無耳朵。此語為是指他性。答他話。試檢點看。要識石樓與這僧麼。一人爛泥有刺。一人綿絮裏針。只恐踏不著。踏著方知有淺深。

正覺云。這僧依稀似曲。出自偶然。石樓慣舞太常便與接拍。下稍要正律呂。元來辜負石樓耳朵。佛鑑道。末後棒。是褒是貶。說什麼褒貶。打到如今也休未得。何故。知非元自不知非。

佛海云。石樓無耳朵。始終聽覽分明。者僧自知非。因甚喫棒。試斷看。

舉石樓有僧。入方丈。以目顧視樓而立。樓展師手。僧便出去。樓召云。子為復會了出去。未會出去。僧却回展兩手。樓云。不得道。佛法中無人。只是少。僧云。莫是佛法麼。樓云。是則少矣。非則多矣。僧云。是何言說。樓以目視之。僧禮拜。樓云。識取目好。

佛鑑拈云。諸人者。這僧將一條無絲之線。穿石樓無鼻之針。石樓以無鼻之針。度這僧無絲之線。二人一往一來。甚有針線工夫。其柰醜拙已露。且道那個是露醜拙處。具眼者。試驗看。

正覺云。石樓如膠。這僧似漆。佛鑑去裏面照影。自露醜拙也不知。

佛海云。無孔笛。氈拍板。互換拈弄。節奏自然。且道。是何曲調。髣髴天仙子。依稀菩薩蠻。

舉石樓問僧。發足何處。僧云。漢國。樓云。天子還重佛法麼。僧云。苦哉。賴遇問著某甲。若問別人。即禍生。樓云。作什麼。僧云。人尚不見有。何佛法可重。樓云。闍梨受戒來多少時。僧云。三十夏。樓云。大好不見有人。便打。

佛鑑拈云。此有兩處爻訛。待伊問受戒來多少時。也是賊過後張弓。不然拂袖便行。不見道。罵人不得罵著。趕人不得趕上。

正覺云。車不橫推。理不曲斷。且道石樓行棒。合公道。不合公道。

佛海云。者僧若能一向把定。石樓也須倒退三千。

舉元康去看石樓。樓纔見。收足坐。康云。得恁麼威儀周足。樓云。汝適來見个什麼。康云。無端被人領過。樓云。是與麼。始為真見。康云。苦哉。賺却幾人來。樓便起身。康云。見即見已。動即不動。樓云。盡力道。不出定也。康撫掌三下。後有僧。舉似南泉。泉云。天下人。斷這兩個漢是非不得。若斷得。與他同參。

佛鑑拈云。諸人者。南泉石樓元康如鼎三足。闕一不可。一人會得如來禪。一人會得祖師禪。一人百無所解。百無所解者。堪與祖佛為師。會得如來禪者。可與人天為師。會得祖師禪者。自救不了。若於此。緇素分明。亦許伊同參。

正覺云。石樓臨機應變。元康奪陣衝關。分明一是一非。南泉坐觀成敗。且道他是非。落在阿誰分上。若人會得。山僧亦許伊同參。

佛海云。得恁威儀周足。不妨領過主人。適來見个什麼。却被主人領過。力盡計窮。總道不出。只如王老師與麼道。還扶持得起也無。

舉大陽。有太原尹禪客來。陽云。近日有一般禪師。向目前指云。教人了取目前事。作這般為人。還會得文彩未生時事也無。尹云。擬向者裏致一問。問和尚。未知可否。陽云。答汝已了。莫道可否。尹云。還識得目前也未。陽云。是目前作麼生識。尹云。要且遭人點檢。陽云。誰。尹云。某甲。陽便喝。尹退步出去。陽云。祇解瞻前。不能顧後。尹云。雪上更加霜。陽云。彼此沒便宜。

佛鑑拈云。兩個漢。盡日相挨相拶。相錐相筍。元來只覓便宜。若恁麼。還有文彩未生時道理麼。目前事。向甚處去也。檢點來。有六十棒。二十棒分付大陽。二十棒分付尹禪客。二十棒智海自喫。且道智海過在什麼處。明眼者。試點檢看。

正覺云。這兩個話會。如蚕作繭。不知絲屬別人。說什麼文彩未生。目前事。一時蹉過。子細點檢將來。元是伊未識蚕在。

佛海云。能瞻前。亦能顧後。互相描畫。手眼俱親。不無二老漢。要明文彩未生時。和了目前。都蹉過。過在什麼處。喝。

舉棗樹有僧到來。樹云。未到這裏時。在什麼處。安身立命。僧叉手近前。樹亦向前。相並而立。僧云。和尚未見某甲時。與誰相並。樹指背後云。莫是伊麼。僧無語。

樹云。不獨自謾。兼謾老僧。僧禮拜。樹云。正是自謾。

佛鑑拈云。寶家龍頭蛇尾。主家著賊不知。欲得寶主無過。各下一轉語。

正覺云。師子捉獸。須盡其力。棗樹許多工夫。捉得兔个子。

佛海云。舉步相隨較易。臨機警轉較難。不獨自謾。非自謾。正是自謾。方自謾。會相謾者。試辨看。

舉棗樹問僧。發足何處。僧云。閩中。樹云。俊哉。僧云。謝師指示。樹云。屈哉。僧禮拜。樹云。我與麼道。落在什麼處。僧無語。樹云。彼自無瘡。勿傷之也。

佛鑑拈云。凡為宗師。言不虛發。這僧既自閩中來。有何俊哉。謝師指示。有何屈哉。還見得又訛麼。若見得。方信道。棗樹在智海拂子上。無風起浪。好肉剝瘡。如或未然。老僧罪過彌天。

正覺云。彼自無瘡。俊哉屈哉。自携瓶去。却著衫來。然雖如是。不因楊得意。

佛海云。俊哉復屈哉。腦後見重腮。於茲知落處。平地浪花開。山僧好肉剝瘡了也。還夢見棗樹麼。

舉僧辭棗樹。樹云。若到諸方。有人問你。老僧此間法道。作麼生祇對。僧云。待他問即道。樹云。何處有無口佛。僧云。只這也還難。樹豎起拂子云。還見麼。僧云。何處有無眼佛。樹云。只這也還難。僧遶禪床一匝出去。樹云。善能祇對。僧便喝。樹云。老僧不識子。僧云。要識作麼。樹敲禪床三下。

佛鑑拈云。棗樹有口如啞。這僧有眼如盲。遶禪床一匝。敗軍之將。敲禪床三下。弓折箭盡。

正覺云。棗樹借這僧鼻孔出氣。這僧依樣畫得个猫兒。酌然只這也還難。驀地相逢不相識。雖然相逢不相識。此間法道已流通。何故。缸高水高。

佛海云。此間法道如何。聞名不如見面。及乎節節勘證。見面不如聞名。者僧當頭蹉過。棗樹換手勾牽。只知冷氣虛心。不覺神疲力乏。山僧不因一事。不長一智。豎起拂子云。長劍倚天宜照顧。莫將法道謾流傳。

舉貞溪有僧到來。溪豎起拂子云。貞溪老漢。還具眼麼。僧云。某甲不敢見人過。溪云。老僧死在閻梨手裏。僧以手指胷。便出去。溪云。閻梨參見先師來。

至晚溪請喫茶了。僧拈起盞子云。這個是。諸佛出世邊事。作麼生是。未出世邊事。溪以手撥却盞子云。到閻梨死在老僧手裏。僧云。五里牌在郭門外。溪云。無惑亂師僧。僧便起謝茶。溪云。特謝閻梨相訪。

佛鑑拈云。這兩個漢。一人如函。一人如蓋。雖然函蓋相應。總未有事在。何謂如此。楚鷄不是丹山鳳。正覺云。大凡勘辨。瞬息千差。這兩個相逢。直下要入文釘鉸。若不是同參先師。爭解明出世未出世邊事。禪家流。到與麼處。須是眼眼相照。辨使分明。切忌雷同。向精魂上。一例轉回。要會貞溪驗得這僧。同參底道理麼。官有明條。遂舉拂子下座。

佛海云。貞溪倒用雲長刺良頭之刀。爭奈者僧刃下。有隱身之術。有出身之路。自然當處和平。且道什麼處。辨得他見先師來。

舉大川有僧到來。川云。幾時發足江陵府。僧提起坐具。川云。特謝遠來。下去。僧遶禪床一匝。便出。川云。若不恁麼。焉知眼目端的。僧撫掌一下云。苦殺人。泊合錯判諸方尊宿。川云。甚得禪宗道理。

有僧舉似丹霞。霞云。大川法道即得。我這裏即不然。僧云。和尚此間作麼生。霞云。猶較大川三步在。僧禮拜。霞云。錯判諸方者多。

佛鑑拈云。大川與這僧。一鼻脛雖短。短中有長。一鶴脛雖長。長中有短。分明說破。可見這爻訛。

正覺云。大川與這僧相見。一賓一主。酬酢分明。什麼處是錯判諸方處。丹霞與麼。什麼處是較大川三步處。這僧既禮拜。為什麼也道。伊錯判諸方。若辨得。許具不錯判諸方底眼。苟若不會。切忌隨邪打摸楞。

佛海云。者僧如水上葫蘆子。被大川一捺。直得東沉西湧。引得丹霞。自熱亂一上。若善參詳。許你得禪宗道理。

舉平田來看茂源。源方起身。田近前把住云。開口即失。閉口即喪。去此二途。請師別道。源以手掩鼻。田放開云。一步較易。兩步較難。源云。著甚死急。田云。若非是師。不免諸方檢點。

佛鑑拈云。諸人。者二老宿。恁麼道。還免得人檢點也無。平田臂長衫袖短。茂源脚瘦草鞋寬。智海恁麼說話。還免得人檢點麼。具眼底。一恁檢點取。

正覺云。會點檢這話麼。放筆從頭看。特地骨毛寒佛海云。恁麼來相訪。可謂不會做客。勞煩主人。末後道。若不是師。不免諸方點檢。也是大斧斫了手摩挲。

舉性空有僧來參。空云。與麼下去。還有佛法道理也無。僧云。某甲結舌有分。空云。老僧又作麼生。僧云。素非好手。空便仰身合掌。僧亦合掌。空却撫掌三下。僧拂袖便出。空云。烏不前兔不後。幾人於此忙然走。只有闍梨達本源。結舌何曾著空有。

佛鑑拈云。進不前退不後。頭尾中間兩處走。胡僧撫掌笑呵呵。此土西天未曾有。

正覺云。性空向這僧頂門上著灸。這僧向性空命門裏著艾。兩家病痛一般。其奈盲之上膏之下。總未有干涉。

佛海云。結舌有分。是說道理。仰身合掌。非用機關。後偈掘地深埋。未免重為別過。晝復夜初中後。金烏飛玉兔走。於此忙然與悄然。總是鰕跳不出斗。

舉丁行者來參性空。空打一棒云。瞎却汝本來眼也。丁云。非但今日。古人亦行此令。空云。誰向汝道古今。丁便拂袖出。空云。青天白日。有迷路者。丁云。莫要指示麼。空便打。丁云。莫瞎却人眼好。空云。瞎却俗人眼有甚過。

佛鑑拈云。性空雖行瞎棒。棒棒打著。丁行者雖明古今。皮下無血。

正覺云。既是瞎棒。為甚却打著。(治)。既明古今。為甚却道皮下無血。(瞎)。佛鑑黨事不黨理。山僧黨理不黨事。然雖如此。也是一面山一面水。

佛海云。性空雖是瞎棒。正令已行。丁行者雖是俗人。全身擔荷。當初於誰向汝道古今處。奪却棒。倒行此令時如何。賊過後張弓。

舉有僧來參性空。空展兩手。僧近前三步。却退後。空云。父母俱喪。略不慘顏。僧呵呵大笑。空云。少時與闍梨舉哀。僧打筋斗出去。空云。蒼天蒼天。

佛鑑拈云。展開兩手。只見錐頭利。進前退後。不見利頭錐。呵呵大笑。笑裏有刀。連哭蒼天。弓折箭盡。且道畢竟如何。良久云。若不共同橋上過。空信橋流水不流。

正覺云。這僧喜極成悲。性空西家助哀。佛鑑雖然慶吊分明。爭奈禮煩則亂。只如道橋流水不流。利害節角。在什麼處。會麼。打與九分。

佛海云。展手之機。魚行水濁。進退之節。鳥飛毛落。父母俱喪。當頭責問。大笑呵呵。對面供答。少時舉哀。據欵結錄。打筋斗出。見機而作。蒼天蒼天。將錯就錯。也好與一坑埋却。

舉僧問性空。千里外來。尋師時如何。空云。闍梨不涉途。僧云。不涉途且致。如何是師。空良久。僧云。此猶是途。空便打。僧云。屈在於初。空云。你失在於後。僧便喝出去。空云。惺後方知不與麼。

佛鑑拈云。一人驢腮馬觜。一人象鼻猪頭。忽然鬧市裏相逢。遞相歎訝。向水盆裏。照面各自懨[怡-台+羅]分散。諸人要息疑麼。但向水盆裏照看。是甚面目。

正覺云。這僧云。屈在於初。什麼處是屈處。性空云。失在於後。什麼處是失處。佛鑑道。伊驢腮馬觜。象鼻猪頭。莫描畫伊太過麼。更要向水盆裏照看。直饒照得分明。未免疑在。要辨他爻訛麼。性空停囚長智。這僧養病喪軀。欲得公道兩平。許你死中得活。

佛海云。性空法海。游泳者多。知淺深者少。這僧雖能窮其淺深。而不能卷其波瀾。何故。惺後方知。

舉本生拈拄杖。示眾云。我若拈起。你便向未拈起時。作道理。我若不拈起。你便向拈起處。作主宰。且道山僧為人。在甚處。僧出云。不敢強生節目。生云。也知闍梨不分外。僧云。低低處。平之有餘。高高處。觀之不足。生云。節目上更生節目。僧無語。生云。掩鼻偷香。空招罪犯。

佛鑑拈云。這僧好一條銀纏[打-丁+(得-彳)]鏘。不解使得。却被本生一葱擔打倒。當時若見他道。節目上更生節目。只向道。莫是分外麼。著此一轉語。可謂光前絕後。耀古騰今。不然則纔見拈起拄杖。便與掀倒禪床。拗折拄杖。那見有許多葛藤。乃豎起拄杖云。如今却在老僧手裏。拈起放下不由別人。還有為本生作主底麼。良久云。馬無千里謾追風。

正覺云。大小本生。賊過後張弓。賴值這僧無語。待他道節目上。更生節目。只好吐舌。似伊。他不免道。掩鼻偷香。空招罪犯。正好向伊道。我也識得你。

佛海云。未拈起時。作道理。強生節目。拈起處。作主宰。正是分外。此僧無語。觀之不足。掩鼻偷香。平之有餘。古人且止。乃拈拄杖云。我若拈起。你如何近傍。我不拈起。你又如何摸索。且道為人在什麼處。

舉本生有僧。從太原來。生云。近離那邊。風景如何。僧云。與此間不別。生云。且道。此間風景如何。僧云。和尚與某甲不同。生云。踏破施主草鞋。當為何事。僧無語。生云。即古即今。出個問處且難。乃至老僧。亦出不得。

佛鑑拈云。本生這邊那邊。依稀栢樹子。這僧非別非同。髣髴須彌山。泊乎北斗裏藏身。便見吸盡西江水。本生既出不得。你諸人。如何出得。良久云。唱歌須是帝鄉人。

正覺云。早知今日事。悔不慎當初。

佛海云。一步兩步較易。草鞋踏破較難。草鞋踏破猶為易。出他問處最為難。最為難。那邊風景者邊看。擬著銀山照膽寒。

舉大茅上堂云。欲識諸佛心。但向眾生心行中識取。欲識常住不凋底性。但向萬物遷改處會取。僧問如何是大茅境。茅云。不露鋒。僧云。為甚麼不露鋒。茅云。無當者。僧無語。茅云。見不盡。語不曉。解不盡。答不通。良久云。是見解麼。若道得一句。老僧即甘。若道不得。有通方句在。僧擬進語。茅打一棒。便歸方丈。

佛鑑拈云。大茅分明撒下明珠。這僧却向水池內。拾瓦礫。為甚如此。乃豎起拂子。只為不識這個。若這裏識得。瓦礫便是明珠。若也不識。明珠及成瓦礫。且道。老僧恁麼道。是明珠是瓦礫。試揀別看。

正覺云。真金百鍊。轉見精明。這僧要死灰裏試驗。還會他通方底句麼。棒頭有眼明如日。

佛海云。茅香皂角般般有。只麼將來亞與人。

舉齋上座參德山。山纔見。便抽坐具。齋云。這個且致。忽遇心境一如底人來。共他說個什麼。即得不被諸方檢責。山云。猶較昔日三步在。別作個主人公來。齋便喝。山不語。齋云。塞却這老漢咽喉也。僧後舉似滄山。山云。齋公雖得便宜。爭奈掩耳偷鈴。

佛鑑拈云。齋公一喝。賓主歷然。德山無言。語徧天下。滄山老子雪上加霜。子細點檢將來。總不可放過。乃擲下拄杖。下座。

正覺云。德山塞却咽喉。竹密不妨流水過。滄山云。齋公掩耳偷鈴。山高不礙白雲飛。佛鑑總不放過。爭奈鷄子過新羅。山僧與麼批判。也是界破青山色。

佛海云。齋公能據虎頭。亦能收虎尾。却不能照顧陷虎之機。當時見他德山無語。只向道。猶較昔日三步。管取塞斷滄山咽喉。

舉齋上座參百丈。喫茶了。丈云。有事。相借問。得麼。齋云。幸自非言。何須筍筍。丈云。與麼則許借問去也。齋云。更請一甌茶。丈云。收得安南。又憂塞北。齋撥開曾云。與麼與麼。丈云。要且難搆。要且難搆。齋云。知即得知即得。有僧舉似仰山。山云。若人識此二人落處。不妨奇特。若辨不得。大似日中迷路。



佛鑑拈云。百丈獨坐大雄峯頂。咳唾風生。四方禪者。望岷而退。因什麼齏上座到來。直得弓折箭盡正覺云。有事。相借問。幸自非言。更請一甌茶。安南塞北。與麼與麼。難搆。話端落處分明。日中可辨。佛鑑向甚處。見百丈。弓折箭盡。事忙不及草書。

佛海云。百丈下堂句。如當軒猛虎。目視眈眈。直是不容近傍。今日却向草窠裏。退己讓人。若也知他落著。孟嘗門下足高賓。若也不知。仰山道底。

舉齏上座參容山。山纔見。撫掌三下云。猛虎當軒。誰人敢敵。齏云。俊鷄冲天。誰人捉得。山云。彼此難當。彼此難當。齏云。且放過。未要斷這公案。山將拄杖作舞。歸方丈。齏無語。山云。死却這漢也。

有僧舉似雲山。山云。齏公何不別前語。

佛果拈云。力敵勢均。不妨好頭對。眼親手辨。彼此沒便宜。下梢可惜放過。待他將拄杖作舞。歸方丈。便好與撫掌三下。拂袖便行。不唯頭尾完全。亦免遭人指注。雖然只如齏公無語。還可轉側也無。謂言侵早起。更有夜行人。

正覺云。雲山道。齏公何不別前語。佛果云。還可轉側也無。據此二尊宿。總要扶這話在。爭奈他未要斷這公案何。子細點檢將來。雖然容山作舞。歸方丈。又道死却這漢。也是強辭奪正理。若要公道商量。會得佛果夜行人。却較些子。

佛海云。放則雙放。彼此無傷。收則雙收。首尾俱正。明明道。且放過。未要斷者公案。容山雲山何得掩耳偷鈴。

舉雲山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西京來。山云。還將得西京主人公書來麼。僧云。不敢妄通消息。山云。作家師僧。天然猶在。僧云。殘羹餽飯。誰人喫之。山云。獨有闍梨不喫。僧便作吐勢。山云。扶出這病僧著。僧便出去。

佛果拈云。一往觀來。二俱作家。節節勘證。二俱落草。當時若有个解截斷葛藤。不妨光前絕後。還委悉麼。多虛不如少實。

正覺云。西京主人公消息。且拈向一邊。只如這僧。不喫它殘羹餽飯。吐个甚麼。雲山道。扶出這病僧。不妨諦當。且不欲盡令而行。若要酬酢分明。涅槃堂裏。也無著這僧處。只如佛果道。多虛不如少實。在什麼處著眼。

佛海云。或道。多虛不如少實。既不喫。吐个什麼。或道。隄防太過。反成落草。山僧不然。殘羹餽飯。喫者甚多。獨有者僧。不惟不喫。聞亦惡心。何故。為他親從西京來。

舉雲山見僧到來。纔起身。僧便出去。山云。得與麼靈利。僧便喝云。作這個眼目。法嗣臨濟。也大屈哉。山云。且望闍梨善傳。僧回首。山喝云。作這個眼目。錯判諸方名言。便打。

佛果拈云。甄頭來。瓦子報。也似不耐事。要且一拳還一拳。一踢還一踢。却是個林濟下宗風。至於末後。截斷天下人舌頭。不妨峭措。會麼。杖頭築著活衲僧。正

法眼藏增高價。

正覺云。這僧急行。終無好步。雲山一程分作兩程。當時這僧。若不回頭。誰解鉤深蹟隱。佛果道。甌來瓦報。拳踢相當。杖頭築著活衲僧。正法眼藏增高價。不妨諦當。不妨諦當。然雖如此。也是狴狴草鞋佛海云。好个焦尾大蟲。風塵草動。劈頭便咬。雲山一手縱一手擒。放出南山白額。還他一口。又與伊折合性命。(噫)臨濟門風。掃土而盡。

舉僧問祿青。不落道吾機。請師道。青云。庭前紅莧樹。生葉不生花。僧無語。青云會麼。僧云不會。青云。正是道吾機。因什麼不會。僧禮拜。青便打云。須是老僧。打你始得。僧又無語。

佛果拈云。來源既正。只貴轉身。這僧眼既搭癡。祿青遂因風放火。當時若是个漢。待他道庭前紅莧樹。生葉不生花。便與掀倒禪床。直饒道吾親來。也須與佗平展。還委悉麼。某逢敵手難藏倖。詩到重吟始見功。

正覺云。這僧雖然不會。喫棒不甘。何故。不見道。不落道吾機。

佛海云。者僧問處。不妨使人疑著。撞到紅莧庭前。却便轉身無路。祿青空費許多氣力。

舉祿青有僧來參。青以目視之。僧云。是个機關。於某甲分上。用不著。青彈指三下。僧遶禪床一匝。依位而立。青云。莫妨參堂去。僧始出。青便喝。僧却以目視之。青云。酌然用不著。僧禮拜而退。

佛鑑拈云。祿青眼裏有筋。這僧皮下無血。彈指三下。醉後添盃遶禪床一匝。如蟲禦木。佛法門中。無可不可。衲僧分上。天地懸殊。要辨端倪麼。一等是將錯就錯。

正覺云。祿青與這僧相見。會醫還少病。佛鑑道。一等是將錯就錯。知分不多愁。山僧恁麼。也是艾上筍針。

佛海云。一个機關。兩人共用。左旋右轉。橫推豎推。不妨活潑潑地。因甚道。用不著。

舉凌行婆。問浮杯。盡力道不得底句。分付阿誰。杯云。浮杯無剩語。婆云。未到浮杯。不妨疑著。杯云。更有長處。不妨拈出。婆云。蒼天中。更添怨苦。杯無語。婆云。語不知偏正。理不識倒邪。為人則禍生。

有僧舉似南泉。泉云。苦哉。浮杯。被這老婆。折挫一上。婆聞得笑云。王老師猶少機關在。有澄一禪客。見婆問云。南泉因什麼。少機關。婆哭云。可悲可痛。一罔措。婆云。會麼。一合掌而立。婆云。跣死禪和。如麻似粟。

一後舉似趙州。州云。我若見這臭老婆問。教伊口啞。一云。未審和尚。作麼生問伊。州便打。一云。為什麼。却打某甲。州云。似這般跣死禪和。不打。更待何時。婆聞云。趙州合喫婆手中棒。州聞得哭云。可悲可痛。婆聞得歎云。趙州眼光。礫

破四天下。州聞得。令人問。如何是趙州眼。婆豎起拳。僧回舉似趙州。州乃有頌。與婆云。當機覲面提。覲面當機疾。報汝凌行婆。哭聲何得失。婆有頌。答云。哭聲師已曉。已曉復誰知。當時摩竭令。幾喪目前機。

佛鑑拈云。浮杯南泉趙州。三人老將。一人埋兵掉鬪。一人坐籌帷幄。一人陷虎之機。埋兵掉鬪。堪作踏白先鋒。坐籌帷幄。堪作中軍招討。陷虎之機。堪作殿後將軍。澄一禪客。只解傳言送語。這邊那邊。漏泄兵機。教這三个老漢。布長蛇陣。圍却凌行婆。爭奈婆子。有出身一路。走到無生國裏。諸人即今。要見婆子也無。若見得。不搽紅粉也風流。其或未然。諸人明日。各添一歲。

正覺云。老婆向丘墓裏。拾得个七首。到處慣得其便。被趙州順風識破。直得瓦解冰消。

佛海云。可悲可痛。古今盡道。凌行婆具丈夫氣宇有衲子機關。折剗浮杯。笑王老師。要打趙州。臨機應變。玉轉珠回。著著有出身之路。澄一禪客。到伊面前。只得以手加額。若與麼見解。蒼天中更加怨苦。殊不知。浮杯無剩語。頭正尾正。又得南泉趙州。孫吳暗合左語。引掉做个倒城計子。者老婆渾不識警。只管踏步向前。被趙州中路奪伊慣用底七首。便乃望風豎降。重重納款。諸人還曾點檢麼。豎起拳頭摩竭令。幾乎喪却目前機。

舉歸宗有座主來參。值宗鋤草次。忽見一條蛇。宗以鋤便攬。主云。久響歸宗。到來只見个麤行沙門。宗云。你麤我麤。主云。如何是麤。宗豎起鋤頭。主云。如何是細。宗作斬蛇勢。主云。恁麼則依而行之。宗云。依而行之且致。你甚處。見我斬蛇。主無語。

佛鑑拈云。歸宗雖麤。麤中有細。座主雖細。細中有麤。要得麤細兩忘。須會斬蛇意始得。若會得。一任依而行之。若未會。各各照顧脚下。擲下拄杖下座正覺云。歸宗元來把不定。被座主調戲一上。賴值末後。座主休去。當時若被他奪却鋤頭。擬做什麼合煞。

佛海云。一鉏鑿斷。草偃風行。分細分麤。入泥入水。弄得活處。不妨依而行之。窮詰將來。大似識法者懼。

舉夾山上堂云。我二十年住此山。未曾舉著宗門中事。有僧問。承和尚有言。二十年住此山。未曾舉著宗門中事。是否。山云。是。其僧便掀倒禪床。山休去。

山至明日。普請掘一地坑。令侍者請昨日僧至。山云。老僧二十年來。只說無義語。今日請上座。打殺老僧。埋向此坑中。便請便請。上座若不打殺老僧。上座自著打殺。埋此坑中始得。其僧歸堂。裝衣潛去。

佛鑑拈云。夾山濁時頭尾俱濁。這僧清時始終皆清。後人不會。皆云這僧怕被打殺。潛然而去。殊不知。綿裏有針。這僧好則好。只是當時。少一轉語。待夾山云。闍梨若不打殺老僧。闍梨自著打殺。埋向坑裏。只近前。兩手擘開眼云。猫。

正覺云。這僧當時。掀却禪床。便歸堂裝衣而去。爭得夾山。案欵周旋。

佛海云。夾山大似貧兒思舊債。還當得宗門中事麼。不得者僧扶持。爭見功高汗馬。只如昨日夾山休去。者僧今日潛去。又作麼生。猿抱子歸青嶂裏。鳥銜花落碧岩前。

舉黃山來參夾山。山問甚處人。黃云。閩中人。夾云。還識老僧麼。黃云。和尚還識學人麼。夾云。不然。子且還老僧草鞋價。然後老僧還汝江陵米價。黃云。江陵米作麼價。夾山云。真師子兒。善能哮吼。

佛鑑拈云。且道。二老漢還有相識處也無。若也相識。何須更問。若不相識。因甚却問鞋錢米價交加。黃山云。江陵米作麼價。夾山便贊云。真師子兒。善能哮吼。意旨如何。於此見得。債無陳得便新。其或未然。江陵米價逐時增。草鞋錢盡教誰出。

正覺云。夾山得个驢兒便喜懽。

佛海云。躡蹤追賊。就手分贓。黃山較些子。却被夾山一坐。直至而今起不得。

舉夾山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湖南來。夾山云。曾到石霜麼。僧云。要路經過。爭得不到。山云。承聞石霜有毬子話。是否。僧云。和尚也須急著眼。山云。如何是毬子。僧云。跳不出。山云。如何是毬杖。僧云。勿手足。山云。老僧未曾與闍梨相識。且下去。

佛鑑拈云。夾山雖與這僧。眼辨手親。未免小兒伎倆。且如何得出小兒伎倆。各自打辨精神。子細究取。

正覺云。雖未相識。也好頭對。只是少个孟八。

佛海云。大眾急著眼看。好个石霜毬子。動著轆轤地。更攔截不住。夾山却道。未曾與闍梨相識。是肯伊不肯伊。

舉瑞岩問夾山。與麼即易。不與麼即難。與麼與麼。即惺惺。不與麼不與麼。即居空界。與麼不與麼。請師速道。山云。老僧謾闍梨去也。岩喝云。這老和尚。如今是什麼時節。便出去。

有僧舉似岩頭。岩頭云。苦哉。將我一枝佛法。與麼流將去也。

佛鑑拈云。瑞岩恁麼問。風不鳴條。夾山恁麼答。雨不破塊。岩頭恁麼說話。嘉禾合穗。野老謳歌。雖然如此。總欠悟在。何故。世事但將公道斷。人心難與月輪齊。

正覺云。岩頭與麼道。意在什麼處。且道。當時瑞岩受他謾。不受他謾。若會去。可謂唱名金殿曉。若也不會。衣錦夜行多。

佛海云。瑞岩入門呈欵。也要勘驗主人。若非夾山老眼精明。未免墮他絳纒。岩頭大師云。苦哉。將我一枝佛法。與麼流將去也。也是怜兒不覺醜。

舉僧問夾山。如何是相似句。山云。荷葉團團團似鏡。菱角尖尖尖似錐。僧云。不會。山云。風吹柳絮毛毬走。雨打梨花蛺蝶飛。

佛鑑拈云。忽有人。問老僧相似句。但云。遠觀山有色。近聽水無聲。僧云。不會。師云。春去花猶在。人來鳥不驚。且道是同是別。

正覺云。山僧若在。向伊道。不許懷脇佛海云。如蟲禦木。偶爾成文。切忌作相似語會。山僧土上加泥去也。芍藥花開菩薩面。椶櫚葉散夜叉頭。

舉古靈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城中來。靈云。還知所生父母。在地獄中受苦麼。僧云。某甲特來看。靈云。你作麼生看。僧云。蒼天蒼天。靈喝云。這裏什麼所在。要哭便哭。僧云。爭奈父母。在地獄中受苦。靈云。你作麼生。免得此難。僧云。三十年後。有明眼人。鑒此話在。

佛鑑拈云。雖然事無固必。要且五味俱全。古靈只知踏步向前。不覺草鞋跟斷。這僧移身退後。兩翼風生。雖然進退不同。盡在金峯窠裏。且道如何。既要得出。應須得入。既然得入。須知有出。畢竟如何。巢知風穴知雨。

正覺云。古靈幸自鐵石心腸。吊喪問死。這僧雖然寢苦露地。哀而不傷。要鑒此話麼。君子有終身之憂。

佛海云。古靈引者僧入得地獄。出不得地獄。者僧入得地獄。亦自出得地獄。具眼者辨。

舉丹霞去訪龐居士。士見師來。不語亦不起。霞乃提起拂子。士提起槌子。霞云。只恁麼。別更有在。士云。此回見子。不似於前。霞云。不妨減人聲價。士云。比來折挫一上。霞云。恁麼則啞却天然口也。士云。你口啞却則本分。猶累我口啞却。霞擲下拂子便出。士召云。然闍梨。霞回首。士云。不唯患啞。兼乃患聾。

佛鑑拈云。丹霞拂子。龐公槌子。雖然閑家閑具。要且少伊不得。龐公患啞。丹霞患聾。雖然僧俗有殊。爭奈病痛一般。何故如此。千峯勢到嶽邊止。萬派聲歸海上消。

正覺云。這一轉公案。尋常只作解會。便涉膚淺商量。槌拂上。玉石不分。聾啞處。是非鋒起。所以佛鑑道。千峯勢到嶽邊止。萬派聲歸海上消。真个到與麼田地始得。到後如何。掛角羚羊亡氣息。倚天長劍用無痕。纖波不動寒蟾影。無限魚龍謾吐吞。

佛海云。不語不起。威儀具足。豎拂拈槌。禮數周旋。別有別無。相酬相酢。甚處是患聾啞處。會麼。竹影掃堦塵不動。月華穿水浪無痕。

舉丹霞去看居士。門前見居士女子靈照。去洗菜。霞云。居士在否。女放下菜籃。斂手而立。霞又問。居士在否。女提籃便行。霞便回。居士從外歸。女子舉似居士。士云。丹霞在麼。女子云。去也。士云。赤土塗牛糞。

佛鑑拈云。丹霞從苗辨地。靈照因語識人。放下籃子。當處發生。提籃便行。隨處滅盡。居士赤土塗牛欄。堂屋裏販揚州。且道畢竟如何。各自散去。免增話會。

正覺云。丹霞觀在不疑。靈照前恭後踞。士云。赤土塗牛欄。八兩恰半斤。

佛海云。把住放行只這是。回頭說與阿爺知。□因覲面放行句。又見橫身把住時。

舉丹霞問居士。昨日相見。何似今日。士云。如法舉昨日事來。與你著箇宗眼。霞云。只如宗眼。還著得龐公麼。士云。我在你眼裏。霞云。某甲眼窄。何處安身。士云。是眼何窄。是身何安。霞無語。士云。更道取一句。便得此話圓也。

佛鑑拈云。是眼何窄。是身何安。昨日今日事無兩般。淮南兩浙。秋熱春寒。恁麼會得。也太無端。三十年後。莫受人瞞。

正覺云。碁逢敵手著還新。得意難藏眼裏身。局罷不知何處去。空山惆悵爛柯人。

佛海云。昨日與今日。同中却不同。獰龍攬滄海。俊鶻摩青空。宗眼明如日。機輪疾似風。丹霞回首處。遍界覓無蹤。

舉龐居士。一日向丹霞前。立少時。便出。霞不管。士却入來。與霞相對坐。霞却向士前。立少時。便歸方丈。士云。你入我出。未有事在。霞云。老老大大。出出入入。有甚了期。士云。略無些慈悲。霞云。引得箇老翁。到這田地。士云。喚什麼作引。霞乃把住。拈却幞頭云。一似个師僧。士却將幞頭。搭向霞頭上云。一似个俗人。霞應喏喏。士云。猶有昔日氣息在。霞拋下幞頭云。恰似个烏紗巾。士應喏喏。霞云。昔日氣息爭得忘。士彈指云。動天動地。

佛鑑拈云。丹霞與龐老。鬧市裏相逢。千峯頂上握手。千峯頂上相逢。却向鬧市裏握手。如鍾在架。隨扣發音。大擊大鳴。小擊小響。聲非內出。亦非外來。只如未扣已前。聲在何處。各自歸堂究取。

正覺云。一出一入。徐行欵步。庠序威儀。風流耍措。互換誰分僧俗。禮義生於富足。

佛海云。一出一入。少坐少立。互換呈機。何得何失。也是他家平常。法喜禪悅之樂。雖言俗氣未忘。其奈驚天動地。畢竟明什麼邊事。幾度賣來還自買。為恰松竹引清風。

舉丹霞見居士來。作走勢。士云。猶是拋身勢。作麼生是嘖呻勢。霞便坐。士向前。以拄杖劃个七字。於下劃个一字云。因七見一。見一忘七。霞便起。士云。更坐少時。猶有第二句在。霞云。向這裏。著語得麼。士哭三聲。

出去。

佛鑑拈云。時人盡道。居士丹霞知音相見。水乳相投。還端的也無。智海敢道。拋身走勢。踞地嘖呻。放過即不可。因七見一。見一忘七。只見錐頭利。不見利頭錐。

。龐老哭三聲。弓折箭盡。畢竟如何。不得春風花不開。花開又被風吹落。

正覺云。因七見一。尋蹤訪迹。見一忘七。青天白日。第二句中。因凶得吉。掛劍虛堂歸去來。忠義之言難可失。哀哀哀。

佛海云。拋身走勢。客到主興。踞坐嘖呻。聲和響順。因七見一。人貧智短。見一忘七。馬瘦毛長。起身而去。乘機識變。更坐少時。未容放過。向這裏著語得麼。獅子翻身。士哭三聲。弓折箭盡。恁麼著語。看山僧眉毛在麼。

舉丹霞一日。手提念珠。居士近前奪却云。二彼空手即休。霞云。妬忌老翁。不識好惡。士云。捉師公案未著後回終不恁麼。霞云。咩咩。士云。吾師得人怕。霞云。猶少棒在。士云。年老喫棒不得。霞云。不識痛痒漢。打得也無益。士云。也無接引機關在。霞拋下念珠而去。士云。賊人物。終不敢收拾。霞回首呵呵大笑。士云。這賊敗也。霞近前把住云。更諱不得。士與一掌。

佛果拈云。絲來線去。半合半開。大似排陣相攻。打个交袞。未分勝負。再入鎗旗。幾乎披靡。復無輸贏。賞伊作者。善知通變。山僧今日。手無念珠。亦不行棒。亦無人奪。亦無人掌。且道還有接引機關也無。遂豎起拳云。擬議不來。莫言不道。

正覺云。丹霞龐翁二老。將放縱卷舒。開合自在。佛果云。作者善知通變。誠哉是言。然末後折節慕風。不知望履幕下。何故如此。既道。手無念珠。亦不行棒。亦無人掌。豈非畏慎之詞。若論接引機關。拳頭上。何曾道著。若是山僧即不然。直須向丹霞呵呵大笑處明取。且道。明个什麼。這一隊老漢。是賊識賊。

佛海云。求爭討炒。好个妬忌底老翁。軟語放頑。是不識痛痒底漢。若非老眼精明。泊合落人陷穽。只如丹霞棒。龐公掌。還有親疎也無。知痛痒者。試斷看。

舉丹霞一日。與居士行次。見一泓水。士以手指云。得恁麼。也還辨不出。霞云。酌然。是辨不出。士辱水。潑霞三下。霞云。莫恁麼。莫恁麼。士云。須恁麼。須恁麼。霞辱水。潑士三下。士云。正當恁麼時。堪作什麼。霞云。無外物。士云。得便宜者少。霞無語。士云。誰是落便宜者。

佛鑑拈云。丹霞雖然無語。不得作無語會。不得作默然會。亦不得作良久會。何故如此。丹霞龐公尋常平交相見。瓦礫生光。泊乎把定封疆。真金失色。還會麼。畢竟水朝滄海去。到頭雲自覓山歸。

正覺云。只這一泓水。也還辨不出。及乎辨得出。元來無外物。因甚麼居士却云。得便宜者少。平地喫交。

佛海云。相辱相潑。總非外物。既辨得出。因什麼。却向露柱裏藏身。

舉丹霞去看馬祖。路逢一老人。與一童子。霞問。公住何處。老人云。上是天下是地。霞云。忽遇天崩地陷。又作麼生。老人云。蒼天蒼天。童子噓一聲。霞云。非父不生其子。老人與童子。便入山去。

佛鑑拈云。大小丹霞鼻孔。却被牧牛童子。穿却也正覺云。上天下地。不妨聰明。蒼天蒼天。隨語生解。是父是子。褒貶分明。噓。却較些子。

佛海云。老人與童子。可謂作業相似。來生我家。丹霞以惡水潑之。便乃三十六路。

舉龐居士一日訪則川。川云。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麼。士云。猶得阿師重舉在。川云。情知久參事慢。士云。阿師老耄不及龐公。川云。二彼同時。又爭幾許。士云。龐公鮮健且勝阿師。川云。不是勝我。只是欠你一枚幞頭。士乃去却幞頭云。却與阿師相似。川乃呵呵大笑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去却幞頭。恰似阿師相似。且道他。那裏是相似處。若也見得。未見石頭時事。只在于今。其或未然。僧中有俗。俗中有僧。

正覺云。初見石頭。久參事慢。阿師老耄。龐公鮮健。一頂幞頭。機鋒互換。大笑呵呵。風和日暖。

佛海云。龐公被人道久參事慢。便放廝賴一上。也是俗氣不除。及至拈下幞頭。却又二三成六。且道還當得初見石頭底道理麼。驢年。

舉則川摘茶次。居士乃問。法界不容身。師還見我麼。川云。若不是老僧。洎與龐公答話。士云。有問有答。蓋是尋常。川不管。士云。適來莫恠。容易借問。川亦不管。士喝云。這無禮儀漢。待我一一舉似明眼人去在。川提籃便歸。

佛鑑拈云。兩回不管。提籃便歸。且道。旨歸何處。還會麼。苦瓠連根苦。甜瓜徹蒂甜。則川老漢經事多矣。

正覺云。龐公不奈缸何。直待打破戾斗。

佛海云。一人固守。一人力攻。固守則海闊山遙。力攻則天回地轉。點檢將來。喚作不答話得麼。

舉則川在方丈內坐次。居士入來。云。只知端居丈室。不覺僧來參。時川垂下一足。士出三步。却入。川却收足。士云。得恁麼自由自在。川云。爭奈我是主人何。士云。只知有主。不知有客。川云。侍者點茶與龐公。士作舞而出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半出半入。賓中有主。則川伸脚縮脚。主中有賓。兩箇如解舞之人。急拍急舞。緩拍緩舞。雖然急緩有殊。須知其中格調。且如何是其中格調。各自定當看。

正覺云。樂行不如苦住。富客不如貧主。趣前退後說來端。舞袖高歌却回去。則川老人可謂慣會作客方怜客。禮度周旋且喫茶。

佛海云。有是主。必有是客。有是客。必須是主。有主無客。主禮徒施。有客無主。客情難遣。則川垂足收足。可謂主禮勤勤。居士出而復回。不妨客情戀戀。細觀作舞出門去。義重清茶果醉人。



舉崧山命居士喫茶。士纔接茶。提起托子云。人人有分。因甚麼道不得。山云。只因人人有分。所以道不得。士云。阿師因甚却道得。山云。不可無言去也。士云。酌然酌然。山便喫茶。士云。阿師喫茶。何不揖客。山云。誰。士云龐公。山云。若是龐公。何須更揖。

丹霞後聞云。若不是崧山。泊被龐公作亂一上。居士聞得。令人傳語丹霞云。何不會取未提起托子已前事。

佛鑑拈云。譬如琴瑟箏篴。雖有妙音。若無妙指。終不能發。崧山解吹無孔笛。龐老解弄勿絃琴。丹霞雖隨聲應拍。須知拍拍是令。眾中若有會底。出來露个消息。也表眾中有人。若無。各自歸堂。

正覺云。七盞清風生兩腋。一回舉著便醒醒相逢不用輕相揖。須要當頭道姓名。若不如是。爭得丹霞相共證據。只如龐公道。未提托子已前事。畢竟作麼生商量。試斷看。

佛海云。隨其流。揚其波。到岸轉灣。一篙柱定。崧山老人不勞餘力。居士傳語丹霞。愈見自納敗闕。那裏是敗闕處。

舉崧山與居士。見眾僧擇菜次。山云。黃葉即去。青葉即留。士云。不落青黃。又作麼生。山云。道取好。士云。互為賓主也大難。山云。却來此間。強作主宰。士云。誰不與麼。山云。是是。士云。不落青黃。就中難道。山笑云。也解與麼道。士珍重大眾。山云。大眾放你落機處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當時。若下得一轉語。方得話圓。且道下得箇什麼語。當時但道。某甲亦放長老蹉過處。且道甚處是他蹉過處。諸人還點檢得出麼。若點檢不出。山僧更為你注破。蹉過處甚分明。無耳僧人子細聽。但得白雲消散盡。夕陽斜照數峯青。正覺云。且什麼處。是居士落機處。要知麼。巨靈擡手無多子。分破華山千萬重。

佛海云。二老親見馬師。只得其機。不得其用。若得其用。不落青黃。有甚難道。

舉崧山一日與居士坐次。山拈起尺子云。居士還見麼。士云。見。山云。見个什麼。士云。崧山崧山。山云。不得道著。士云。爭得不道。山拋下尺子。士云。有頭無尾得人憎。山云。不是。這老子。今日還道不及。士云。不及什麼處。山云。有頭無尾處。士云。強中得弱即得。弱中得強即無。山把住云。這老漢。就中無話處。

佛果拈云。明鏡當軒。舉無遺照。若不是龐老。泊遭惑亂。雖然如是。不入洪波裏。爭見弄潮人。只如他道。強中覓弱即得。弱中覓強即無。還有商量處也無。山僧不惜眉毛。商量去也。作麼生是弱中覓強。努力今生須了却。作麼生是強中覓弱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正覺云。崧山一个尺子。引得許多謔訛。當時龐公爭得不道。崧山拋下尺子。士云。有頭無尾。正好行令。因甚麼崧山放過。致得多口老翁。分強分弱。所以佛果云

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看這兩個老宗師。異代同風。饒个俗士。建立宗乘。手段在什麼處。若要盡令而行。終未到得宗風掃地。

佛海云。崧山拈起時。如毒蛇橫道。若非居士當面禁住。往往遭傷一人強中得弱。一人弱中得強。有頭無尾處。切忌錯商量。

舉崧山一日。携拄杖行次。居士見乃問。手中是什麼。山云。年老闕伊。一步不得。士云。雖然年邁。壯力猶存。

山打一棒。士云。放却手中杖子。別有个問訊來。山乃拋下拄杖。士云。這老漢。前言不副後語。山便喝。士云。蒼天中更添怨苦。

佛鑑拈云。點鐵成金易。點金成鐵難。崧山一條拄杖。尋常拈起。則劃斷三乘。放下則平欺佛祖。泊乎牙人撞見販子。彼此只可自知。那堪遭衲僧點檢。好一對無孔鐵鎚。

正覺云。崧山拄杖子。正要扶危。及乎被龐公問著。直得把捉不住。當時待伊道。放下拄杖。別作个問訊。便好痛與一頓。看他如何祇對。雖然如是。劔閣路雖險。夜行人更多。

佛海云。拋却木上座。揮起金剛王。龐公機關如神。不免稱叫冤苦。

舉本谿一日居士問。丹霞打侍者。意旨如何。谿云。老老大大。見人長短。士云。為我與師同參。所以借問。溪云。若恁麼。從頭舉來。共你商量。士云。老老大大。不可共你說人是非。溪云。念公年老。士云。罪過罪過。

佛鑑拈云。一對鐵鎚如綿團。一雙烏鴉如白鶴。忽然狹路相逢。不免將錯就錯。

正覺云。龐公水裏有鹽。本溪因邪打正。若論丹霞意旨。十萬八千。

佛海云。居士與麼。本溪不與麼。本溪與麼。居士却不與麼。家常茶飯。且致一邊。畢竟丹霞打侍者。意作麼生。

舉本溪問居士。達磨西來。第一句作麼生道。士云。誰記得。溪云。可謂無記性。士云。舊日事。不可東道西說。溪云。如今事。作麼生。士云。一詞不措。溪云。智人前說添他多少光彩。士云。阿師眼能大。谿云。是與麼。始得為絕朕之說。士云。眼裏著一物不得。溪云。日正盛。難為舉目。士云。穿過鬪體去在。溪彈指云。誰辨得伊。士云。這老漢。有甚奇特處。溪便歸方丈。

佛鑑拈云。門已閉。一挨便開。舡欲傾。一篙便轉。可謂得逸群之用。子細點檢來。二老漢。爭鋒尖巧。攬鼓奪旗。則不無。爭奈未曾動著達磨西來第一句在。且達磨西來第一句。作麼生道。腦後見腮。莫與往來。

正覺云。竿上人不驚。竿下人失聲。

佛海云。誰記得。一詞不措。穿過鬪體。與夫便歸方丈。綿綿無滲漏。密密不通風。總是第二句。要會西來第一句麼。合取狗口。

舉本溪見居士來。便以目視之。士以拄杖。劃一圓相。

溪向前踏却。士云。恁麼不恁麼。佛鑑著語云。是是。溪却劃一圓相。士亦向前踏却。溪云。與麼不與麼。佛鑑著語云。不是不是。士拋下拄杖而立。佛鑑著語云。雪上更加霜。溪云。來時有杖。去時無杖。佛鑑著語云。強生節目。士云。幸自圓成。徒勞側目。溪撫掌云。奇哉奇哉。佛鑑著語云。眾眼難瞞。士拈杖便行。溪云。看路。佛鑑著語云。頭正尾正。

佛鑑復拈云。古人恁麼相見。只為有眼底人。不為無眼底人。老僧今日。只為無眼底人。不為有眼底人。惺惺漢。一任穿却老僧鼻孔。

正覺云。十九條平路。終無一局同。欲分先後手。側目辨來蹤。

佛海云。各呈見解。互逞機鋒。石火莫及。電光罔通。拋下拄杖而立。不同草草。拈起拄杖便行。亦豈匆匆。者裏著得雙眼。許你親見龐公。

舉龐居士一日見大同普濟。提起笊籬。喚云。大同師大同師。濟不顧。士云。石頭一宗。到師瓦解冰消。濟云。若不得龐公舉酌然如此。士拋下笊籬云。寧教不直一文錢。濟云。錢雖不直。欠他又爭得。士作舞而退。濟乃提起笊籬云。龐公龐公。士云。你愛我笊籬。我愛你木杓。濟作舞而退。士撫掌笑云。歸去來歸去來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拋下笊籬。作舞而退。普濟亦拋下笊籬。作舞而退。二老雖作用無別。其奈道理不同。龐公採其華。普濟摘其實。龐公造其門。普濟入其室。其或於此見得。非但己事分明。亦乃參學事畢。堪報不報之恩。以助無為之化。

正覺云。龐公笊籬不可欠。普濟木杓不可無。若論石頭一宗。千家萬戶。且道畢竟如何。大笑呵呵歸去來。家家門外長安路。

佛海云。普濟把定。被龐公痛處一錐。直得左轉右仄。前依後隨。笊籬提起處。相呼作舞時。若言依樣畫猫兒。定把黃金鑄子期。

舉米胡一日領眾看普濟。濟纔見。便拽轉禪床。向壁而坐。胡於背後立少時。却回客位。濟云。是即是。若不驗破。已後遭人貶剝。却令侍者去請。胡纔上來。却拽轉禪床便坐。濟遶禪床一匝。便歸方丈。胡却拽倒禪床。領眾而去。

佛鑑云。和顏接客。麤食亦飽。慍色迎賓。珍味常飢。普濟不會迎賓。倍費鹽醋。米胡不會作客。勞煩主人。智海門下。亦無珍饈異饌。即是家常茶飯。彼此互為賓主。一任煩惱讚歎。

正覺云。二老宿相見。若論賓主酬酢。無黨無偏。若論佛法未在。

佛海云。門內有君子。門外君子至。二老與麼相見。

和氣笑容。二俱可掬。若也點檢得出。佛法中有少分相應。

舉僧問普濟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濟云。庭前一叢竹。經霜不自寒。僧云。畢竟如何。濟云。只聞風擊響。知是幾千竿。問如何是佛法大意。濟云。燕從秋後去。鴈向孟冬來。僧云。請師直指。濟云。葉經霜後落。花逐雪中開。

佛鑑拈云。或有人問智海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但云。綠葉擎雲細。心空節浪高。畢竟如何。但云。不因漁父引。爭得見波濤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云庭前一叢花。千枝及萬枝。請師直指。云春風一陣來。滿地紅英落。大眾作麼生會。且各自歸堂去。

正覺云。若問山僧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春水滿四澤。畢竟如何。夏雲多奇峯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秋月揚明輝。請師直指。冬嶺秀孤松。會麼。騎驢跨衛驅長耳。

佛海拈云。古人與麼答。山僧與麼舉。與麼會者。一任穿却。

舉僧問普濟。此个法門。如何繼紹。濟云。冬寒夏熱。人自委知。僧云。恁麼則蒙師分付去也。濟云。頑聾少智。勛贖多癡。問十二時中。如何合道。濟云。汝還識十二時麼。僧云。如何是十二時。濟云。子丑寅卯。僧禮拜。濟乃有頌。十二時中那是別。子丑寅卯吾今說。若會唯心萬法空。釋迦彌勒從茲決。

佛鑑拈云。這僧能趨能撮。普濟能殺能活。子細點檢來。也是徐六擔板。只見一邊。復和頌云。十二時中別不別。通身是口難分說。東村王老暗嗟吁。達磨西來有妙訣。

正覺云。依稀似曲纔堪聽。又被風吹別調中。

佛海云。普濟前頭與奪設施。一一可觀。後頭偈中。大似年老心孤。未能勦絕。山僧無條攀例去。也識得子丑寅卯句。應須紹取此門風。如王仗劍當堂坐。魔佛俱時一掃空。

舉普濟一日去訪居士。士云。憶得在母胎中時。有則語。今日舉似阿師。不得作道理主持。濟云。猶是隔生也。士云。向道不得作道理主持。濟云。驚人之句。爭得不怕。士云。如師見解。可謂驚人。濟云。不作道理。却成作道理。士云。不但隔一生兩生。濟云。粥飯底僧。一任檢責。士彈指三下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普濟。只在蝦蟆窟裏。作活計。且如山是山水是水。僧是僧俗是俗。豈不是母胎中事。山不是山水不是水。僧不是僧俗不是俗。還是母胎中事也無。忽然驢頭生角也不定。

正覺云。兩個作者。傾蓋相投。交肩而往。若論在母胎時語。何曾道著。普濟却怕箇什麼。居士便道伊見解驚人。道理在什麼處。會麼。隔生未了驚人句。分付叢林粥飯僧。

佛海云。見得分明。說得分明。母胎中語。對面隔生。見亦不到。說亦不到。母胎中語。十日並照。二大老。與麼往來。還免得道理主持麼。等閑傾盡此時心。相識猶如不相識。

舉居士一日來訪普濟。濟纔見。便掩却門云。多知老翁。莫與相見。士云。獨坐獨語。過在阿誰。濟便開門纔出。被士把住云。是師多知。是我多知。濟云。多知且致。

閉門開門。卷之與舒。相較幾許。士云。只此一問。氣急殺人。濟無語。士云。弄巧成拙。

佛鑑拈云。普濟閉門避客。不知相見愈親。龐公掩耳偷鈴。不知欲隱彌露。子細檢點將來。總好與三十棒。須是當人。自點檢始得。若點檢得出。三十棒亦不為多。若點檢不出。三十棒是你喫。

正覺云。作者相逢。家常茶飯。得恁麼精熟。然則開閉卷舒。不妨自在。也須解喫水防噎始得。

佛海云。此門纔閉。一挨復開。開閉卷舒。分明在我。弄巧成拙。落在阿誰分上。

舉大同一日問居士。是个言語。今古少人避得。只如龐公還避得麼。士云。喏。同再舉前語。士云。什麼處去來。同云。非但如今。古人亦有此語。士作舞出去。同云。風顛老風顛老。自過教誰檢。

佛果拈云。聰聞風叫。明察秋毫。拶脚處不容聲。馳突處不留迹。跳則跳得出。爭奈猶在架子下。當時若向上道。不消一个合取口。

正覺云。慣逐羊腸路。相逢莫問津。江山異今古。風物逐時新。

佛海云。大同布置。自謂古今無人出得。居士雖在其中。却不被他籠罩。把得定作得主。不隨語轉底。試著眼看。

舉百靈見居士云。昔日在石頭時。得力底句。曾舉向人麼。士云。曾舉來。靈云。舉向什麼人來。士自指云。龐公。靈云。直是妙德空生。也嘆之不及。士云。阿師得力底句。有誰知。靈戴笠子便行。士云。善為道路。

佛鑑拈云。諸禪德。古人相見。差之毫釐。失之千里。龐公好語。舉似人不著。翻成死語。百靈向鬼窟裏。賣瘦一期。也被賣得過。雖然如是。如人飲水。冷暖自知。

正覺云。若是得力句。龐公一言已出。百靈駟馬難追。

佛海云。一人如布袋裏錐子。一人如布袋裏老鴉。雖然。金陵紙貴。一狀領過。

舉百靈一日問居士。得不得。俱未免。且道。未免个什麼。士以目視之。靈云。奇特莫過於此。士云。阿師錯許人。靈云。誰不與麼。士珍重便出。

佛鑑拈云。此个公案。今古少人拈掇。智海今日。不惜眉毛。為你諸人。批判此二老子。還會麼。細雨洒花千點淚。淡煙籠竹一堆愁。

正覺云。免與未免。有个商量。瞬息千差。居士奇特在什麼處。且如佛鑑道。細雨洒花千點淚。淡煙籠竹一堆愁。是褒是貶。

佛海云。等閑拋一釣。金鱗躍浪來。當初百靈道。未免个什麼。士珍重便出。多少奇特。庶免以惡水相潑。何故。个中無肯路。穿鑿不相關。

舉居士一日問百靈。是个眼目。還免得人口麼。靈云。作麼生免。士云。情知免不得。靈云。棒不打無事人。士便轉身云。打打。靈始拈棒。士把住云。與我免看。靈無語。

佛鑑拈云。這二老。恰似下碁相似。不如傍觀者。諸人只知百靈無語。殊不知。龐公失却一隻眼。還知麼。自出洞來無敵手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正覺云。只如百靈拈棒。居士把住云。與我免看。百靈因什麼不對。掛向千年葛藤上。萬年千載與人看。

佛海云。若非百靈。眼目爭免得居士口。

舉百靈一日在方丈內。居士入來。靈便把住云。今人道古人道。作麼生道。士與一掌。靈云。不得道著。士云。道必有過。靈云。還我一掌來。士便近前云。你試下手看。靈珍重便出去。

佛鑑拈云。二老漢。雖然名傳今古。點檢得來。總好喫智海手裏痛棒。何也。一人有頭無尾。一人有尾無頭。當時龐公近前云。你試下手看。時師乃展一足云。百靈若會這一著。決定頭正尾正。

正覺云。居士作用此機。百靈好不耐債。兩兩貪程太速。不知失却話頭。話頭道什麼。

佛海云。居士一掌。直得古今道底。瓦解冰消。百靈一掌。可謂快便難逢。因甚珍重出去。具參學眼者辨取。

舉藥山問居士云。三乘中。還著得這個事麼。士云。只管日求升合延時。不知還著得麼。山云。道居士不見石頭得麼。士云。拈一放一。未是好手。山云。老僧住持事繁。士珍重便出。山云。拈一放一。的是好手。士云。好个一乘問宗。今日失却也。山不語。

佛鑑拈云。時人只知龐老藥山河裏行舡。岸上走馬。殊不知。移花兼蝶至。買石得雲饒。雖然如是。瞌睡醒始得。

正覺云。藥山垂手傷慈。居士藏身弄影。只為交深言遠。始終拈放自由。子細點檢將來。藥山不合放過。放過什麼。多口老翁。慣得其便。

佛海云。居士日求升合。藥山住持事繁。大似錦包特石。綿裹利刀。好手手中。要誇好手。不知一乘問宗。和箇事失却。

**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上**

##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中

舉僧問藥山。平田淺草。麀鹿成群。如何射得塵中塵。山云。看箭。佛鑑著語云。錯。僧便作倒勢。山云。侍者拖出這死漢。佛鑑著語云。錯。僧拂袖便出。山云。弄泥團漢。有什麼限。佛鑑著語云。錯錯。

佛鑑復拈云。老僧下者四錯。有縱有奪。有褒有貶。諸人還點檢得出麼。若也緇素分明。許你將錯就錯。

正覺云。會麼。箭既離弦。無反回勢。

佛海云。藥山一箭。中者必死。奈者弄泥團漢何。

舉藥山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江西來。山以拄杖。敲禪床三下。僧云。某甲粗知去處。山拋下拄杖。僧無語。山召侍者。點茶與這僧。踏州縣困。

佛鑑拈云。這僧也眼目定動。待他擊禪床三下。便好點頭三下。待他擲下拄杖。便好與拗作兩截。拂袖出去。直饒藥山更有機關。教他也無展用處。

師遂拈拄杖。橫案云。當時既已蹉過。只今還有咬猪狗底。出來露个消息。時維那出眾。作女人拜。師云。笑殺大眾。擲下拄杖。便歸方丈。

正覺云。虛舟飄瓦。觸物無心。藥山三敲。撞破漆桶佛海云。藥山向拄杖頭。生風起草。要辨者僧。者僧知來處。又知去處。因甚却不肯承當。還可轉仄也無。一州一縣。鹽貴米賤。

舉芙蓉一日行食與居士。士始接。蓉縮手云。生心受施。淨名早呵。去此一機。居士還甘否。士云。當時善現豈不作家。蓉云。豈干他事。士云。食到口邊。被人奪却。蓉乃下食。士云。不消一句。

佛鑑拈云。杓柄在手。與奪自由。龐公筯夾不上便使匙挑。大似奪飢不奪飽。然雖恁麼。解將冷口喫人熱物底。也難得。

正覺云。先機一露。得在知音。句後求人。難逢作者。等閑合轍。平地青霄。直饒善現淨名。斫額相望不及。何也。夜來蒼蘆林中過。饒得清香滿袖歸。

佛海云。將與而復奪。芙蓉有此一機。將失而復得。老龐不消一句。雖則匙筯籠橫。且圖得盃飯喫。

舉居士問芙蓉。馬祖的實為人處。還分付與師麼。蓉云。某甲尚不見他。爭知他的實處。士云。似師見解。也無討處。蓉云。居士也不得一向言說。士云。一向言說。師猶失宗。若作兩向三向。師還開口不得。蓉云。直是開口不得。可謂實也。居士撫掌而出。

佛鑑拈云。芙蓉何不但道。分付與我。待問如何是真實處。便好與一掌。待他眼睛定動。更與一掌。何故。且要打斷許多葛藤。

正覺云。唯之與阿。相去幾何。既是馬祖。的實為人處。因甚芙蓉不肯承當。當時若便承當。看他居士向什麼處言說。然雖如此。行到水窮處。坐看雲起時。

佛海云。雨打庭前擣帛石。一點入作不得。却以葛藤纏之。便見前言不副後語。

舉居士一日來看石林。林豎起拂子云。不落丹霞機。汝試道一句來。士奪却拂子。豎起拳頭。林云。正是丹霞機。士云。汝與我道不落看。林云。丹霞患啞。龐公患聾。士云。恰是。

佛鑑拈云。他家相見。別無道理。彼既搖頭。此亦擺尾。頭尾相應。難存終始。多少杜撰禪和。一向撥波求水。

正覺云。龐翁尋常。撩天撥地。及乎被石林問丹霞機。只解舉个拳頭折當。石林道伊害聾。他道恰是。且道是个什麼。落霞與孤鶩齊飛。秋水共長天一色。

佛海云。放則雙放。巨浪湧千尋。收則雙收。波澄不離水。且道是落丹霞機。不落丹霞機。

舉石林問居士。有个事。相借問。居士不得惜言句。士云。便請舉來。林云。元來惜言句。士云。這個問訊。不覺落他便宜。林掩耳而去。士云。作家作家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雖然賊過後張弓。也被他使著。石林雖得便宜。圖他一粒米。失却半年糧。

正覺云。佛鑑道。龐公賊過後張弓。殊不知。軟根鑽硬石。又道。石林圖他一粒米。失却半年糧。也只是下本相筭人。

佛海云。居士落便宜處討便宜。石林得便宜處失便宜。

舉石林一日下茶與居士。士纔接。林縮手云。何似生。士云。有口道不得。林云。須是恁麼始得。士拂袖出去云。也大無端。林云。識得龐公了也。士却回首。林云。也大無端。士無語。林云。你也解無語去。

佛鑑拈云。龐公尋常。辯瀉懸河。因什麼到這裏無語。時人只見錐頭利。幾人能見利頭錐。

正覺云。且道佛鑑意作麼生。要見利頭錐麼。不見道。有口道不得。

佛海云。居士。人呼為多口老翁。今日被人道你也解無語去。不妨減人聲價。當時石林道。識得龐公了也。只向道。何似生。管取喫茶。

舉長髭問僧。發足何處。僧云。九華控石庵。髭云。此庵主是誰。僧云。馬祖下尊宿。髭云。名什麼。僧云。不委他法號。髭云。他不委你。你不委他。僧云。尊宿眼在什麼處。髭云。若是庵主親來。也須喫痛棒始得。僧云。賴遇和尚放某甲過。髭云。百年後。討者僧也難得。

佛鑑拈云。好一頭錦鱗。紅尾泝浪。龍門遮攔不住。却向長髭螯瓮裏浸却。直至今。出身無路。



正覺云。若據這僧。說甚百年後難得。更五百年也無討處。佛鑑道。這僧向長髭鬢瓮裏浸却。問伊道。長髭瓮裏。是充鼻齏。是淡菜齏。

佛海云。從苗辨地。因語識人。不無長髭。不觸風化。不墜家聲。却還庵主。百年後討者僧也難得。莫是口甜心苦麼。

舉僧到長髭。遶禪床一匝。卓然而立。髭云。若是石頭法席。一點也用不著。僧又行一匝。髭云。却是恁麼時。不易道得箇來處。僧便出去。髭乃喚。僧不管。髭云。這漢猶少教詔在。僧却回云。有一人。不從人得。不受教詔。不落階級。師還許麼。髭云。逢之不逢。逢必有事。僧乃退身三步。髭遶禪床一匝。僧云。不唯宗眼分明。亦乃師承有據。髭打三下。

佛鑑拈云。又不打一棒。又不打五棒。因什麼只打三棒。眾中商量。或云是賞。或云是罰。賞則賞機鋒截便。祇對有敘。罰則罰。他不識觸淨。到來印可宗師。如斯理論。深屈古人。老僧不惜眉毛。為你一時注脚。卓拄杖三下。

正覺云。長髭遶禪床一匝。這僧便道伊。師承有據。當時長髭若便打三下。却看他作麼生進語。雖然如此。也是當斷不斷。返招其亂。

佛海云。者僧許多勞攘。總是模子裏脫來底。當初放去便休。不合喚回。使他作亂一上。猶幸長髭。老而不耄。

舉僧參長髭。髭問。汝是甚處人。僧云。新羅人。髭云。好个師僧。問著便亂統。僧云。道和尚不是作家得麼。髭云。何曾是新羅人。僧云。某甲祇對。未成道理在。髭云。這新羅子。猶亂走。

佛鑑拈云。且道這僧是。新羅人。不是。若道是。長髭因何道亂統。若道不是。這僧豈不知鄉曲。到這裏。也須緇素分明始得。

正覺云。這僧亂走。可怜客路風波。長髭作家。也似坐不安席。

佛海云。者新羅子。久經大海。慣見波濤。也解順風揚帆。也解逆流倒拖。且長髭是肯伊不肯伊。

舉僧侍立長髭次。髭豎起拳云。老僧只是這個。更說什麼椀鳴聲。僧云。只與麼。有甚當處。髭云。汝有懸河之辯。僧云。辯亦不要。髭云。太無厭生。僧云。祇為難遇和尚。髭云。難遇底事。又作麼生。僧却豎起拳頭。髭云。好承當取。勿得造次。僧禮拜而退。

佛鑑拈云。此事如人射地。無有不中之理。只如箭未離弦時。還有中不中也無。諸人要會麼。豎起拳頭云。智海這個也無。更說什麼椀鳴聲。還有人承當得麼。大海若知足。百川應倒流。

正覺云。若是椀鳴聲。則出類拔萃。遂舉拳云。若知有這個。此土西天。還肯承當麼。打與九分。

佛海云。長髭與這僧。有啐啄同時之眼。有啐啄同時之機。有啐啄同時之用。總未免椀鳴聲。

舉有僧。為長髭點茶。三巡後。僧問。不負從上諸聖。如何是長髭第一句。髭云。有口不能言。僧云。為什麼有口不能言。髭乃有頌云。石師子木女兒。第一句諸佛機。言不得也大奇。直下是莫狐疑。良久云。是第一句。第二句。僧云。不一不二。髭云。見利忘錐。猶自多在。僧禮拜。髭拈起盞子云。直是不負從上諸聖。僧云。直指人心。見性成佛。又作麼生。髭放下盞子。便歸方丈。僧隨後入。髭翹起一足云。大地不容針。汝從何處來。僧云。直是維摩。也緘口不得。髭云。偶爾之間。又逢猛虎。

僧便作虎聲。髭以拄杖。作亞鎗勢。僧却把住云。大地不容針。何處得這個來。髭云。不但維摩。文殊也緘口不得。僧云。著箭虎。不可當。髭與一掌。推出方丈。

佛鑑拈云。古人道。相知不在千盃酒。一盞清茶也醉人。此語不虛。你看長髭三巡之後。茶灰抹土。入羣兒隊中。和泥入水。如金剛與耐重相撲。一起一。

倒。雖然如是。你諸人。向什麼處。見長髭。乃豎起拳。作相撲勢云。看。

正覺云。一句兩句。葛藤路布。維摩文殊。緘口無處。暗箭藏鋒。射中猛虎。一掌相酬。繪事後素。

佛海云。第一句。言不及。見利忘錐。何得何失。拈起放下。翹足而立。文殊維摩。鎗箭交擊。果不可當。一掌推出。縱是舜若多神。額頭也須汗出。

舉僧到長髭。髭把住云。師子兒野狂屬。僧以手作撥眉開勢。髭云。雖然如是。猶欠哮吼在。僧却擒住。髭云。偏愛用此機。髭與一掌。僧放下手。拍三下。髭云。若見同風僧。汝還甘與麼否。僧云。想料不由別人。髭却以手作撥開眉勢。僧云。猶欠哮吼在。髭云。想料不由別人。

佛鑑拈云。說法有得。是野干鳴。說法無得。是師子吼。且道長髭。與這僧說話。是落有。是落無。還有人辨得麼。直饒辨得出。未免總是野狐精。

正覺云。這兩個。大似吟風詠月。對屬輕清。只是中間一處落韻。

佛海云。踞地哮吼。跳擲翻身。點檢將來。總是野干屬。

舉凌行婆來參長髭。髭云。憶得在絳州時事麼。婆云。非師不委。髭云。多虛少實在。婆云。有甚諱處。髭云。念你是女人。放你拄杖。婆云。某甲終不見尊宿過。髭云。老僧過在甚處。婆云。和尚無過。婆豈有過耶。髭云。無過底人作麼生。婆豎起拳云。與麼總成顛倒。髭云。實無諱處。

佛鑑拈云。長髭口甜。婆子心切。口甜則言中有響。心切則句裏藏鋒。直饒心口相應。未免傍觀者哂正覺云。長髭解接無根樹。婆子能挑水底燈。燈爛樹生真可笑。住聲千古播乾坤。諱得麼。

佛海云。長髭有掣電之機。行婆有懸河之辯。一挨一撈。一踢一拳。雖則二俱作家。爭奈絳州時事。一時賺了。

舉長髭廊下。見僧問訊。髭云。步步是汝證明處。汝還知麼。僧云。某甲不知。髭云。汝若知。我堪作什麼。僧禮拜。髭云。我不堪。汝却好。

佛鑑拈云。輸機者勝。欺敵者亡。長髭和尚。命似懸絲。

正覺云。長髭向燈影裏行。這僧却步步著實。末後只得懨[怡-台+羅]。

佛海云。明頭去暗頭來。長髭老人。幾乎著賊。

舉漸源在道吾處。為侍者。一日過茶與吾。吾喫茶。提起盞子云。是邪是正。源叉手近前。以目視之。吾云。邪即總邪。正即總正。源云。某甲不與麼。吾云。汝作麼生。源便奪却盞子。提起云。是邪是正。吾云。不謬為吾侍者。源便禮拜。

佛鑑拈云。雖則師資道合。邪正區分。其奈蹉過未提起盞子時事。何也。只為養子之緣。是致老婆心切。

正覺云。若論一期相見。總不較多。若欲邪正區分。更須別道一轉。

佛海云。道吾愛子之故。不覺掘地深埋。當初他奪却盞子云。是邪是正。便與和聲打。

舉漸源有僧到來。源在紙帳內坐。僧撥開帳云。不審。源以目視之。良久云。會麼。僧云不會。源云。七佛已前事。為什麼不會。有僧舉似石霜。霜云。如人解射。箭不虛發。

佛鑑拈云。蚌[虫\*鬲]相持。具落漁人之手。

正覺云。山僧即不然。不似乞諸其鄰。

佛海云。只知箭不虛發。不知惡水澆人。

舉寶盖來訪漸源。源捲却簾子。在方丈內坐。蓋乃下却簾子。却歸客位。源令侍者傳語云。長老遠來不易。猶隔津在。蓋遂擒住侍者。與一掌。者云。未得打某甲。有堂頭和尚在。蓋云。為有堂頭老漢。所以打你。者回舉似源。源云。猶隔津在。

佛鑑拈云。二老漢。一舒一卷。寶主歷然。隔津通津。彼此相照。侍者親蒙賜掌。恩大難酬。寶盖到處垂慈。費盡腕頭氣力。

正覺云。簾外不知簾內事。說什麼隔津。

佛海云。捲簾而坐。對面隔津。下簾而回。隔津對面。若使侍者惺惺。二人性命。總在其手。

舉南泉魯祖杉山歸宗四人。離馬祖處。各去住庵。於路分袂處。南泉插下拄杖云。道得也被這個礙。道不得。也被者个礙。歸宗拽拄杖。打南泉一下云。也只是這個。王老師說什麼礙與不礙。魯祖云。只此一句。大播天下。歸宗云。還有不播者麼。祖云。有。宗云。作麼生。是不播者。祖作掌勢。

佛鑑拈云。難兄難弟。一二三四。同母而生。个个相似。竿木隨身。逢場作戲。莫言[得-彳]塞不得。一句播天播地。

正覺云。礙與不礙。龍吟霧起。播與不播。蠅附驥尾。南北東西。千里萬里。俊哉。

佛海云。南泉嶽峙雲橫。歸宗天開地闢。魯祖見義勇為。杉山坐觀成敗。據者四个漢。更侍馬師三十年。各去住庵。亦未可在。

舉石梯。一日。侍者托鉢上堂。梯召云。侍者。者應喏。梯云。甚處去。者云。上堂齋去。梯云。我豈不知。汝上堂齋去。者云。除此外。別道个什麼。梯云。只問汝本分事。者云。若問本分事。實是上堂齋去。梯云。不謬為吾侍者。

佛果拈云。我心匪石不可轉。我心匪席不可捲。綿綿不漏一絲毫。佛法世法同个眼。此猶是養子之緣。若使盡令而行。待他道。若問本分事。某甲實上堂齋去。擗脊便打。何故。臥龍須奮迅。丹鳳亦翱翔。正覺云。驀喚回頭。汗流浹背。雷聲甚大。雨點全無。非獨勞而無功。又是與蛇畫足。

佛海云。這條路。脚下踏得穩實。自然一切人。搖撼不動。喚作本分事。錯。

舉石梯一日侍者請師入浴。梯云。既不洗塵。亦不洗垢。浴作什麼。者云。請和尚先去。某甲將皂角後來。梯乃笑。

佛鑑拈云。石梯年老。侍者年少。雖然老少不同。其奈頭腦相似。

正覺云。呵呵。語是心苗。鶴膝蜂腰。

佛海云。要識透網金鱗。只者是。

舉石梯一日侍者問。生滅純真時如何。梯豎起拂子。者云。此猶是生滅在。梯云。汝太唐突人。者云。承和尚慈悲之故。梯云。我不慈悲。又作麼生。者乃奪拂子豎起。梯云。小慈妨大慈。

佛鑑拈云。生滅純真。拈頭作尾。純真生滅。拈尾作頭。雖然頭尾相應。畢竟難存終始。且道石梯豎起拂子。與侍者豎起拂子。是同是別。良久豎起拂子云。明眼漢。謾他一點也不得。

正覺云。一種是弄精魂。這兩個較些子。

佛海云。將謂是慈悲那。低聲低聲。未必善因。不招惡果。

舉欽山有僧來參。山翹起一足云。這一足特為闍梨。僧亦翹一足。山云。不是欽山也大難。僧遶禪床一匝。便出。山云。不道無人知此事。只是少有與麼。僧云。可謂好心不得好報。山低聲召云。闍梨闍梨。僧云。欽山名遠。欽山名遠。山云。矮子看戲。隨人上下。

佛鑑拈云。欽山翹足。輟己惠人。這僧見機。恭而無禮。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若不得流水。還應過別山。

正覺云。欽山此機。知之者少。這僧雖則隨人上下。其奈然諾分明。

佛海云。佛鑑云。人必自侮。然後人侮之。只知特為閻梨。又被閻梨特為。一酬一唱。載賡載歌。是則禮上往來。非則矮子看戲。

舉德山侍者。來參欽山。纔禮拜。山把住云。還甘欽山恁麼也無。者云。某甲悔久住德山。今日無言可對。山放却云。一任你祇對者撥開曾云。且聽某甲通氣一上。山云。德山門下即得。這裏一點也用不著。者云。久委欽山不通人情。山云。累他德山眼目。參堂去。

佛鑑拈云。德山醋釀。曾喫知酸。恩大難酬。以德報德。只如這僧。恁麼祇對。畢竟如何。當門不用栽荆棘。後代兒孫惹著衣。

正覺云。侍者車不橫推。欽山理不曲斷。莫道王法無私。不是海行條貫。

佛海云。欽山喫德山痛棒。恩怨不分。今日侍者到來。如何祇麼放過。山僧忍俊不禁。為他索取一頓。拈起拄杖。又靠云。休休。未有涅槃堂在。

舉欽山入浴。見僧踏水車。上來問訊。山云。幸自轆轤地。何須恁麼。僧云。不恁麼又爭得。山云。若不恁麼。欽山眼堪作什麼。僧云。作麼生是師眼。山以手作撥開眉勢。僧云。和尚又如何得與麼。山云。我與麼。你便不與麼。僧無語。山云。索戰不勝。一場氣悶。良久云。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山云。我為你擔取一半。

佛鑑拈云。是則轆轤地轉。其奈車下無水。何以得知。你看欽山。盡日澡浴。渾身徹乾。

正覺云。說甚麼擔取一半。這僧獨獲全籌。何故。不見道。幸自轆轤地。

佛海云。這僧與麼也轉轆轤地。不與麼也轉轆轤地。纔到與麼不與麼處。却似截水停輪。且過在什麼處。

舉欽山一日在殿上看花次。有環上座來問訊。山拈起花云。是世界非世界。並從此去。環云。只此手中底。從何處去。欽山與一擲云。手中底是什麼。環云。因和尚致得某甲喫擲。山云。若恁麼。欽山還你一擲。山便近前。環云。欽山也無端。山云。世間還有過我者也無。環云有。山云。誰。環拈起袈裟角云。空劫已前。誰人辨得。山近前云。除却環公。未有人敢與麼。便以衣袖遮面而出。到前廓云。空招此患。環云。苦苦。山云。如今不苦。更待何時。良久云。汝且道。苦在什麼處。環無語。山云。雷聲甚大。雨點全無。

佛鑑拈云。可惜放過這老漢。當初待伊將面近前。便與毒擲兩掌。忽然知得來處。決定須知手中底去處。乃豎拂子云。還知得來處了也無。良久云。想君不是金牙作。爭解張弓射尉遲。

正覺云。是世界非世界。環公驀地上鉤來。與一擲還一擲。無端招得重重苦。苦在什麼處。啞子喫瓜佛海云。拈一放一。欽山慣用此機。見三下三。環公的是好手。如個長蛇陣。首尾中間。被環公打得透了。無端轉腦回頭。不覺弓折箭盡。

舉欽山與巖頭雪峯。過江西行脚。到一店上喫茶。欽山云。不會轉身吐氣者。今日不得茶喫。巖頭云。若與麼。我今日定不得茶喫也。雪峯云。某甲亦然。山云。兩個老漢。話頭也不識。頭云。什麼處去也。山云。布袋裏老鴉。雖活如死。頭退後云。看看。山云。齋公且致。存公作麼生。峯畫一圓相。山云。不得不問。頭笑云。太遠生。欽山云。有口不得茶喫者多。

佛鑑拈云。欽山雖解轉身通氣。亦未得茶喫分。何也。話在。

正覺云。欽山平地干戈。二老將行伍錯亂。末後收旗斂鼓。且得勝負一般。然雖如此。任使將軍全得勝。歸時還少去時人。

佛海云。不會轉身吐氣。不得茶喫則固是。會轉得身吐得氣。因什麼。亦不得茶喫。公案見在。

舉良禪客問欽山。一鏃破三關時如何。山云。放出關中主看。(佛鑑云險)良云。恁麼則知過必改也。山云。更待何時。良云。好箭放不著所在。便出去。山把住云。一鏃破三關。即且致。試與欽山發箭看。(佛鑑云險)良無語。山打七棒云。且聽這漢。疑三十年。

有僧舉似同安。安云。良公雖解放箭。要且不中的。僧便問。如何得中的去。(佛鑑云險)安云。關中主。是什麼人。其僧却舉似欽山。山云。良公早解恁麼道。免得欽山口。雖然如是。同安也不是好心。亦須自看始得。

佛鑑復拈云。若識得三險道理。便能一鏃破三關。還有麼。有則出來。為你發箭。良久云。箭穿紅日影。須是射鵬人。

正覺云。良公箭既離弦。無返回勢。欽山向射塚背後藏身。同安雖不是好心。善解目機銖兩。佛鑑連下三險。不甘箭過新羅。若要確實商量。須向一鏃未舉已前明取。明後如何。一句坐中得。片心天外歸。

佛海云。良公龍頭蛇尾。祇因副箭不來。欽山活剝生吞。蓋為關中有主。且道。關中主。是什麼人。只知事逐眼前過。不覺老從頭上來。

舉欽山一日。見僧來。豎起手云。開即成掌。五指參差。

復握云。如今為拳。必無高下。你道欽山還通商量也無。僧豎起拳。欽山云。你只是个無開合漢。僧云。未審和尚如何接人。山云。我若接人。共你相似。僧云。特來參和尚。也須吐露个消息。山云。汝若特來。我須吐露。

僧云。便請。欽山便打。其僧無語。山云。守株待兔。枉用心神。

佛鑑拈云。掌亦是手。握亦是手。商量个什麼。乃舉一足云。只如展亦是脚。收亦是脚。疾走亦是脚。緩行亦是脚。無高無下。不許商量。且道。與欽山。是同是別。良久云。他日莫道欽山智海。手脚為人好。

正覺云。欽山老人垂慈落草。太煞老婆。與个襁褓小兒作戲。當時待他舉起拳。但道哆哆和和。它若悟去。免得枉用工夫。

佛海云。垂竿拋釣。意在鯤鯨。負命上鉤。得个跛鱉。是英俊底。別作商量。乃舉手云。展開也。山河大地。握定也。水泄不通。且道。開底是。握底是。若道開也是手。握也是手。我也知。你死水裏作活計。

舉投子。太原孚上座來參。投子云。久響孚上座。莫便是麼。孚作掌勢。投子云。老僧招得。孚便出去。投子云。且聽諸方斷看。孚却回。投子便打。

有僧舉似玄沙。沙云。莫是投子招得麼。

佛鑑拈云。投子老兒。威風凜凜。虎視眈眈。坐斷一方。四海望崖而退。無何。落在孚上座陷穽中。出不得。如何出得這老漢。試下一轉語。

正覺云。孚上座和身送出。投子棒也不得全機。若聽諸方斷看。恰是。投子招得。玄沙與麼道。也是曲肘不向外。

佛海云。將謂是浴下鼠子。由來是草裏大虫。投子若無生擒活捉底爪牙。也大難當。祇玄沙大師。也是扶強不扶弱。

舉巨榮禪客參投子。子云。老僧未曾有一言半句。挂諸方耳目。汝為什麼。來見山僧。僧云。到這裏不施三拜。要且不甘。子云。出家人得與麼勿碑記。僧遶禪床一匝。便出。子云。有眼無耳朵。六月火邊坐。

佛鑑拈云。將錯就錯。且道賓家將錯就錯。主家將錯就錯。識休咎漢。向這裏。緇素分明。一任橫行天下。點檢諸方。

正覺云。山僧若是這僧。便好向道。猶哩。

佛海云。別機宜識休咎。兵刃交接。弃之而回。不知進退存亡。往往鬪體遍野。

舉僧到投子。方問訊。子把住云。還知性命。在老僧手裏麼。僧云。氣急殺人。子放却云。通汝氣。放汝命。僧云。草草悞及於人。子云。行脚人到東西。多是不稱主人意。僧云。就中和尚無慈悲。子云。低聲低聲。僧云。亦諱不得。子云。客作漢。

佛鑑拈云。投子半斤。這僧八兩。定盤星上爭些子。雖然如是。得便宜是落便宜。

正覺云。投子老人氣宇雄雄。這僧一向。抱頭撮脚。若論展事投機。慈悲何在。雖然如此。世事若將公道斷。人心難與月輪齊。

佛海云。如穿楊箭。百發百中。一發不中。百發皆廢。者僧向低聲低聲處。下得一喝。管取明窻下安排。

舉趙州來參投子。至相城縣見子。州云。莫是投子庵主麼。子云。茶鹽錢。布施我。州先去庵內。投子後携油瓶歸。州云。久響投子。到來只見个賣油翁。子云。你只見賣油翁。且不識投子。州云。如何是投子。子提起油瓶云。油油。

佛鑑拈云。趙州探竿在手。投子影草隨身。鬧市相逢。彼此平出。雖然如是。且道庵中相見事如何。良久云。雲月宛然同。溪山還有異。

正覺云。傾盖相逢。明月清風。何故。莫恠道。相識滿天下。

佛海云。趙州只管理會。抱猛虎乳邊子。挾蒼龍頷下珠。不管投子命若懸絲。

舉僧問投子。春雨霖霖。百草為什麼不抽芽。子云。芭蕉只麼長。佛鑑著語。雷聲浩大。雨點全無。僧問如何是玄中玄。子云。去年端午。今年亦然。僧云。畢竟如何。子云。故非同別。誰說前後。佛鑑著語云。兩段不同。僧問如何是第二月。子云。仲春漸暄。僧云。如何是第一月。子云。孟春猶寒。

佛鑑復拈云。只如投子。如此答他。是答他理。對他事。為復理事無礙。雪上加霜由自可。泥中洗土更愁人。

正覺云。也曾年少也風流。喜對兒孫誇白頭。自笑自歌還自樂。休將眉鎖為人愁。

佛海云。少年曾決龍蛇陣。老倒還同稚子歌。

舉湖州道場。僧問如何是教意。場云。闍梨日日看。僧云。如何披究。場云。朗月鋪霄漢。山河勢自分。佛鑑著語云。信受奉行。僧問如何是聞性不隨緣。場云。汝試聽看。僧禮拜。場云。聾人也唱胡家曲。好惡高低自不聞。僧云。恁麼則聞性宛然也。場云。石從空裏立。火向水中焚。佛鑑著語云。月明不為夜行人。僧問虛空闊多少。場云。太多知生。僧云。未審其中事若何。場云。三尺杖頭挑日月。一塵飛起任遮天。佛鑑著語云。和盲悖訴瞎。僧問一念不生時如何。場云。明鏡當臺鸞鳳舞。不知身影本來雙。佛鑑著語云。賊身已露。

佛鑑復拈云。賓家能切琢。主家能琢磨。能知賓與主。見鴨便見鵝。

正覺云。道場四轉語。不可雷同。直如四印。一印如印印泥。紋彩成現。一印如印印水。隨有隨無。一印如印印空。不露蹤跡。一印如金箱玉寶。非大王命。誰敢正眼覷著。有人於此擇得。可謂玉石分。其或不然。玉石俱焚。

佛海云。凡有問答。無非草窠裏。作活計。唯有道場。較些子。何故。能引人入草。又能引人出草。且此四轉語。那個是入草句。那個是出草句。若也辨得。朗月鋪霄漢。山河勢自分。若也不會。石從空裏立。火向水中焚。

舉僧問靈雲。君王出陣時如何。雲云。郭璞葬熊耳。僧云。如何是郭璞葬熊耳。雲云。坐見白衣天。僧云。當今何在。雲云。莫觸龍顏。

佛鑑拈云。從苗辨地。因語識人。靈雲見桃花便悟。名不虛傳。如何辨的。不見他道。郭璞葬熊耳。

正覺云。君王既出陣。誰敢觸龍顏。郭璞葬熊耳。坐見白衣天。已是觸了也。

佛海云。這僧有拔山之力。有盖世之氣。而無天命竟。為靈雲所擒。

舉僧問靈雲。混沌未分時如何。雲云。露柱懷胎。僧云。分後如何。雲云。如片雲點太清。僧云。只如太清。還受點也無。雲不對。僧云。恁麼則含生不來也。雲亦不對。僧云。直得純清絕點時如何。雲云。猶是真常流注。僧云。如何是真常流注。



雲云。如鏡常明。僧云。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。雲云。有。僧云。如何是向上事。雲云。打破鏡來。與汝相見。

佛果拈云。透到不疑處。用到無事處。一主一賓。一挨一拶。若非透徹淵源。爭能入理深談。到恁麼田地看。今時只覓个如鏡常明底。尚不可得。何況打破鏡來。還委悉麼。修心未到無心地。萬種千般逐水流。

正覺云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以類相求。這僧問處。盡始盡終。靈雲中間。似斷復續。及乎末後。打破鏡來相見。正如師子返擲。所以佛果云。透到不疑處。良有旨哉。何故如此。修心已到無心地。猶帶桃花兩臉紅。

佛海云。混沌未判之前。既分之後。如是絲來線去。可謂入理深談。中間兩處默然。却又如何理論。直饒打破鏡來。也不為你說破。

舉鏡清問曹山。清虛之理。畢竟無身時如何。山云。理即如是。事又作麼生。清云。如理如事。山云。瞞曹山一人即得。爭奈諸聖眼何。清云。若無諸聖眼。爭鑿得个不恁麼。山云。官不容針。私通車馬。

佛果拈云。二老向泥水窟裏。披沙揀金。驀然突出个如意寶。雖然只鑿得个不恁麼。未鑿得个恁麼。

若鑿得个恁麼。直饒千聖萬聖。(萬聖千聖)出頭來。也須齊立下風。且如何是鑿个恁麼。手提殺佛金剛劍。誰問文殊與普賢。

正覺云。不與麼太無端。曹山甘被鏡清瞞。如如理事誰相悉。畢竟無身也大難。也大難。大家諸聖眼前看。

佛海云。鏡清理上橫身。曹山事上出手。荊山美璞。得切磋琢磨之功。有連城不換之貴。且清虛之理。還有恁麼不恁麼也無。不見道。官不容針。

舉僧問曹山。承教有言。大海不宿死屍。如何是海。山云。包含萬有者是。僧云。為什麼。不宿死屍。山云。絕氣息者不著。僧云。既是包含萬有。為什麼。絕氣息者不著。山云。萬有非其功。絕氣息者有其德。僧云。未審向上還有事也無。山云。有。僧云。如何是向上事。山云。道有道無即得。爭奈龍王按劍何。

佛果拈云。達觀之士。大用現前。辯似懸河。心如明鏡。纖毫悉照。至鑿無遺。至於正去偏來。一切善能回互。雖則入理深談。宛有衲僧巴鼻。只如今時參問兄弟。若窮到絕氣息處。已是難得。尚有萬有非其功在。直饒得到萬有非其功處。尚有包含萬有在。縱更得到包含萬有處。爭奈龍王按劍何。敢問諸人。作麼生是龍王按劍。只許老胡知。不許老胡會。

正覺云。包含萬有。不宿死屍。功用既絕。氣息俱非。日冷月熱。斯言可移。龍王按劍。妙翅失威。何也。一家不知一家事。

佛海云。無滲漏。絕功勳。回互正偏。一切自在。圓悟云。今時參問兄弟。若窮到絕氣息處。已是難得。尚有萬有非其功在。直饒得到萬有非其功處。尚有包含萬有

在。縱更得到包含萬有處。爭奈龍王按劍何。

報恩即不然。若善參問。便有絕氣息底道理。到絕氣息處。便有包含萬有底道理。若到包含萬有處。便有萬有非其功底道理。喝。假饒栽種得。不是棟梁林。

舉僧問曹山。國內按劍者誰。山云。曹山。僧云。擬殺何人。山云。不但一切總殺。僧云。忽遇所生父母。又作麼生。山云。揀个什麼。僧云。爭奈自己何。山云。誰奈我何。僧云。為什麼不自殺。山云。直是無下手處。

佛果拈云。究本末。識機宜。別錙銖。善回互。則不無曹山。要且不免入泥入水。當時待伊道。何不自殺。好與本分草料。更說什麼無下手處。遂拈拄杖云。焮出七星光燦爛。解拈天下任橫行。

正覺云。按劍者誰。一身非兩役。無下手處。直道不容私。若論偏正倒邪。能事畢矣。更要始終全節。猶欠一機。具眼者。試點檢看。

佛海云。曹山按劍而不用。盖其門風。宛轉回互。善終善始。只好向伊問。擬殺何人處。便與一刀兩段。免教人道。入泥入水。猶欠一機。

舉僧問曹山。四山相逼時如何。山云。曹山在裏許。僧云。未審還求出也無。山云。在裏許。即求出。

佛果拈云。一等放行。不妨有漚和垂手方便。爭奈尚欠把定工夫在。若是蔣山。或有人問。四山相逼時如何。只對道。包含萬有。待他道。未審還求出也無。對云。正眼頂門開。

正覺云。曹山門風。出入互換。不妨奇特。子細點檢將來。莫道前言不副後語。

佛海云。圓悟云。一等是放行。不妨有漚和垂手方便。爭奈欠把定工夫。有問四山相逼時如何。只對道。包含萬有。未審還求出也無。正眼頂門開。曹山放行。圓悟把定。天寧也入一分。四山相逼時如何。五鳳樓前。還求出也無。須彌頂上。

舉僧問曹山。幻本何真。山云。幻本元真。僧云。當幻何顯。山云。當幻即顯。僧云。恁麼則同於幻化去也。山云。了幻化。不可得。

佛果拈云。半寸快刃。是處割截。一點明燈。應時破暗。曹山解向窠窟裏。打破窠窟。遂見著著有出身之機。正當恁麼時。如何履踐。到得清虛安穩地。用時全不費工夫。

正覺云。這僧問來。孝順用力少。曹山答去。棒打石人頭。

佛海云。等是騎賊馬奪賊鎗。曹山甚奇特。不費腕頭些子力。二邊門戶向中開。

舉僧問曹山。如何是無相道場。山云。曹山肚不大。

佛果拈云。虛空裏架漏。不妨却有包含。若是蔣山即不然。忽有人問。如何是無相道場。對云。清涼寶山萬菩薩。

正覺云。這二老宿。與麼對話。可謂同途不同轍。若人問山僧。如何是無相道場。但對云。黑漆桶裏貯墨汁。半夜歸來染皂帛。山僧與他。同轍不同途。利害在什麼

處。試點檢看。

佛海云。塑也塑不成。畫也畫不就。當機不薦。對面千山。咄。不得鑽龜打瓦。

舉谷山問秀溪。聲色純真時如何。溪云。椀鳴作麼。谷山從東過西立。溪云。若不恁麼。則禍生。谷却從西過東立。溪下禪床行三五步。谷把住云。聲色純真。又作麼生。溪與一掌。谷云。百年後。要个人下茶也無。溪云。要谷山老漢作麼。谷山大笑。

佛鑑舉了。呵呵大笑云。也大好笑。有甚好笑處。樓前巧燕雙雙語。林上嬌鶯對對飛。因看古人無義語。等閑又得一聯詩。

正覺云。且問詩道什麼。五更侵早起。更有夜行人佛海云。二老聲色裏相見。聲色外威儀。在衲僧無星秤子上。一个半斤。一个八兩。若不信。遂橫按拄杖云。看看。識取鈎頭意。莫認定盤星。

舉逍遙一日上堂。鹿西侍立。乃云。念念攀緣。心心永寂。遙云。昨日亦有人。恁麼道。西云。道什麼。遙云不知。西云。請和尚道。遙以拂子驀口打。西拂袖便出。遙云。大眾且看。直是頂門上具眼。也鑒他不破。

佛鑑拈云。老僧雖頂門上無眼。也驗得你骨出。何也。古墓毒蛇頭帶角。南山猛虎尾[髟/查]髟。

正覺云。念念攀緣。心心永寂。逍遙布个窠段。未上棚來。却被鹿西攙了。賴值好个出場。直得兩彩一賽。大家熱樂。然雖如此。个中不具頂門眼。爭鑒心心向上機。

佛海云。頂門具眼。鑒鹿西甚易。鑒逍遙却難。何故。五更侵早起。更有夜行人。

舉福州報慈問僧。近離甚處。僧云臥龍。慈云。在彼多少時。僧云。經冬過夏。慈云。龍門無宿客。為什麼在彼許多時。僧云。師子窟中無異獸。慈云。汝試作師子吼看。僧云。某甲若作師子吼。即無和尚。慈云。念汝新到。放汝三十棒。

佛鑑拈云。報慈打草。只要驚蛇。誰知青叢之下。有踞地金毛。雖然箭在弦上不發。事豈徒然。明眼禪人。也好看取。

正覺云。似則也似。是則不是。據令而行。賓主俱無存泊處。何故。話墮也。

佛海云。臥龍奮迅。獅子嘖呻。別是風規。不傷物義。而今有一人半人。與麼去。棒折也不放。

舉僧問翠巖。爐上香煙郁郁。庭前花木芬芬。去此二途。如何是翠巖境。巖云。喬松直透雲中翠。當檻凌霄夾竹寒。僧云。如何是境中人。巖云。只見白雲來遶坐。不知世上幾千年。僧云。翠巖人境。蒙師指。學人禮拜謝師恩。巖云。你得个什麼。

佛鑑拈云。這僧移花兼蝶至。買石得雲饒。翠巖解使不由家富貴。風流何在著衣多。

正覺云。這僧將輕煩重。翠巖降尊就卑。這僧禮拜謝恩。兒恭心很。更問伊。得个什麼。大似與賊過梯。賴值放過。

佛海云。這僧盤桓墻宇。極目庭除。翠巖剖破藩籬。騰身霄漢。你得个什麼。好向道。只見白雲來遶座。不知世上幾千年。

舉僧問翠巖。還丹一粒。點鐵成金。至理一言。轉凡成聖。學人上來。請師一點。巖云不點。僧云。為什麼不點。巖云。恐汝落凡聖。僧云。乞師至理。巖云。侍者點茶來。

佛鑑拈云。翠巖慈悲心大。為人膽小。智海不是膽大。且要古人話行。向你諸人頂上一點。且看如何。遂拈拄杖。卓一下云。凡者自凡。聖者自聖。莫認精魂。便當性命。三十年後。悟也不定。卓拄杖下座。

正覺云。還識翠巖丹麼。只在此山中。雲深不知處佛海云。還丹至理。翠巖一時用了也。為什麼。勞而無功。

舉京兆華嚴。僧問。既是長老。為什麼却後生。(佛鑑着語云。錯佛海着語云。是)巖云。三歲國家龍鳳子。百年階下老朝臣。(錯是)僧問。王子未登九五時如何。巖云。貪遊六宅戲。不覺國內傾。(錯。是)僧云。正登九五時如何。巖云。珠簾齊捲上。四相集朝儀。(錯。是)僧云。登九五後如何。巖云。金箱排玉印。御輩四方歸(錯。是)。

佛鑑復拈云。此五个錯字。有褒有貶。有親有疎。若人於緇素分明。不唯親見古人。亦乃具衲僧眼目正覺云。不見道。道泰不傳天子令。時清休唱太平歌。只是莫觸諱。

佛海復云。佛鑑著五个錯云。有褒有貶。有親有疎。山僧著五个是。與古人同途不同轍。同轍不同途。若於此緇素分明。古之今之性命。在你諸人手裏。

舉鹽官問座主。蘊何經論。主云。講華嚴經。官云。經中有幾種法界。主云。略說有四種。廣說則重重無盡。官豎起拂子云。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中收。主無語。官云。思而知。慮而解。是鬼窟裏活計。日下孤燈。果然失照。出去。

佛鑑云。鹽官以強凌弱。則且致。如何道得一轉語。免他道鬼窟裏活計去。良久云。劔閣路雖險。夜行人更多。

正覺云。好个無盡法界。被鹽官撮顛拗却。然雖如此。自家飛絮猶無定。剛把長條繫別人。

佛海云。假饒講得千經論。一句臨機下口難。今日不入思惟。代座主拔本去。乃舉拂子云。這個是第幾種法界中收。白云。放下著。

舉大珠問座主。蘊何經論。主云。講金剛經。珠云。金剛經是誰說。主云佛說。珠云。若言如來有所說。則為謗佛。若言不是佛說。又是謗經。除此之外。試與老僧說看。主無語。

佛鑑拈云。無智人前莫說。打你頭破額裂。座主當時若道得這兩句話。大珠須倒退七步。

正覺云。山僧若在。只向伊道。也許和尚讀得熟。

佛海云。若不是這座主。洎費分疎。

舉大珠問座主。講什麼經。主云。三昧經。珠拈起拄杖云。這個是三昧。不是三昧。主無語。珠云。老僧事繁。不打能得你。

佛鑑代僧云。兩段不同。収歸上科。

正覺云。山僧若是座主。向道。和尚自領這一問。

佛海云。大珠不是事繁。不能打得這僧。是這僧喫棒未得在。

舉子胡問劉鐵磨。久響劉鐵磨。莫便是否。磨云不敢。胡云。左轉右轉。磨云。和尚莫顛倒。子胡便打。

佛鑑拈云。子胡棒頭有眼。只為權柄在手。劉鐵磨皮下有血。饒他竿木隨身。雖然柔弱勝剛強。要且話在。

正覺云。左轉右轉。動是若因。和尚莫顛倒。身端影直。

佛海云。不重子胡放。祇重子胡収。

舉僧問子胡。如何是子胡境。胡云。你眼裏著得沙麼。僧云。大小子胡。境也不識。胡云。老僧不諱此事。僧便出去。胡云。今日好个公案。老僧未得分文入手。僧云。賴遇某甲是僧。胡云。禍不單行。

佛鑑拈云。衲僧家。尋常眼裏著得須彌山。洎到子胡境內。沙也容不得。良久云。一字入公門。九牛拔不出。

正覺云。早知今日事。悔不慎當初。

佛海云。可惜放過。當初他道。賴遇某甲是僧。不消个作麼生。若跳得出。却許伊是。半个瞎漢。

舉九峯僧問。如何是不遷義。峯云。深夜眾星皆拱北。庭前花發滿階紅。如何領會。峯云。出去。

佛鑑拈云。大似按牛頭喫草。

正覺云。九峯老人與麼答這僧。不遷義。在什麼處。會麼。中箭還似射人時。

佛海云。者僧知九峯言下放行。又知九峯聲前把定。因甚却領會不得。只為分明極。翻令所得遲。

舉僧問九峯。如何是不壞身。峯云正是。僧云。學人不會。請師直指。峯云。適來曲多少。

佛鑑拈云。若教頻下淚。東海也須乾。

正覺云。不壞身正是。正是不壞身。適來曲多少。捩得鼻頭辛。

佛海云。看他九峯。一似與兩歲兒子。唯諾相似。爭奈拍拍是令。

舉僧問九峯。人人盡道請益。未審師還拯濟也無。峯云。汝道巨嶽還曾乏寸土麼。僧云。四海參尋。當為何事。峯云。演若迷頭心自狂。僧云。還有不狂者無。峯云。有。僧云。如何是不狂者。峯云。突曉途中眼不開。

佛鑑拈云。九峯大施門開。來者不拒。雖然如是。寒者求衣則與扇。飢者求食則與鹽。或有人問智海[妳-女+口]。乃喝云。齷漢。

正覺云。寒谷生洪律。潛施拯濟功。園林變花柳。何必待春風。

佛海云。巨嶽何曾乏寸土。演若迷頭狂未回。參尋喜有得力句。突曉途中眼不開。且居門外。

舉僧問九峯。如何是道。峯云。見通車馬。僧云。如何是道中人。峯便打。僧禮拜。峯便喝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半明半暗。九峯全放全收。雖則垂手為人。不廢銀山鐵壁。諸人還會麼。電光石火存機變。堪笑人來捋虎鬚。

正覺云。只在半途。

佛海云。石火裏開張。電光中收卷。見成賣買。價數虧當。且道是什麼。行貨馬道人墨。

舉僧問九峯。如何是把定乾坤眼。峯云。乾坤在裏許。僧云。乾坤眼何在。峯云。正是乾坤眼。僧云。適來為什麼道。乾坤在裏許。峯云。若不恁麼。髑髏前見鬼無數。

佛果拈云。須知恁麼中。有不恁麼。其奈用時却恁麼。不恁麼中有恁麼。其奈用時却不恁麼。方始得離見絕情。超宗越格。若也善能參詳。許你頓出窠窟。

正覺云。一拳打倒黃鶴樓。一踢踢翻鸚鵡洲。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佛海云。九峯故是把得定。搖撼不動。却被个擔板師僧。攆得上樹。只得一句供通。若善參詳。始知把定乾坤眼。綿綿不漏一絲毫。

舉僧問九峯。眼不到色塵時如何。峯指香臺云。面前是什麼。僧云。請師子細。峯云。不妨遭人點檢。

佛果拈云。細如米末。冷如冰雪。若非二俱作家。未免傷鋒犯手。雖然如是。蔣山則不然。忽有問眼不到色塵時如何。對云。拈起大地山河。透出十方三際。

正覺云。若人問山僧。眼不到色塵時如何。但道猛虎終不食伏肉。

佛海云。若不具金剛眼。泊被面前香臺子刺破。

舉僧問九峯。對境心不動時如何。峯云。汝無大人力。僧云。如何是大人力。峯云。對境心不動。僧云。適來為什麼道。汝無大人力。峯云。在舍只言為客易。臨筌方覺取魚難。

佛鑑拈云。紅粉易粧端正女。無錢難作好兒郎。

正覺云。鸚鵡叫煎茶。與茶元不識。

佛海云。幾度被人曾脫漏。從今不敢聽虛聲。

舉僧問九峯。古人道。真因妄立。從妄顯真。是否。峯云是。僧云。如何是真。峯云。不雜食。僧云。如何是妄。峯云。起倒攀緣。僧云。去此二途。如何合得圓常。峯云。不敬功德天。誰怕黑暗女。

佛果拈云。言妄顯諸真。妄真同二妄。猶非真非真。云何見所見。豈不見道。真不立妄本空。還知九峯為人處麼。大千沙界海中漚。一切聖賢如電掃。

正覺云。是真是妄。披金擇沙。同門出入。宿世冤家佛海云。這僧沙裏揀金。九峯泥裏洗水。泥裏洗水。泥水區分。沙裏揀金。金沙不混。金沙不混。求出頭處何太迂回。泥水區分。示出身機。不妨切當。雖然九峯門下即可。若是德山臨濟門下。有說真說妄底來。吽吽。

舉僧問九峯。十二時中。如何合道。峯云。與心合道。僧云。畢竟如何。峯云。土上覓泥由自可。離波求水實堪悲。

佛果拈云。九峯一等是慈悲。直得赤心片片。爭奈只有殺人刀。且無活人劍。若是蔣山即不然。十二時中。如何合道。與心合道。畢竟如何。切忌捏目生花。

正覺云。牽驢飲江水。鼻吹波浪起。岸上蹄踏蹄。水中觜對觜。

佛海云。與心合道。土上加泥。此外別求。離波求水。這僧向什麼處去也。

舉僧問九峯。如何是祖師西來意。峯云。更問阿誰。僧云。恁麼則學人全體是也。峯云。須彌頂上戴須彌。

佛果拈云。畫也畫不成。捏也捏不就。且道是個什麼。須彌頂上戴須彌。

正覺云。二老漢。將謂到那裏佛海云。自家冷暖自家知。祖意西來更問誰。全體承當全體是。須彌頂上戴須彌。

舉僧問九峯。如何是不遷義。峯云。東生明月。西落金烏。僧云。非師不委。峯云。理當即行。僧禮拜。峯便打。僧云。仁義道中。禮拜何咎。峯云。來處不明。須行嚴令。

佛果拈云。大眾還委悉麼。某逢敵手難藏倖。詩到重吟始見功。

正覺云。若是山僧。即不然。一白遮百醜。

佛海云。兩個馱子相逢著。世上由來無直人。

舉僧問九峯。九峯一路。今古咸知。向上宗乘。請師提唱。峯豎起拂子。僧云。大眾側聆。願垂方便。峯云。清波不覩魚龍現。迅浪風高下底鈎。僧云。若不久參。那知今日。峯云。人生無定止。像沒鏡中圓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一向詐明頭。九峯忒[日\*煞]老婆心。若據本分。待伊問請師提唱。向上宗乘。好與擗脊便打。何故。黃金自有黃金價。終不和沙賣與人。

正覺云。不見道。今古咸知九峯一路。

佛海云。這僧三度上來。也要討棒喫。奈九峯通身手眼何。

舉九峯上堂云。常住法身。不生不滅。僧便問。既是不生不滅。為什麼六道輪迴。峯云。為有心故。僧云。以何方便。當證法身。峯云。以虛空心。合虛空理。僧云。證後如何。峯云。任從三界轉。徒聽四生奔。復云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峯云。禮拜著。

佛果拈云。將權顯實。以實制權。南州打到北州頭。東土移來西土看。看他一期間。逞俊垂慈。不妨閑暇。若不得下梢泊嶮。匙挑不上也。諸人還會他道禮拜著麼。若會去。任從三界轉。若也不會。徒聽四生奔。

正覺云。共嗟綿掛棘。誰解鉢吞針。

佛海云。堆薑賣豉。雖則鬧熱。若無後著。討甚九峯。

舉南陽忠國師。有座主問。宗門中傳持何事。師云。座主傳持何事。主云。也曾傳持三經五論來。師云。總是師子兒。主禮拜出去。師召座主。應喏。師云。是什麼。主無語。

佛鑑拈云。是則是。師子兒。只是爪牙未備。爪牙若備。何處更有國師也。

正覺云。雲裏鴈。釜中羹。滋味不多爭。

佛海云。射虎不真。徒勞沒羽。

舉百法座主。問忠國師。禪宗畢竟。將何為真實。國師良久。主再問。國師云。大德不唯講經。兼有佛法眼目。主禮拜出去。國師召云。大德。主回首。國師云。莫錯認定盤星。

佛鑑拈云。若是个惺惺座主。只向國師道。不重和尚道德孤高。只重和尚佛法眼目。

正覺云。秤也無。說什麼星。

佛海云。將欲奪之。必先與之。子細看來。國師空費許多氣力。作麼。也是錯認定盤星。

舉丹霞訪國師。值國師睡次。只見侍者耽源。霞問國師在否。源云。在只在。只是不見客。霞云。太深遠生。源云。莫道上座。佛眼也覷不見。霞云。龍生龍子。鳳生鳳兒。國師睡起。耽源舉似國師。師打二十棒。霞聞乃云。不謬為南陽國師。

佛鑑拈云。老倒南陽不識唆。丹霞得便每相過。一朝龍鳳親生子。四海人傳家不和。

正覺云。丹霞袞浪探珠。國師隔牆見角。若非侍者惺惺。爭見國師尊重猶哩。

佛海云。國師連城之璧。雖復全歸。至竟丹霞什麼心行。

舉丹霞一日又訪國師。纔展坐具。國師云。不用不用。霞退後三步。國師云。如是如是。霞近前三步。國師云。不是不是。霞遶禪床一匝。便出去。國師云。去聖時



遙。

人多懈怠。三十年後。覓个人也難得。

佛鑑拈云。賓主相見。欲展不展。退後進前。禮過成誦。猶幸南陽老而不耄。

正覺云。國師縱奪舒卷。丹霞飲氣吞聲。然雖如此。胷中憤氣盤不得。一夜虹霓萬丈高。

佛海云。國師於沒絃琴上。轉調移聲。丹霞向無影枝頭。開花結果。說甚三十年後。今日看來。猶欠一著。

舉僧問國師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國師云。文殊堂裏萬菩薩。僧云不會。國師云。大悲手眼。

佛鑑拈云。時年蔬菜賤。滿地蘿蔔頭。一文買一箇。得者飽齣齣。

正覺云。奇怪南陽國師。何止聞一知十。

佛海云。要見國師落處麼。面皮厚三寸。

舉杉山問僧。甚處來。僧擬開口。山以痒和子。驀口打。僧打筋斗出去。山云。如是如是。僧云。和尚話頭也不識。山云。老僧住持事繁。僧哭蒼天出去。

佛鑑拈云。若非杉山。腕頭著力。爭能打發這僧話頭。這僧若無師子爪牙。豈解嘖呻返擲。雖然如是。笑殺傍觀。

正覺云。亂草裏。一莖涎麻。

佛海云。擬著便打。作家宗師。點著便行。劄利衲子。只是未在。

舉長沙僧問。上上人來時。如何相見。沙云。如死人手。僧云。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。沙云。如死人眼。

佛鑑拈云。長沙只有受璧之心。且無割城之意。蔣山即不然。上上人來。如何接待。水長缸高。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。泥多佛大。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。試點檢看。

正覺云。死人手。血脉通身。死人眼。睛光遍界。若只作一句體解。辜負長沙。落二落三。却是長沙辜負佛海云。死人手。反覆如如。死人眼。明暗了了。雖然猶是閉門作活。未能開閣延賓。如今有問。上上人來。如何相見。杖頭挑日月。如何是上上人行履處。正眼頂門開。

舉僧問長沙。如何是無情說法。沙指東邊露柱云。者个說得。僧云。什麼人得聞。沙指西邊露柱云。者个得聞。僧云。和尚還聞否。沙云。我若聞。教誰舉話。

佛鑑拈云。長沙雖指東劃西。大似認鐘作甕。諸人要會端的意麼。汲水僧歸林下寺。待缸人立渡頭沙。

正覺云。長沙老人已能造始。不能繼終。當時待他問。和尚還聞否。劈耳與一掌。却問伊。聞麼。他若悟去。方見大虫手段。

佛海云。長沙答話。兩段不同。佛鑑拈提。一狀領過。

舉僧問長沙。南泉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沙云。石頭作沙彌時。參見六祖。僧云。不問石頭作沙彌時。參見六祖。南泉遷化後。向什麼處去。沙云。教伊尋思去。僧云。想師只有千尺寒松。且無抽條石筍。沙不對。僧云。謝師答話。沙亦不對。

僧舉似三聖。聖云。我從來疑著這漢。雖然如此。待我自去。問過始得。來日三聖去問。昨日和尚對這僧話。可謂光前絕後。今古罕聞。沙亦不對。又問。如何是第二月。沙云。不真有。聖禮拜。沙乃有頌。也大奇也大奇。一月真中兩月疑。見與見緣無自性。寂常誰是復誰非。

佛鑑拈云。也大奇也大奇。長沙畫虎却成狸。南泉一去無消息。空使行人說是非。

復因僧問。南泉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師再拈云。山僧為你。說个譬喻。如人問天台路。却指伊向南嶽去。人問五臺路。却指伊向峨嵋去。一日長安城裏。五鳳樓前。相見。祝融石橋文殊普賢一時游遍。乃豎起拂子云。要見祝融石橋文殊普賢麼。盡在山僧拂子頭上。會得殊途同歸。不會且莫隨言生解。

正覺云。長沙老人到這裏。不無綿密。大似披沙擇金。若非匠眼通明。未免金沙俱拂。

佛海云。問東答西。言中有響。光前絕後。句裏藏鋒要知端的去處麼。更資一頌。也大奇也大奇。卷舒出沒看全機。若非鑑物張華眼。未免隨人說是非。

舉小隱峯僧問。神光照破乾坤眼。內外中間事若何。峯云。闍梨不妨好眼。僧云。恁麼難見。亦被我師拈出。峯云。低聲低聲。這裏巡院不遙。僧便喝。峯掩却口。僧云。老和尚被我一喝。直得目瞪口呆。峯便喝。僧掩耳出去。峯云。這姦人細作。

佛鑑拈云。這僧不妨好眼。隱峯更是好眼。乾坤眼撞著驗人眼。參學眼。擇法眼。眼眼相照。綿綿不漏。蚌[虫\*喬]相持。却落漁人之手。這裏著一隻眼。蔣山許你具眼。要知麼。龍吞千載月。腦有夜明珠。僧無十年學。不獲聖法財。

正覺云。隱峯心虛辭屈。這僧掩耳偷鈴。照破乾坤底眼。在什麼處。須是向高高峯頂立。深深海底行。方堪辨明此事。苟忽不然。孔明不就中原計。千載空留八陣圖。

佛海云。立問辨主。是驗人眼。因語識人。是擇法眼。

更饒舉手攀南斗。翻身倚北辰。總是內外中間事。作麼生是照破乾坤眼。

舉僧問黃龍。久響黃龍。到來只見个赤斑蛇。龍云。你只見赤斑蛇。且不識黃龍。僧云。如何是黃龍。龍云。拖拖地。僧云。忽遇金翅鳥來時如何。龍云。性命難存。僧云。恁麼則被伊食噉也。龍云謝子供養。

佛鑑拈云。黃龍若無後爪。性命泊落這僧手裏正覺云。這僧好隻金翅鳥。只是眼飽肚中飢。黃龍雖然末後翻籌。也是死中得活。

佛海云。只管踏步向前。不知當面著賊。

舉僧問永明潛和尚。祖師西來。未審傳个什麼。潛云。傳个策子。僧云。恁麼則心外有法。潛云心內無法。

佛鑑拈云。心內心外。有法無法。稍稍參問底人。盡知端的。且道傳个策子。策子中。說什麼。試道看。

正覺云。永明傳个策子。心內無法。習氣不除。却是這僧。見得端的。何故。丈夫各有衝天志。

佛海云。心內心外。有法無法。拈向一邊。永明所傳者。是什麼策子。

舉僧問潛和尚。如何是惠日祥光。潛云。此去報恩不遠。僧云。恁麼則蒙師照燭去也。潛云。且喜沒交涉。

佛鑑拈云。到江吳地盡。隔岸越山多。

正覺云。渴鹿奔泉。

佛海云。這僧纔過永明門。便有三十捧分。何故。不合承虛接響。

舉僧問潛和尚。至理無言。假言詮而顯道。如何是顯道底言。潛云。切忌揀擇。僧云。如何是不揀擇。潛云。元帥大王太保令公。

佛鑑拈云。大好不揀擇。

正覺云。注脚分明。

佛海云。與麼答話。不得作揀擇會。不得作不揀擇會。必竟如何會。元帥大王。太保令公。

舉僧問潛和尚。亡僧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潛云。上座適來。豈不從廊下來。

佛鑑拈云。問著去處。便說來處。直饒來去處分明。須知不來不去。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事。待你遷化去。方始自知。

正覺云。尸假還魂。

佛海云。欲知去處。須知來處。知得來處。便知去處。也是拙人牽鈍鋸。

舉僧問百丈。抱璞投師。請師一決。丈云。昨日南山。虎咬大蟲。僧云。不謬真詮。為什麼不施方便。丈云。掩耳偷鈴漢。僧云。若非中郎鑿。還同野舍薪。丈便打。僧云。蒼天蒼天。丈云。得恁麼多口。僧云。罕遇知音。拂袖便出。丈云。百丈今日。輸却一半。佛鑑云。這僧雖得一場榮。別却一雙足。

至晚侍者問。和尚適來被這僧不肯了。便休去。丈便打。佛鑑云。好打討棒喫。侍者云。蒼天蒼天。丈云。罕遇知音。侍者禮拜。丈云。一狀領過。

佛鑑復拈云。百丈老人獨坐大雄。咳嗽生風。寰宇之中。誰敢覷著。纔被侍者捏著脚跟。直得兩手分付。雖然如是。養子方知父慈。

正覺云。百丈老人平欺這僧。果然輸却一半。却向侍者處拔本。侍者雖則一狀領過。爭奈罕遇知音佛海云。前頭輸却一半。後面拔得一半。

舉百丈有僧。從法堂上哭入。丈云。作什麼。僧云。父母俱喪。請師揀日。丈云。來日與你。一時埋却。

佛鑑拈云。百丈只解埋却。要且不解顯露。且道如何是顯露底句。拈拄杖。一時趨散。

正覺云。下坡不走。

佛海云。百丈杜撰。陰陽一時使著。只是不合妨害孝官。只麼死了。

舉趙州來參百丈。丈問。甚處來。州云。南泉來。丈云。南泉近日。有何言句示徒。州云。無事之人。直教悄然去。丈云。悄然一句且致。忙然一句。作麼生道。州近前三步。丈便喝。州作縮身勢。丈云。大好悄然。州便出去。

佛鑑拈云。作家相見。彼此難搆。忙然悄然。進前縮後。捏不成塑不就。大路不行草裏走。

正覺云。趙州老尋常劈竹機鋒。到這裏。自作自受佛海云。覷面提當機疾。悄然不問問忙然。進前縮後翻身出。者弄精魂漢。有什麼限。

舉南泉一日訪百丈。丈問甚處來。泉云。江西來。丈云。還將得馬大師真來麼。泉云。只這是。丈云。背後底[妳-女+口]。泉拂袖便出。

佛鑑拈云。一雙孤鴈博地高飛。兩隻鴛鴦池邊獨立。

正覺云。僧繇雖妙手。難遜十分全。

佛海云。兄難兄弟難弟。馬祖真只這是。撼動西江十八灘。水面無風波自起。

舉陸巨大夫問南泉。弟子從六合來。彼中還有身麼。泉云。分明記取。舉似作家。夫云。和尚不可思議。到處世界成就。泉云。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。

佛鑑拈云。陸大夫以杖打虛空。一棒打一竅。猶賴南泉有補綴工夫。了無縫罅。

正覺云。會麼。內重外輕。公心合道。

佛海云。大夫如在夢中。復論夢事。始知身在床上。

舉南泉一日。與陸大夫看雙陸次。夫拈起骰子云。與麼不與麼。總不得。只信彩時如何。泉拈起骰子。擲云。臭骨頭一十八。

佛鑑拈云。大夫清官薄俸。食無求飽。才成家計。一擲賭了也。直得生涯索然。且道盤得本去麼。識彩底。代一轉語。

正覺云。不見道。只信彩。

佛海云。家無甌石之儲。樗蒲一擲百萬。也是尋常之用。今日陸大夫。因甚一場慳[怡-台+羅]。

舉趙州一日。在樓上打水。南泉從樓下過。州以手攀欄。懸脚云。相救相救。泉敲胡梯云。一二三四五。州便下樓。至晚。却入方丈云。早來謝師相救。

佛鑑拈云。一人將錯就錯。一人看樓打樓。然雖如是。子為父隱。直在其中。

正覺云。大小南泉。却被趙州釘殺脚跟。

佛海云。國清才子貴。家富小兒嬌。

舉趙州一日問南泉。知有底人。向什麼處去。泉云。向山前檀信家。作一頭水牯牛去。州云。謝師指示。泉云。昨夜三更月到窻。

佛鑑拈云。若教頻下淚。東海也須枯。

正覺云。會麼。夜夢不祥。書門大吉。

佛海云。趙州恭而無禮。若不是王老師。泊被打破蔡州。

舉南泉一日上堂云。王老師賣身去也。阿誰買時。有僧出云。某甲買。泉云。不作貴不作賤。你作麼生買。僧無語。趙州云。來年與和尚。作一領布衫。

佛鑑拈云。遼天索價。著地相酬。也須是當行家始得。若非當行價例不等不成買賣。

正覺云。趙州雖然拾死價交易。南泉更無翻悔。

佛海云。爺賣身。子酬價。與諸方作話橛。雖然爭奈現成買賣何。

舉南泉一日上堂云。文殊普賢。昨夜三更。各起佛見法見。各與二十拄杖。貶向二鐵圍山去也。趙州出云。未審。和尚棒。教誰喫。泉云。王老師有什麼過。州便禮拜。

佛鑑拈云。大似無手人行拳。無口人叫喚。無手人掩著無口人口。無口人咬著無手人手。恁麼會得。

方知道。法性不動。動徧三界之中。至理無言。言滿四天之下。若也不會。紅塵飛碧海。白浪湧青岑。

正覺云。王老師故是無過。文殊普賢貶向二鐵圍山去也。直是有理難伸。雖然如是。且道趙州禮拜。意在甚處。此山磨滅。英靈乃絕。

佛海云。竹影掃堦塵不動。月華穿水浪無痕。

舉南泉問座主。講什麼經。主云。涅槃經。泉云。涅槃經中。以何為極則。主云。以如如為極則。泉云。喚作如如。早是變了也。今時沙門。須向異類中行始得。

有僧舉似歸宗。宗云。雖向異類中行。不受異類中報。泉云。孟八郎。又恁麼去也。

佛鑑拈云。南泉倒拈蠍尾。歸宗順捋虎鬚。總具惡手脚。雖然二老漢鼻孔。今日盡在蔣山手裏。為甚如此。不是知音者。徒勞話歲寒。

正覺云。南泉歸宗。如萬斛舟中長年。乘虛架險。遍歷海涯。只為從來慣壓波浪。

佛海云。南泉隨鄉。歸宗入俗。直得面前。刀山岌岌。火聚炎炎。莫有臨危不悚底人麼。相隨來也。

舉南泉上堂。有僧方欲進問。泉云。婆婆之句。流布人間。僧云。和尚[妳-女+口]。泉咄之。

佛鑑拈云。南泉恰似會下某人。自謂天下更無敵手。今日偶然頭撞。猶賴有末後一著。

正覺云。這僧抱薪救火。

佛海云。隨語一撈。見義勇為。應聲咄之。用得恰好。正是婆婆之句。流布人間。

舉南泉一日。與魯祖歸宗杉山四人。喫茶次。魯祖拈起盞子云。世界未成。便有這個。泉云。今時人只識這個。且不識世界。歸宗云。是。泉云。師兄莫同此見麼。歸宗拈起盞子云。向世界未成時。道得麼。泉便作掌勢。歸宗便作受勢。

佛果拈云。魯祖簸土揚塵。南泉和泥合水。歸宗火亂灰飛。杉山坐觀成敗。還委悉麼。箭鋒相直不相饒。四人共拈一隻盞。

正覺云。說甚世界。成與不成。識與不識。四人共疑个盞子不了在。更被佛果次第鋪排。遮一火落在窠臼。至今出不得。莫有要撲破盞子底麼。瞎。

佛海云。魯祖撥動煙塵。南泉歸宗三回合戰。勝負不分。總是世界裏。盞子邊伎倆。要識未拈時事。却許杉山依稀髣髴。

舉南泉有書。與茱萸云。理隨事變。寬廓非外。事得理融。寂寥非內。

僧便問。如何是寬廓非外。萸云。問一答百也無妨。僧云。如何是寂寥非內。萸云。覩對聲色者不是好手。

僧又問長沙。如何是寬廓非外。沙開目良久。進云。如何是寂寥非內。沙閉目。

僧又問趙州。如何是寬廓非外。州作喫飯勢。進云。如何是寂寥非內。州作拭口勢。

後僧舉似南泉。泉云。此三人不謬為吾弟子。

佛鑑拈云。南泉雖則養子之緣。其奈憐兒不覺醜。殊不知。三人。一人有足無目。一人有目無足。一人足目俱無。雖然如是。皆可與南泉為師。為甚如此。事理分明。

正覺云。奇怪好弟子。依樣畫猫兒。

佛海云。智與師齊。減師半德。茱萸長沙趙州。三人見處。總是齊眉共躡。當初接書。見說理說事時。不消道个這裏是什麼所在。管取超宗異目。

舉南泉與歸宗行脚。分路。煎茶相別次。泉云。三十年與師兄。揀擇諸方苗裔。忽有人問極則事。又作麼生。宗便擲倒茶銚。泉云。師兄得茶喫。某甲未得茶喫。宗云。你作這個語話。滴水也難消。

佛果拈云。驚人之句。誰不悚然。有般底道。南泉搆他歸宗。機鋒不著。所以遭他呵叱。殊不知。行人要在青山外。蔣山不惜眉毛。與諸人下个注脚。南泉探頭太過

。歸宗壁立萬仞。且道還有出身處也無。喝下須教三日聾。

正覺云。若論極則事。便不許喫茶。

佛海云。聞馬大師出八十四員善知識。唯歸宗較些子。今日却向南泉面前。失却隻眼。試點檢看。

舉趙州問南泉。離四句絕百非。請師道。泉歸方丈。州云。這老漢。尋常口吧吧地。今日被我一問。直得無言可對。侍者云。莫道和尚無語好。被州打一擱。云這一擱。合是王老師喫。

佛果拈云。明頭合。暗頭合。本分綱宗。據虎頭。収虎尾。作家手段。雖然如是。要且落在第二頭。

正覺云。南泉似个鐵山。針鑽不入。趙州幾乎一場懨[怡-台+羅]。却借侍者鼻孔出氣。當時侍者。熱不采。伊看他作甚折合。

佛海云。那裏落節。這裏拔本。

舉僧問趙州。言詮不到處。請師直道。州云。老僧耳背多時。僧遶禪床一匝云。請師直道。州亦遶禪床一匝云。百千諸佛。皆從此門而入。僧云。如何是百千諸佛三昧門。州便打。

佛果拈云。持聾作啞。趙州慣用此機。逐色隨聲。這僧分明失利。更好與數十棒。也不為分外。何故。若不同牀臥。焉知被底穿。

正覺云。又道耳背。

佛海云。趙州相隨舉步。陣勢便圓。這僧舉步相隨。全軍俱陷。

舉僧問趙州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州云。猫兒是一百五十文買。僧云。不問猫兒。如何是佛法大意。州云。這托子。是大王送來。僧云。謝師答話。州云。作家作家。僧拂袖便行。州云。作家師僧。天然猶在。

佛果拈云。趙州度量深明。神機隱密。有權有實。有卷有舒。這僧陷在重圍。泊嶮収身不轉。不見道。相罵饒你接觜。相唾饒你潑水。

正覺云。這僧。曉機關。識陷穽。泊合向平田淺草裏喪却。

佛海云。這僧如飛騎將軍。脫身於虞庭。虞追之而不及。

舉道吾一日。指佛桑花。問僧。這箇何似那箇。僧云。直得寒毛卓豎。吾云。畢竟如何。僧云。道吾門下底。吾云。十里大王。

佛果拈云。以膠投漆。驗影知形。不諳正去偏來。爭解明頭暗合。還委悉麼。蝦蟇[跳-兆+享]跳上天。蚯蚓薰過東海。

正覺云。道吾如牛王架車。任重致遠。這僧獨行空手。到處為家。雖然逆路相逢。各是一家生活。

佛海云。風前挂起教君看。不比樹頭乾葛藤。

舉道吾到裨樹。樹見來。臥不起。吾近前。將衣物蓋覆。樹云。作什麼。吾云。蓋覆。樹云。起即是。臥即是。吾云。總不是。樹云。總不是。又蓋覆个什麼。吾便喝。

佛果拈云。裨樹臥起。道吾蓋覆。一喝當頭。掀翻路布。

正覺云。裨樹不起。傷風敗俗。道吾蓋覆。當甚慙歎佛海云。裨樹遭道吾蓋覆。至今起也起不得。

舉疎山和尚。有僧。為山造壽塔畢。來白山。山云。汝將多少錢與匠人。僧云。一切在和尚。山云。為將三錢與匠人。為將兩錢與匠人。為將一錢與匠人。若道得。與吾親造塔。僧無語。

後有僧。舉似大嶺。嶺云。還有人道得麼。僧云。未有人道得。嶺云。汝却回舉似疎山道。大嶺聞舉。有語云。若將三錢與匠人。和尚此生。決定不得塔。若將兩錢與匠人。和尚與匠人。共出一隻手。若將一錢與匠人。累他匠人。眉鬚墮落。其僧回。舉似山。山具威儀。望大嶺禮拜。歎云。將謂無人。大嶺古佛。放光射此間。雖然如此。也是臙月蓮花。

大嶺後聞此語云。我與麼道。也是龜毛長三尺。

佛果拈云。通方作者。千里同風。萬派朝宗。千途共轍。陳老師尋常道。老僧只有一劍。劍下有殺人之意。亦有分身之路。看他受用。剗割不妨。八面玲瓏。若不是疎山度量通方。爭見得金相玉振。只如道。若將三文錢與匠人。和尚此生。決定不得塔。不可勞而無功。若將兩文錢與匠人。須是和尚與匠人。共出一隻手始得。未免拖泥帶水。若將一文錢與匠人。帶累匠人。眉鬚墮落。直得水洒不著。疎山云。一似臙月蓮花相似。土曠人稀。已是龜毛長三尺。亦有殺人刀。亦有活人劍。大眾且道。畢竟明什麼邊事。翻身師子大家看。

正覺云。疎山造塔行令。古今叢林標正。三錢酬酢相應。驀地傳聞大嶺。看看臙月蓮花。三尺龜毛相慶。是則古佛放光。非則尋聲弄影。佛果云。翻身師子大家看。咄。卓朔出羣哮吼難。

佛海云。疎山大嶺二古佛。放光交射。一人。因齋慶懺。帶水拖泥。一人借水獻花。拖泥帶水。若無臙月蓮花。龜毛三尺。總未免弄巧成拙。

舉石臼離烏臼。來參馬大師。師問甚處來。白云。烏臼來。大師云。烏臼近日有何言句。白云。幾人到此忙然。大師云。忙然一句且致。悄然一句。作麼生道。臼進前三步。大師云。我有二十棒。寄與烏臼。汝還甘否。白云。和尚先喫。某甲後甘。

佛果拈云。草窠裏。撥出一个半个。有什麼共語處。雖然如是。猶放過一著在。

正覺云。且道。後句作麼生道。免得放過。

佛海云。石臼未到江西。已喫大師二十棒了也。更說甚甘不甘。何故。伊親從烏臼來。



舉蒲州麻谷和尚。問僧甚處來。僧云。不審。谷又問。甚處來。僧云。珍重。谷下禪床。擒住云。這個師僧。問著便作佛法祇對。僧云。大似無眼。谷放手云。放汝命。通汝氣。僧禮拜。谷又近前把住。僧拂袖便行。谷云。休將三歲竹。擬比萬年松。

佛果拈云。看他一挨一撈。一出一入。這僧雖善管帶。不昧始終。麻谷本分鉗鎚。等閑歷落。爭奈猶欠一著在。敢問諸人。且道是賣家欠。主家欠。試請辨看。

正覺云。欠則是欠。要辨不難。只是難道。若也道得。人事佛法。兩兩周旋。若道不得。賣家主家。一時敗闕。

佛海云。麻谷擒縱頗勞。這僧羅籠不住。不作佛法話會。必竟這僧。從甚處來。

舉披雲和尚。來參麻谷。谷在紙帳內坐。以手巾。蓋却頭。雲入來。見便作哭聲。良久出去。到法堂上。遶禪床一匝。却入。谷去却手巾而坐。雲撥開帳是。乃云。死中得活。萬中無一。谷便下牀就位。作抽坐具勢。雲近前。

把住云。前死後活。你還甘麼。谷云。甘即甚甘。阿師堪作什麼。雲推向一邊云。知道前言不副後語。

佛果拈云。入寺看額。見表知裏。披雲慣作高賓。拈尾作頭。拈頭作尾。麻谷孟嘗門下。看他酬對。不道他不知有。只為用意太深。當時待伊道。前死後活。萬中無一。只向道。蒼天蒼天。何故。得人一牛。還人一馬。

正覺云。佛果與麼。也是一家有事百家忙。

佛海云。有察秋毫之明。有縛太虛之作。須是披雲。有定龍蛇之略。有陷虎兕之機。却還麻谷。畢竟堪作什麼。相逢不飲空歸去。洞口桃花也笑人。

舉麻谷一日使扇次。僧問。風性常住。無處不周。和尚為甚麼搖扇。谷云。你只知風性常住。且不知無處不周。僧云。作麼生是。無處不周底道理。谷却搖扇。僧禮拜。谷云。無用處師僧。著得一千个。有什麼益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一往可觀。可惜有頭無尾。若不是麻谷作家。泊嶮放過。敢問大眾。且甚處是落節處。撥開向上竅。能有幾人知。

正覺云。這僧問道。作麼生是。無處不周底道理。待伊搖扇。向道。這個正是風性常住。看他作麼祇對。佛果道。且甚處是落節處。撥開向上竅。能有幾人知。但道這個。正是落節處。

佛海云。麻谷搖扇。全是好心。僧便禮拜。全無好報。當初見他搖扇。也好向道。和尚只知無處不周。且不知風性常住。若是有益師僧。當時便與奪却。

舉有僧到麻谷。方展坐具。谷垂下一足。僧便出去。谷下禪床云。青天白日。豈有這個事。僧云。某甲未有過在。谷與一掌。

佛果拈云。麻谷若無後段。泊被打破蔡州。

正覺云。麻谷雖正令已行。泊乎被這僧勘破。

佛海云。過既無。因甚喫一掌。

舉潭州三角和尚上堂云。凡是說法。須是應時應節。時有僧問。四黃四赤時如何。角云。三月杖頭挑。僧云。為什麼滿肚貯氣。角云。爭奈一條繩何。僧云。如何得出氣去。角云。直須待皮穿。

佛鑑拈云。三角恁麼說話。親則甚親。大似不知轉動。若是老僧。即不然。待伊問四黃四赤時如何。云莫礙老僧路。云為什麼。滿肚貯氣。云築著磕著。云如何出氣。只向道筭。

正覺云。三角老人。不無應時應節。偶被這僧一問。直得撞入野馬世界。幾乎失却神通。及至收拾歸來。已被草鞋磨破脚踵。

佛海云。如是說法。雖應時節。不免惹人情解。山僧不然。四黃四赤時如何。只對他道。室內璽成皚白雪。為什麼滿肚貯氣。山前麥熟割黃雲。如何得出氣去。裂破。

舉蘇溪和尚。僧問。如何是定光佛。溪云。鴨吞螺螄。僧云。還許學人轉身也無。云眼睛凸出。

佛果拈云。要識栗棘蓬。只這是。

正覺云。蘇溪。調達破僧罪。這僧。當獲如是殃。

佛海云。古佛定光。巍巍堂堂。因甚這僧。轉身無路。恩大難酬。

舉潭州石霜和尚。僧問云。一毫穿眾穴時如何。霜云。直須老去。僧云。老後如何。霜云。登科任你登科。拔萃任你拔萃。

又問。如何是長。霜云。不屈曲。僧云。如何是短。霜云。雙陸盆邊不喝彩。

其僧又問徑山。一毫穿眾穴時如何。山云。直須萬年去。僧云。萬年後如何。山云。光靴任你光靴。結褵任你結褵。

又問。如何是長。山云。千聖不能量。僧云。如何是短。山云。螻蛄眼裏著不滿。

佛果拈云。此二老宿。人握靈蛇珠。各抱荆山璧。及至拈掇將來。不妨奇特。雖然。若有人問蔣山。一毫穿眾穴時如何。對他道。直須通身去。通身後如何。蕭條任你蕭條。脫洒任你脫洒。如何是長。植杖成林事已彰。如何是短。只將斗並猶虧半。大眾還會麼。別是一家春。

正覺云。若有人問。一毫穿眾穴時如何。但道直須相當去。相當後如何。化城任你化城。寶所任你寶所。

如何是長。眉間一道白毫光。如何是短。塵中不動大經卷。還會麼。三人證龜成鱉。

佛海云。履真踐實者。故千里同風之句。若合符契。未免也隨一分。不圖依樣畫出。且要古之今之。一毫穿眾穴時如何。直須相應去。相應後如何。剷除任你剷除。建立任你建立。如何是長。春蘭秋蕙有幽香。如何是短。一切是非都莫管。

舉潮州大顛和尚。有僧來參。顛纔見。便豎起痒和子。僧以目顧視。顛云。若到諸方。莫道參見大顛好。僧云。借取和尚痒和子。舉似諸方。顛云。若見痒和子。一任舉似。僧拂袖出去。顛云。早知恁麼。不見恁麼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好肉剗瘡。大顛死而不弔。當時待伊借痒和子。便與劈曾一槌。免見將錯就錯。大眾還委悉麼。真鍮不博金。

正覺云。大顛道。早知與麼。不見與麼。是肯這僧。不肯這僧。要會麼。眼觀千遍。不如手撈一遍。

佛海云。豎起痒和子。其僧以目視之。單刀直入。若到諸方。莫道參見大顛好。半合半開。借取和尚痒和子。舉似諸方。雙明雙暗。若見痒和子。一任舉似。何不與之倒斷。僧拂袖出去。作家作家。早知恁麼。不見恁麼。慣用此機。復召大眾云。還知大顛落處麼。

舉三平問大顛。不用指東劃西。請師直指。顛云。幽州江口石人蹲。平云。猶是指東劃西。顛云。若是鳳凰兒。不向那邊討。平禮拜。顛云。若不得後句。前話也難圓。

佛果拈云。徹底老婆心。不向那邊討。父子要投機。無端入荒草。

正覺云。直饒大顛與麼道。也未圓得前話在。何故。公案現在。

佛海云。養子之緣。不免落草。三平前侮後恭。甘受埋沒。則且置。幽州江口石人蹲。畢竟作麼生。動著打折驢腰。

舉水空和尚。來參大顛。顛把住坐具云。不用通時暄。亦不用通來處。空云。擬欲恁麼問。又恐人情不足。顛放却云。還足也未。空提起坐具云。若通時暄。又恐迷來處。顛云。暫時相見也無妨。

佛果拈云。大顛善把住放行。水空能扶頭接尾。金相玉振。電擊星飛。如膠投膠。如漆合漆。雖然如是。若不通時暄。恐迷來處。擬欲恁麼。又恐人情不足。正當恁麼時。如何。竹密不妨流水過。天高豈礙白雲飛。

正覺云。智哉二桃三士得平分。

佛海云。大顛旋放旋收。水空似擬不擬。言氣和同。人情周足。總不免迷却來處。

。

舉越州清化和尚。僧問。亡僧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化云。長江無間斷。聚沫任風飄。僧云。還受享祭也無。化云。享祭即不無。僧云。如何是享祭。化云。漁歌鼓棹。谷裏聞聲。

佛果拈云。借事明機。無中唱出。蓋是衲僧肘臂下有符。頂門上具眼。所以隨處作主。遇緣即宗。雖然如是。猶在窠窟裏。或有人問蔣山。亡僧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祇對他道。萬古虛空元不動。還受享祭也無。享祭即不無。如何是享祭。日日香花夜夜燈。

正覺云。若問山僧。亡僧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只對道。

青山無向背。如何是享祭。啼鳥自知春。

佛海云。清化雖則句意親切。只得八成。或問能仁。亡僧遷化。向什麼處去。不是江南。便是江北。如何是享祭。義重清茶也醉人。這裏薦得去。許你出陰界。

舉洛京韶山和尚。僧問。如何是韶山境。山云。古今猿鳥叫。翠色薄煙籠。僧云。如何是境中人。山云。退後著。佛海云。便好與禮一拜。

佛果拈云。如人善射。箭箭中的。非此境。不足稱此人。非此人。不足居此境。所謂古之今之。無間無斷。還會麼。韶山猶在。

正覺云。若問韶山境。答云。畫不成描不就。如何是境中人。退後著。築著口。

佛海云。最好韶山境。煙籠翠色輕。欲描描未就。猿鳥一聲聲。

舉僧問韶山。如何是一切相。山云。鳥飛霄漢白。山遠色深青。僧云。恁麼則一切相去也。山云。我情知你亂會。

佛果拈云。既不許恁麼會。且更作麼生會。還委悉麼。點鐵成金也不難。

正覺云。韶山老人。先難後易。

佛海云。與麼問與麼答。因甚不許與麼會。

舉有遵布衲。來參韶山。到山下。見韶山便問。韶山路。向什麼處去。山以手指云。鳴那青青黯黯處去。遵近前把住云。久響韶山。莫便是否。山云。是即是。闍梨有什麼事。遵云。擬伸一問。師還答否。山云。想君不是金牙作。爭解彎弓射尉遲。遵云。鳳凰直入煙霄去。誰怕林間野雀兒。山云。當軒畫鼓從君擊。試展家風似老僧。遵云。一句迥超千聖外。松蘿不與月輪齊。山云。饒君直出威音外。猶較韶山半月程。遵云。未審過在什麼處。山云。個儻之詞。時人知有。遵云。恁麼則真玉泥中異。不撥萬機塵。山云。魯般門下徒施巧妙。遵云。某甲只恁麼。和尚又如何。山云。玉女夜拋梭。織錦於西舍。遵云。莫便是和尚家風也無。山云。耕夫製玉漏。不是行家作。遵云。此猶是文言。作麼生是和尚家風。山云。橫身當宇宙。誰是出頭人。

復云。闍梨有衝天之氣。老僧有卓地之錐。闍梨橫吞巨海。老僧背負須彌。闍梨按劍上來。老僧亞鎗相待。向上一路。速道速道。遵云。明鏡當臺。請師一鑑。山云不鑑。遵云。為什麼不鑑。淺水無魚。徒勞下釣。遵無語。山便打。

佛果拈云。遵布衲如虎帶角。凜凜全威。爭奈韶山解據虎頭收虎尾。直得步步登高。聲聲相應。還知二老落處麼。好手手中誇好手。紅心心裏射紅心。正覺云。趨時適變。隨物窮通。鴻鵠之志。誰辨雌雄。韓侯未遇。布衲家風。三秦席卷非無計。忠義

何勞憶崩通。

佛海云。漢家昆陽之戰。龍蛇決勝。虎豹失威。將較韶山遵公。何啻白雲萬里。遵公無語。切不得作無語會。何故。審知進退存亡勢。終始無非是作家。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中

## 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下

舉澧州洛浦和尚。僧問撥亂乾坤底人來。師還接否。浦豎起拂子。僧云。恁麼則今日得遇明君也。浦云。依稀似曲纔堪聽。又被風吹別調中。

佛果拈云。驗人端的處。下口便知音。

正覺云。若不被風吹別調。這般聲韻也難當。

佛海云。若非察色聽聲。禍事禍事。

舉僧問洛浦。萬丈懸崖須進步。如何免得喪於身。浦云。須彌繫藕絲。僧云。是何境界。浦云。剎竿頭上仰蓮心。僧云。湛湛澄澄也。浦云。須彌頂上再翻身。僧云。恁麼則兢兢切切也。浦云。空隨媒鴿走。虛喪網羅身。僧云如何得不隨去。浦云。鸚鵡餅項小。擬透望天飛。

佛果拈云。洛浦奮作家手段。解粘去縛。直得費盡鉗鎚。這僧業業兢兢。畢竟玄黃眩目。不免隨上走下。若是個大解脫底。一刀兩段。更有什麼難。還委悉麼。萬丈高峯能撒手。無邊剎境任遨遊。

正覺云。這僧死門難向。引得洛浦命似懸絲。佛果雖解撒手遨遊。也是強作活計。(噓)佛海云。這僧費洛浦多少腕頭力。雖則湛湛澄澄。兢兢切切。萬丈懸崖一步。終是慳[怡-台+羅]。且過在什麼處。

舉僧問洛浦。二王當筵。龍蛇未辨。救難之心。誰人最切。浦云。踏破鴻門者。僧云。誰知今古。不覺虛墮。浦云。只貪香餌。身滯網羅。僧云。饒師古鏡當軒。猶被野狐精魅。浦云。山僧今日。大戰無功。僧作虎聲。浦打一棒。僧隨棒便倒。浦云。棒下死漢。有什麼限。僧拂袖便出。浦云。獵狗不向床下死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一手擡一手搦。爭奈洛浦能據虎頭収虎尾。可謂是賊識賊。是精識精。雖然如是。不覺不知。話作兩橛。敢問甚處。是話作兩橛處。要識真金火裏看。

正覺云。這僧狐假虎威。敗於仁義之手。

佛海云。前面藏身露影。後面張口開牙。若非古鏡當軒。不免野狐精魅。

舉僧問洛浦。法身無為。不墮諸數。是否。浦云。惜取眉毛好。僧云。如何免得斯咎。浦云。泥龜任你千年。終不解隨雲鶴。僧云。任你孫寶。也遭貶剝。浦云。無鼻孔牛。有什麼御處。僧便托地作牛吼。浦云。這畜生。僧便喝。浦云。掩尾露牙。終非好手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似見不見。似會不會。若非寶鏡當臺。爭驗得他離蹤失體。且道。即今還有破綻處也無。八月秋何處熱。

正覺云。當時若是這僧。向道。和尚鼻孔完全。有什麼御處。

佛海云。這僧五次出頭。洛浦五次捺住。且諍訛在甚處。掩尾露牙誇好手。公門一點不容私。

舉僧問洛浦。無問無答。請師答話。浦云。你不是丁姚。僧云。謝師答話。浦云。中九下七。

佛果拈云。趁得老鼠。打破油甕。小慈妨大慈。何不與本分草料。

正覺云。這僧華言不備。洛浦梵字橫書。

佛海云。洛浦汪洋萬頃。深不可量。者僧將个破瓷碗一辱。使其徹底乾枯。可煞好笑。雖然。且喜將軍全得勝。歸時不少去時人。

舉廬山雲居和尚。僧問如何是諸佛師。居便喝云。這田廩兒。僧禮拜。居云。你作麼生會。僧喝云。這老和尚。居云。元來不會。僧作舞出去。居云。沿臺盤乞兒。

佛果拈云。識機宜。別休咎。有回互轉關底眼。千百个中。難得一个半个。為什麼。却成沿臺盤去。也是憐兒不覺醜。

正覺云。然雖一種乞兒。會沿臺盤底。也可賞。

佛海云。雲居老兒。略露半面。者田廩奴。一見便見。打破大唐國。覓个沿臺盤底。也難。

舉僧問雲居。如何是一法。居云。如何是諸法。僧云。未審如何領會。居云。一法是你本心。諸法是你本性。且道。心與性是一是二。僧禮拜。居乃有頌。一法諸法宗。萬法一心通。唯心唯汝性。不說異兼同。

佛果拈云。久聞雲居弘覺。是洞山嫡子。將謂全用衲僧巴鼻。元來有時。也只拖泥涉水。若據蔣山見處。喚什麼作心性一二。土上加泥又一重。

正覺云。佛果與麼。也只知其一。不知其二。

佛海云。上來講讚。無限良因。

舉雲居一日上堂云。如人將三十貫錢。買一隻獵犬。只解尋得有蹤跡氣息底。忽遇羚羊挂角。莫道蹤跡。氣息也無。僧便問。羚羊未挂角時如何。居云。六六三十六。僧云。挂角後如何。居云。六六三十六。僧禮拜。居云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居云。豈不見道。絕蹤跡。佛果著語云。魚行水濁。

其僧舉似趙州。州云。雲居師兄猶在。僧便問。羚羊未挂角時如何。州云。九九八十一。僧云。直得恁麼難會。州云。有什麼難會。僧云。請師說。州云。新羅新羅。佛果著語云。魚行水濁。

僧又問長慶。羚羊未挂角時如何。慶云。草裏漢。僧云。挂角後如何。慶云。亂叫喚。僧云。畢竟如何。慶云。驢事未去。馬事到來。佛果著語云。魚行水濁。

佛果復拈云。若論此三尊宿。其中一人得其體。一人得其用。一人體用相兼。若也驗得出。斷得明。莫道羚羊。挂角與未挂角。直得無逃避處。只如山僧恁麼道。也是魚行水濁。

正覺云。羚羊挂角。掩鼻偷香。魚行水濁。家賊難防佛海云。雲居趙州一狀領過。獨有長慶較些子。

舉同安丕禪師看經次。有僧來參。丕以衫袖蓋却頭。僧近前。作吊慰勢。丕放下衫袖。提起經云。會麼。僧亦將衫袖蓋須。丕云。蒼天蒼天。

佛果拈云。覷面去來。竇主互換。一等是弄鬼眼睛。就中奇怪。所謂神通遊戲三昧。雖然如是。爭如腳踏實地好。且作麼生是。腳踏實地處。青天白日。

正覺云。同安。念彼觀音力。這僧。著還於本人。

佛海云。一等是互換之機。爭奈竇家能死不能活。

舉僧問同安丕和尚。如何是和尚家風。丕云。金鷄抱子歸霄漢。玉兔懷胎入紫微。僧云。忽遇客來。將何祇待。丕云。金菓早朝猿摘去。玉花晚後鳳銜來。

佛果拈云。峭措不妨峭措。風流且是風流。偏正五位君臣。言中不妨諦當。雖然如是。曹洞門下。光前絕後。臨濟宗風。豈容回互。若有人問蔣山。如何是和尚家風。對他道。開口見膽。忽遇客來。如何祇待。跳底金剛圈。吞底栗棘蓬。

正覺云。尺素如殘雪。結成雙鯉魚。要知心裏事。看取腹中書。

佛海云。家風富貴。氣兒尊嚴。自然語韻幽玄。正偏自在。乃舉拄杖云。且道。與這個相去幾何。卓一下。

舉同安察和尚。翫月次。云奇哉星明月朗。足可觀瞻不異道乎。僧云。如何是道。察云。汝試道看。僧云。彼自無瘡。勿傷之也。察云。負笈攻文。莫閑弓矢。

佛果拈云。透得脫。用得快。不傷鋒。不犯手。這僧却知慚愧。為什麼道。他不閑弓矢。只為分明極。翻令所得遲。

正覺云。同安門下。若非高吟大嚼。爭能賞此清歡。這僧雖然容止可觀。其奈難勝盛禮。

佛海云。良辰美景。賞心樂事。同安四者俱并。這僧得與清歡。難勝盛禮。當時道你試道看。便云。星明月朗。足可觀瞻。管取和氣靄然。

舉同安察和尚。問僧。近離什麼處。僧云江西。察云。江西法道。與此間何別。僧云。賴遇問著某甲。若問別人。即禍生也。察云。老僧適來造次。僧云。某甲不是嬰兒。徒啼黃葉。察云。傷鱉怒龜。殺活由我。

佛果拈云。宗師家。握佛祖鉗鎚。理當即行。不留朕迹。這僧。既上門上戶。更說什麼。傷鱉怒龜。劈脊便棒。何故。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

正覺云。同安尋常。被人抱頭撮脚。今日觀在不疑之地。雖然殺活自由。爭奈劒去遠矣。

佛海云。這僧有甚共語處。等閑借問。便作屎臭氣薰人。好痛與一頓。何故。有功者賞。



舉僧問察和尚。久造玄微。如何洞曉。察云。老僧耳背。高聲問來。僧云。快鷄不打籬邊雀。察云。暗中臨鏡。誰辨妍蚩。僧云。向上機關。如何洞曉。察云何必。僧云休休。察云。始解乘舟。擬跨劔水。

佛果拈云。同安既龍頭蛇尾。這僧乃半路抽身。子細點檢將來。二俱不了。且作麼生。得勦絕去。殺人須見血。為人須為徹。

正覺云。同安爐裏。冷熱隨時。這僧探湯。展了却縮佛海云。關既開而還閉。兵欲攻而復休。不是詐謀。亦非畏怯。只緣同是江南客。不欲頻頻唱鷓鴣。

舉僧問察和尚。學人未曉時機。請師指示。察云。參差松竹煙凝薄。重疊峰巒月上遲。僧擬進語。察云。劔甲未施。賊身已露。僧云何也。察云。精陽不剪霜前竹。水墨徒誇海上龍。僧遶禪床一匝。大笑而出。察云。閉目食蝸牛。一場酸澁苦。

佛果拈云。以多制寡。以強凌弱。於理不難。也須防爛泥有刺始得。同安一往施呈。這僧十分風彩。爭如當處和平好。忽有人問蔣山。學人未曉時機。乞師指示。只對他道。入寺看額。入鄉問俗。齋時有飯。晨時有粥。

正覺云。同安只知臨機互換。不覺正眼乖張。當時賴這僧。大笑而休。存得一時去就。等閑被他掀倒。看是阿誰苦澁。

佛海云。這僧與麼問。賊身已露。同安與麼答。劔甲未施。當時被他向擬進語處。便禮一拜。閉目食蝸牛。同安自領始得。

舉察和尚問僧。善惡不思。心體自現。古人還有理也無。僧云。莫便是古人深意麼。察云。胡人飲乳。返恠良醫。僧禮拜便出。察云。若到諸方。莫道參見同安來。

佛果拈云。鈎頭香餌。意在錦鱗。一掣纔來。翻身脫去。賴是同安有手段。諸人還知末後句麼。不犯清波意自殊。

正覺云。這僧一期祇對。道理宛然。同安深立門牆。爭奈已揚家醜。

佛海云。唱者一舉。和者亦至。聲韻諧和。難瞞眾耳。雖則換調移宮。要且不傷和氣。

舉察和尚示眾云。洪音不剖。其理不彰。設使不言。且道是分不分。僧云不分。察云。若不是闍梨。老僧不曉。僧云。同安風彩。瓦解冰消。察云。養由弓矢。不射田蝸。僧禮拜。察云。將謂便宜。

佛果拈云。洪音不剖。其理不彰。設使不言。且道是分不分。師云。三脚蝦蟆跳上天。僧云不分。師云。刺腦入膠盆。同安云。若不是闍梨。老僧不曉。師云。也未是好心。僧云。同安風彩。瓦解冰消。師云。孟八郎漢。同安云。養由弓矢。不射田蝸。師云。宛有宗師作略。僧禮拜。師云。牽得這漢回來也。同安云。將謂得便宜。師云。平出。

乃復拈云。豈不見道。意能割句。句能割意。意句交馳。是為可畏。

正覺云。青紅間碧。文彩可觀。分與不分。黑蛇當路。這僧當時。却有解拈七寸底手。不能善始善終。待伊道養由弓矢。不射田蝸。但向道。我也識得。你看是阿誰便宜。

佛海云。半開半遮。全隱全露。針鋒密鎖。線路暗隨。無端各占便宜。減了十分風彩。雖然誰是得便宜者。

舉察和尚示眾云。貪脯飲啄。無處藏身。你道有此道理麼。僧云。和尚作麼生。察打一拂子。僧云。撲手征人。徒誇好手。察云。握鞭側帽。豈是闍梨。僧云。今古之道。何處藏身。察云。闍梨作麼生。僧珍重。便出。察云未在。

佛果拈云。玄機歷落。妙用縱橫。木人唱巴歌。石人應雪曲。直得機感相投。言氣相合。為什麼同安却道。他未在。不見道。日午猶虧半。烏沉始得圓。

正覺云。同安似著賊人看榜。這僧似看榜人著賊佛海云。和尚作麼生。同安打一拂子。闍梨作麼生。這僧珍重便出。如是酬酢。各有所長。當初撞著个拍盲漢。見同安道。闍梨作麼生。被他打一坐具時如何。也未在。

舉察和尚一日遊山次。大眾隨後。察云。堦前翠竹。砌下黃花。古人道。真如般若。同安即不然。僧云。古人也好。和尚。察云。不貪香餌味。可謂碧潭龍。僧云。諸方眼目。不恠陶潛。察云。闍梨。閉目中秋坐。却笑月無光。僧云。堦前翠竹。砌下黃花。又作麼生。察云。安南未伏。塞北那降。僧禮拜。察云。名稱普聞。

佛果拈云。根基牢實。血脉貫通。同安善擒縱卷舒。這僧解攬旗奪鼓。所謂如金鎖連環。相續不斷。要知端的事。須問个中人。

正覺云。同安遊山處。可謂款步高吟。這僧相隨徐行當歇。不妨風流儒雅。只如佛果道。如金鎖連環。相續不斷。要知端的事。須問个中人。也不妨諦當。雖然如此。爭奈於他翠竹黃花妙旨。猶少機關在。且道畢竟如何。掬水月在手。弄花香滿衣。

佛海云。鈎頭香餌味。意在碧潭龍。果然躍浪翻波。頭角呈露。羅籠不住。呼喚不回。若非同安老人。泊合釣竿失却。

舉察和尚問僧。眼界無光。如何得見。僧云。北斗東轉。南斗西移。察云。夫子入太廟。僧云。恁麼則同安門下。道絕人荒去也。察云。橫抱嬰兒。擬彰皇簡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解接無根樹。能挑海底燈。大似登禹門震鱗鬣。雖然浪擊千尋。爭奈龍王不顧。

正覺云。一般歇後語。同安得較多。

佛海云。宗師巴鼻。洪爐拋出鍊烏龜。衲子機輪。地覆天翻星斗轉。非此作家宗師。不能網此英俊衲子。非此英俊衲子。不能搆此作家宗師。圓悟云。雖然浪激千尋。爭奈龍王不顧。不然个中無肯路。

舉察和尚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五臺來。察云。還見文殊麼。僧展手。察云。展手頗多。文殊誰覩。僧云。氣急殺人。察云。不覩雲中鴈。焉知沙塞寒。僧云。遠趨

丈寄。乞師一言。察云。孫臏門下。徒話鑽龜。僧云。名不浪施。察云。喫茶去。僧便珍重。察云。雖則一場榮。別却一雙足。

佛果拈云。一出一沒。一往一來。諸人還透得麼。若透得。更不用周由者也。若透未得。山僧不惜眉毛。為諸人判去也。前段同安逼這僧。直得盛水不漏。後段這僧逼同安。直得不留涓滴。若透得。許你會衲僧巴鼻。

正覺云。這僧困急地。被人問著。膽喪魂飛。未後得一盞茶。未曾沾口。茶在什麼處。更別一雙足。要會麼。在舍只言為容易。臨筌方覺取魚難。

佛海云。李八叔王小君。三叉路口忽逢迎。一交來了一交去。見面勝聞名。不知那個是輸贏。

舉察和尚。看經次。眾僧問訊。察云。古佛今佛。皆無別理。僧云。和尚如何。察打一掌。僧云。如是如是。察云。這風顛漢。僧云。今古皆然。察云。擬欲降龍。却逢死虎。僧云。同安甚生光彩。察云。停舶守株。非汝而誰。僧云。和尚[妳-女+口]。察云。胡羊往楚。抱屈而歸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五度扣關。五回格下。為復是傷鋒犯手。為復是以勢凌人。須知這一條路。迥別。還委悉麼。似鶻捉鳩。君不覺。髑髏前驗始知真。

正覺云。同安頗無風韻。愛用此機。這僧深入虜庭。得失無愧。佛果云。似鶻捉鳩。君不覺。髑髏前驗始知真。也是隨風逐勢。

佛海云。以強凌弱。同安慣用此機。以弱勝強。這僧不勞餘力。須知古佛與今佛。其理皆然。又不然。

舉有僧。為同安和尚煎茶。安云。甌烹綠茗。爐熱白檀。足可以話道周圓。僧云。更請一甌茶。安云。井底求魚。山上求螺。豈非愚哉。僧叉手近前。安云。何不道取。僧以目視之。安云。卦是天門筭來五兆。僧禮拜。安云。俊哉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前頭較些子。後面直得。合水和泥。為什麼同安却道。它俊哉。還會麼。引之令得住是法中。

正覺云。這僧茶禮周旋。同安話作兩概。只為先難後易。大似禮下於人。為個什麼。咄。俊哉。是何言歟佛海云。這僧先施禮樂。後展戈矛。同安看客吐詞。觀爻斷卦。愚哉俊哉。齊之以禮。

舉同安和尚。有時云。喜鵲鳴寒檜。心印是伊傳。僧云。何別。安云。眾中有人在。僧云。同安門下。道絕人荒。安云。胡人飲乳。返恠良醫。僧云休休。安云。老鶴入枯池。不見魚蹤跡。

佛果拈云。同安赤心片片。餌在鈎頭。這僧片片赤心。似膠投漆。為什麼。下梢頭。却成干戈相待去。瞻前不顧後。同死不同生。

正覺云。同安指東劃西處。正要相親。相親處。正要東道西說。爭奈說則不親。親則不說。既親既說。人荒道絕。畢竟如何。喜鵲鳴寒檜。枯池好釣魚。

佛海云。同安旁通曲指。意在切磋琢磨。這僧語順心違。不覺干戈競起。

舉僧問同安。萬法歸真。真歸何所。安云。龍門無宿客。龜鶴自成仙。僧云。作麼生是。龍門無宿客底道理。安云。柯爛只因棊少局。亡羊那得失長途。僧云。久響和尚。安云。負笈攻文。不勝交戰。

佛果拈云。同安若無後語。洎被這僧折倒。還委悉麼。若不登樓望。焉知滄海寬。

正覺云。這話有血脉。在中間一拶。直得撈弓摸箭。具眼底。子細點檢看。

佛海云。同安一向設施。故是無可不可。這僧中間挨拶。應是未肯點頭。公案見成。試點檢看。

舉有僧。來參同安。遶禪床一匝。振錫一下云。凡聖不到處。請師別道。安鳴指一下。僧云。奇哉。同安嚇得。忘前失後。安云。闍梨發足何處。僧便珍重。安云。五湖衲子。一錫禪人。未到同安。不妨疑著。僧云。近見不如遠聞。安云。貪他一盃酒。失却滿缸魚。

佛果拈云。全軍隊伍。馬步相參。兩陣交鋒。不妨奇特。爭奈二俱失利。具眼底。試辨看。

正覺云。大小同安。畢竟不識這僧。一場吞聲飲氣。賴得佛果。為伊解忿。

佛海云。同安平常。耿耿虎視。凜凜全威。今日被人。據其頭。收其尾。捋其鬚。只得一場懨[怡-台+羅]。

舉有座主。問同安。三乘十二分教。某甲粗知。未審和尚。說何法示人。安云。我說一乘法。主云。如何是一乘法。安云。幾般雲色出峰頂。一樣泉聲落檻前。主云。某甲不問此事。如何是一乘法。安云。闍梨英賢。老僧蒙昧。對眾試說看。主云。某甲何咎。安云。只見錐頭利。不見鑿頭方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逼同安。直得轉身無路。及乎同安倒展旗鎗。逼這僧。直得無路轉身。諸人若未委悉。只見錐頭利。若也委悉得去。不見鑿頭方。

正覺云。同安被座主一問。不合乞諸其鄰。若是一乘法。却須還它座主。何故。不見道。錐頭利鑿頭方。買賣各歸行。

佛海云。若是伶俐座主。只消向同安道。比來請和尚。說一乘法。因什麼。却為說三乘法。且道同安如何答。泉聲雲色同時舉。不見錐頭見鑿方。

舉僧問蒙溪和尚。不落聖凡機。請師別道。溪鳴指三下。僧云。岳巒峭峻。如何趨途。溪良久。僧云。蒙溪今日瓦解冰消。溪擲下拂子。僧拈起拂子。溪便喝。僧呵呵大笑云。事不孤起。溪云。暗中捥繩。誰辨曲直。僧云。抱劍傷身。是誰之咎。拂袖便出。溪笑云。難遇此子。難遇此子。

佛果拈云。文來文對。武來武對。你恁麼。我却恁麼。你不恁麼。我却恁麼。千變萬化。權實卷舒。雖是死蛇。解弄也活。還委悉麼。須是個中人。

正覺云。蒙溪袖裏藏鋒。這僧下坡逞俊。雖然難遇此子。爭知落聖落凡。是則龍女頓成佛。非則善星生陷墜。

佛海云。譬如敵手下碁。一著一著著著活。一局一局局局新。神變無方。天機莫測。雖曰兩無輸贏。其柰猶欠一子。

舉洞山和尚。有一僧。在延壽堂不安。要見洞山。山遂至僧所。僧便問。和尚何不救取人家男女。山云。你是什麼人家男女。僧云。某甲是大闡提人家男女。佛果著語云。不妨惺惺。山良久。僧云。四山相逼時如何。山云。老僧亦從人家屋簷下過。僧云。回互不回互。山云。不回互。僧云。教某甲。向什麼處去。山云。粟畚裏去。僧噓一聲云。珍重。便坐脫。佛果著語云。不妨惺惺。山以拄杖扣頭三下云。只解與麼去。不解與麼來。佛果著語云。金剛圈子。

佛果復拈云。諸人還會麼。若不會。山僧重話會去也。大凡行脚人。正要透脫這一件事。這僧既是大闡提人家男女。直至四山相逼。手脚忙亂。若不是洞山具大慈悲。放一線道。與他平展。爭解恁麼去。所以古人道。臨終之際。若一毫頭。聖凡情量不盡。未免驢胎馬腹裏去。只如洞山道。我也只從人家屋簷下過。粟畚裏去。鼎鼎礙四山不礙四山。到這裏。須是桶底子脫始得。且道洞山意作麼生。還會麼。金鷄啄破琉璃殼。玉兔挨開碧海門。

正覺云。這僧沿竿到頂。洞山閑處斫額。相望看个失落。不妨嶮哉。猶能教伊與麼來在。是什麼心行。

當時這僧。若真个與麼來時如何。洞山却須到涅槃堂始得。只如佛果道。金剛圈子如何辨明。咄。不妨惺惺。

佛海云。聖量凡情淨盡時。轉身無路事還非。屋簷下過粟畚裏。馬腹驢胎一道歸。

舉洞山行脚時。讀忠國師錄。見僧問。如何是古佛心。國師云。墻壁瓦礫是。僧云。墻壁瓦礫。豈不是無情。國師云是。僧云。無情還解說法否。國師云。常說熾然說。無間歇。僧云。什麼人得聞。國師云。諸聖得聞。僧云。和尚還聞否。國師云。我不聞。僧云。和尚既不聞。爭知無情解說法。國師云。賴我不聞。我若聞則齊於諸聖。汝即不聞我說法。僧云。恁麼則眾生無分也。國師云。我為眾生說。不為諸聖說。僧云。眾生聞後如何。國師云。即非眾生。

山後到滄山。滄問。价闍梨疑國師無情說法。是否。山云是。滄山云。試請舉看。山便舉前因緣。滄山云。我這裏也有。只是罕遇其人。山云。便請。滄山以拂子。點一點。山云。請和尚為某甲說。滄山云。父母所生口。終不為子說。山云。和尚此問。還更有同年慕道者也無。滄山云。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。有个雲崑道人。子若能撥草瞻風。必為子之所重。山到雲崑請益。崑云。不見彌陀經云。水鳥樹林。皆悉念佛念法念僧。山因此有省。乃述頌曰。也大奇也大奇。無情說法不思議。若將耳聽

終難會。眼處聞時方始知。

佛果拈云。天高地厚。海闊山遙。若要窮極根源。須是利根上智。洞山古佛。生平疑著這無情說法因緣。直得眼不見鼻孔。蓋智識聰敏。玄妙居懷。以無情有情為二段。以聞與不聞。說與不說。為兩種。及至下梢。桶底子脫。始知鼻孔元在面上。

山僧今日不避泥水。重話會去也。國師石笋抽條。大滄碓觜生花。雲崑鋸解秤鎚。用盡神通。成就得个無孔竅鐵橛子。還委悉麼。千重關鎖盡。一劍倚天寒。

正覺云。隔牆見角。的知是牛。望火認煙。已盡熱性。見角則須窮異類果報。望火處遍知火性夤緣。極目所觀。縱耳所聽。無一色而非目。無一聲而非耳。非耳之耳。互陳宮徵。非目之目。縹緲紅緣。所以音韻文章。隨時流注。出生變化。觸處現成。眼聽耳觀。圓音歷歷。心現色隱。真佛堂堂。故曰。即非眾生。齊於諸聖。為眾生說。諸聖得聞。且如洞山末後與麼道。還曾悟也未。

佛海云。樹林幽鳥。頭頭放常寂光。鼓板鍾魚。物物顯真實理。未親契證。不免逐色隨聲。忽面逢迎。當下超聞離見。洞山古佛尚乃如斯。你等禪人。可不勉力。山僧重重土上加泥去也。國師為山雲崑三大老。一人作先鋒。一人作中軍。一人作殿後。布个三擲陣。盡大地人無數。因何只捉得个閻梨一人。禍不入慎家之門。

舉覆缸和尚。見僧便作起身勢。僧便出去。缸云。閻梨且容人事。僧便作抽坐具勢。缸乃歸方丈。僧云。蒼天蒼天。缸轉身云。龍頭蛇尾。僧近前叉手而立。缸云。敗將投王。不存性命。

佛果拈云。動絃別曲。葉落知秋。轉變縱橫。不妨管帶。這僧與覆缸相見。不爭一線。雖然如是。及至契勘將來。若會道得个隔身句。始見光前絕後。明眼底。試辨看。

正覺云。錐去鈎來。這僧勢不由己。賞善罰惡。覆缸不順人情。子細點檢將來。這僧也未便到與麼法令。何故。已是通霄路上人。

佛海云。一條絲線。兩人各牽。來去卷舒。殊無間斷。雖然我愛韶陽新定機。利刀剪拂令人愛。

舉僧問覆缸。抱石投江。師還接否。缸以手拍香臺。僧禮拜。缸云。禮拜即不無。其中事作麼生。僧亦拍香臺。缸云。舌頭不出口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機關玲瓏。眼目定動。依稀越國。彷彿楊州。其奈覆缸用本分草料。諸人還解他道舌頭不出口麼。千萬人中無一人。

正覺云。覆缸平地波瀾。這僧水底伏氣。

佛海云。寶家興波作浪。主家截斷眾流。及乎主家作浪興波。寶家眾流截斷。雖則機鋒互換。爭奈用處不同。那裏是不同處。事出急家。

舉僧問覆缸。鈎錐不到處。請師道。缸良久。僧云。掣電之機。徒勞佇思。缸云。出格一句。汝試道看。僧近前三步。却退後。缸云。此是出格句。即今事作麼生。

僧以袖拂一拂。便出去。舡云。也是天津橋上漢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渾金璞玉。覆舡大冶宏開。百煅千煉。成一個金剛王寶劍。還委悉麼。也是天津橋上漢。北斗南頭著眼看。

正覺云。這僧進前退後。有甚奇特。覆船便道。此是出格句。及乎末後拂袖便出。因什麼。却喚作天津橋上漢。要會中間事麼。鈎錐不到處。擬議隔重關佛海云。覆船曾不負伊來機。因甚剗地鈎錐一上。不是天津橋上漢。定應普化出僧堂。

舉道吾和尚問覆船。久嚮和尚會禪。是否。舡云。蒼天蒼天。吾近前。掩却船口云。低聲低聲。舡與一掌。吾云。蒼天蒼天。舡近前把住云。得與麼無禮。吾却與舡一掌。舡云。老僧罪過。吾拂袖便行。船呵呵大笑云。早知如是。不見如是。

佛果拈云。二老宿。力氣相齊。機鋒相觸。非唯據虎頭。亦善收虎尾。直是兩個一雙。擔到洛陽。也不偏一銖。敢問大眾。且道。他得個什麼。敢恁麼道。酒逢知己飲。詩與會人吟。

正覺云。若論賓主相逢。可謂箭鋒相拄。針芥不差。若會禪也未在。何故。只得悔前。不得悔後。

佛海云。一人火發風起。一人電閃雷奔。照用同時。得失齊泯。若謂會禪。更待三生六十劫。

舉僧問覆舡。如何是師子。舡云。善能哮吼。僧撫掌云。好手好手。船云。青天白日。却被鬼迷。僧便掀倒禪床。舡便打。僧云。驢事未了。馬事到來。舡云。酌然是個作家。僧便出去。舡云。將甌盛水。擬比大洋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上門上戶。疾如風。磨牙礪齒猛如虎。石火裏攙旗。電光中奪鼓。若不是覆舡。洎見灰飛火亂。諸人還會他末後句麼。若不酬價。爭辨真偽。

正覺云。覆舡被這僧一場反倒。幾不奈何。及乎下梢。未免漢家禮度。

佛海云。哮吼踞地。跳躑翻身。灼然爪牙完備。甌水難將比大洋。此即靈山親得記。

舉有僧。來參覆舡。路逢賣鹽翁子。僧問。覆舡路。向甚處去。翁良久。僧又問。翁云。你患聾那。僧云。你向我道什麼。翁云。向你道覆舡路。僧云。翁莫會禪麼。翁云。莫道禪。佛法也會盡。僧云。你試說看。翁挑起鹽。僧云。難。

翁云。你喚作什麼。僧云鹽。翁云。有什麼交涉。僧云。作麼生。翁云。不可更向你道是鹽。

佛果拈云。參須實參。見須實見。用須實用。證須實證。這老翁。雖然參見覆舡來。要且只參得把定底。未參得放行底。當時這僧。若是個漢。不消一筍。敢問諸人。作麼生是覆舡放行底。棒頭有眼明如日正覺云。賴值這翁。只參得把定底。這僧尚不奈何。若使參得放行底。覆舡路上。轉見荒涼。何也。高空有月千門閉。大道無人獨自行。

佛海云。販私鹽漢。將謂會盡佛法。元來是無佛處稱尊。當時撞著个聾頭。不消向道。因你患啞。累我患聾。便與奪却。令他知有向上巴鼻。

舉茱萸和尚。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閩中來。萸云。閩中尊宿。愛舉胡來胡現。漢來漢現。是否。僧擬開口。萸打一掌。僧云。欲透龍門。却遭點額。萸云。燕金塞海。蠓蚋搖山。僧撫掌大笑出去。萸云。疥狗不願生天。却笑雲中白鶴。

佛果拈云。茱萸行這一掌。可謂截斷謬訛。這僧大笑而行。未免吞聲飲氣。何況更有最後一著。還會麼。為山登九仞。捏土定千鈞。

正覺云。問病下藥。苦澁難嚥。一服醒醒。生姜重煉佛海云。作家手脚。本分鉗鎚。擬待出頭。堪作什麼。

若不是慣透龍門底。頭角也大難當抵。

舉茱萸問僧。闍梨為復游山翫水。為復問道參禪。僧云。和尚試道看。萸云。雕蚶鏤蛤不[虫\*參]之泥。勞君遠至。僧云。渾身是鐵。猶被一撓。萸云。降軍不斬。

佛果拈云。言前收。句後煞。峻疾不通風。直饒釘觜鐵舌。也無啗啄處。且道。為什麼如此。非人得其便正覺云。赤脚人趕兔。著靴人喫肉。

佛海云。這僧既不為翫水游山而來。茱萸亦待以參禪問道之禮。些子謬訛。便被收下。圓悟云。非人得其便。作麼生。

舉有僧。來參茱萸。萸以手一劃。僧便出去。萸云。這個師僧。來不通名。去不道姓。僧便轉來。以手一劃。萸云。這僧名又不識。姓又不識。僧云。且道某甲姓个什麼。萸云。善哉波斯喫胡椒。僧拂袖便出。萸云。作家師僧。天然猶在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善放善收。正是伶俐衲子。茱萸能擒能縱。真个本分鉗鎚。千百年後。不道無。只是少。諸人還委悉麼。和氏場中饒美璞。孟嘗門下足高賓。

正覺云。這僧果不識姓。茱萸先鑒可知。因什麼末後却道。作家師僧。天然猶在。佛果道。和氏場中饒美璞。孟嘗門下足高賓。且道與麼。抑揚褒貶。在什麼處。還會麼。逢人且說三分話。

佛海云。略施號令。寶家直下遵承。剪斷葛藤。主家未肯放過。何故。莫恠坐來頻勸酒。自從別後見君稀。

舉寶峰和尚問僧。古人有一路。接後進初機。汝還知麼。僧云。請師指出古人路。峯云。恁麼則闍梨委了也。僧云。頭上安頭。峯云。自是老僧。不合問闍梨。僧云。借問又何妨。峯云。我這裏不曾被人亂說道理。出去。

佛果拈云。作家宗師。高提祖印。獨據囊中。具大慈悲。放一線道。且容你出一口氣。若也把定要津。直下似平田淺草。戴角底大蟲。有什麼近傍處。諸人要會麼。一句截流。萬機寢削。

正覺云。寶峰貴物作賤賣。這僧弄物不知名。當時若也深辨來端。便見首正尾正。待伊道。我這裏不曾被人亂說道理。只消應一聲喏。好个戴角大蟲佛海云。呼來也



在我。遣去也在我。呼來也一路接引。共相委知。遣去也語脉牽連。亂說道理。寶峰道。自是老僧。不合問閻梨。誰為者僧。別一轉語。

舉有僧。從岩頭來寶峯。峯見。豎起拂子云。落在此機底人。未具眼在。僧擬近前。峯云。恰落在此機。僧回。舉似岩頭。頭云。我當時若見。奪却拂子。看他作麼生。峯聞此語云。我豎拂子。從伊奪。總不將物。又作麼生。岩頭聞舉云。無星秤子。有什麼辨處。

佛果拈云。寶峯布縵天網。打衝浪錦鱗。垂萬里鈎。駐千里烏騅。這僧出寶峯繾繾不得。則故是。至如岩頭具頂門眼。有肘下符。及至勘證將來。也只得平出。且畢竟。落在什麼處。个中端的事。獨許作家知。

正覺云。只如寶峯道。我舉拂子。從伊奪。總不將物。又作麼生。正好奪取。何故。恰落在此機。會麼。無星秤子兩頭掀。

佛海云。擬開口。落在此機。不開口。亦落在此機。豈獨這僧出不得。岩頭大師。也出不得。便是無星秤子。亦出不得。乃豎起拂子云。具眼者辨取。

舉寶峯問岩頭。與麼與麼。作麼生會。頭云。不與麼不與麼。又作麼生會。峯云。是平實語。頭云。腰帶無鈎結。峯云。作麼生。頭云。上腰不得。峯云。是平實語。

佛果拈云。識機宜。別休咎。把斷世界。不漏絲毫。到綿密處。却許寶峯具一隻眼。其奈未知有向上一竅。只如腰帶無鈎結。上腰不得。故知是平實語。恁麼恁麼。不恁麼不恁麼。為何也是平實語去。還會麼。莫恠從前多意氣。他家曾踏上頭關。

正覺云。病我亦成我。庶幾三百篇。

佛海云。海枯終見底。人死不知心。

舉有一念經僧。從寶峯方丈前過。峯云。滿口道盡。只是不具眼。僧以手指峯云。道道。峯却掌身邊沙彌云。眼在什麼處。僧翹起一足云。與麼。峯云。長江下釣。無餌也淪。僧喝云。這老和尚。無故塗糊人。峯云。咬人師子。不露爪牙。僧便作咬勢。峯云。大裁帽子別處戴。

佛果拈云。大凡宗師。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。寶峯既用此機。這僧是个金毛。善能哮吼。埃拶往復。

未分勝負。却是身邊沙彌。獲得一籌。既是滿口道盡。若解轉身。即見汗馬功高。且道畢竟如何。三點如流水。曲似刈禾鎌。

正覺云。這僧不唯念經。亦能華梵翻對。寶峯無風起浪。轉見山高水高。雖然酬酢分明。可惜沙彌一掌。何故。鶉鳩樹頭鳴。意在麻子地。

佛海云。阿呵呵。且道。笑个什麼。好个咬人師子。翻成逐塊韓獪。

舉德山和尚。有僧近前。作相撲勢。山云。恁麼無禮。合喫山僧手裏棒。僧拂袖便出。山云。饒汝如是。也只得一半。僧轉身便喝。山便打云。須是我打你始得。僧

云。諸方有明眼人在。山云。天然有眼。僧擘開眼云。猫。便出去。山云。黃河三千年一度清。

佛果拈云。俊哉衲子。德山老漢。尋常據一條白棒。佛來也打。爭奈打這僧不著。何故。為他過了機關外。透出羅籠表。祖域駟馳天馬子。神通妙用得縱橫。三千年度誠希有。九曲黃河徹底清。

正覺云。德山這回。打著一箇無禮漢。

佛海云。據一條白棒。三十年。未曾打得个獨脫底。德山徒有此語。今日撞著个無禮漢。也未得个一半。為什麼放過伊。

舉僧問鏡清。一等明機双扣。為什麼却遭違貶。清云。打水魚頭痛。驚林鳥散忙。

。

佛果拈云。水流濕。火就燥。一合相不可得。

正覺云。一朝權在手。

佛海云。若不是鏡清。未免撈弓摸箭。

舉僧問鏡清。聲前絕妙。請師指歸。清云。許由不洗耳。僧云。為什麼如此。清云。猶繫脚在。僧云。某甲只如此。師意又如何。清云。無端夜來鴈。驚起後池秋。

佛果拈云。這得持聾詐啞。鏡清見兔放鷹。聲前獨露全機。未免承虛接響。且道鏡清端的。畢竟落在什麼處。出身猶可易。脫體道應難。

正覺云。飄風揚塵。落花流水。聲前絕妙。無處著觜。驚起後池秋。許由不洗耳。容兒好西施。開唇不露齒。

佛海云。纔有所重。便成窠臼。這僧向聲色窠子裏作主宰。帶累鏡清。也跳不出。

。

舉僧問鏡清。學人未達其源。乞師方便。清云。是什麼源。僧云。其源。

佛果著一喝。

清云。若是其源。爭受方便。

佛果云。可惜放過。

僧禮拜出去。侍者云。和尚適來成褫伊。清云無。者云。無成褫伊。清云無。者云。未審和尚尊意如何。

佛果著一喝。

清云。一點水墨。兩處成龍。

佛果云。可惜放過。

佛果復拈云。鏡清機如掣電。眼似流星。一切世界。悉皆成就。要且只解委曲。不解直截。還委悉麼。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正覺云。鏡清徐行欵步。有意氣時添意氣。佛果忍俊不禁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咄。可惜放過。

佛海云。這僧曾不[爪\*鬢]霧拏雲。頭角潛露。鏡清亦不轟雷掣電。牙爪暗開。點檢將來。却得侍者致力。

舉鏡清一日。自於僧堂前。打鍾子云。玄沙道底。玄沙道底。有僧出云。未審玄沙道什麼。清畫一圓相。僧云。若不久參。焉知端的。清云。失錢遭罪。雪竇云。泊被打破蔡州。

佛果拈云。爛泥裏有刺正覺云。鏡清因風吹火。雪竇路見不平。佛果為蛇畫足。文過飾非。

佛海云。鏡水湖心拋一餌。錦鱗躍浪上鈎來。幾乎掣斷竿頭線。引得傍觀下釣臺。

舉杉洋和尚問僧。什麼處來。僧云。江西來。洋豎起痒和子云。江西還有這個麼。僧托膝閉目。洋云。東家廝兒。却向西家使喚。僧云。有口不煩賓主說。洋云。適來患聾。如今患啞。僧云。買鐵得金。一場富貴。洋云。客作無功。未免逃避。僧便行。洋云。自累猶可。莫累老僧。僧却回禮拜。洋云。若不恁麼。已後喪我兒孫。

佛果拈云。有頭無尾。亦不得。有尾無頭。亦不得。須是頭尾相稱始得。這僧既善折旋。杉洋亦解俯仰。所謂動絃別曲。告往知來。且道他得個什麼便恁麼。別寶須還碧眼胡。

正覺云。作業相似箕箒傳家。末後兒孫不喪。也知繩上去蛇。錯。

佛海云。住則錐子錐之。去則鈎子鈎之。且道。這僧皮下。還有血麼。

舉棹樹去參定山。便問。不落數量。請師道。

佛果著語云。刺腦入膠盆。

山提起數珠云。是落不落。佛果著語云。鈎頭有餌。

樹云。圓珠三竅人人有。請師圓前話。

佛果著語云。一鈎便上。

山便打。

佛果著語云。不惜眉毛。

樹便走。佛果著語云。渾崙吞个棗。

山云。三十年後。槌曾大哭在。

佛果著語云。據款結案。

樹後開堂。示眾云。老僧三十年前。被定山老瞞我一上。不同小小。

佛果著語云。知恩方解報恩。

佛果復拈云。雖然已是賊過後張弓。今日忽有人。問蔣山。不落數量。請師道。劈脊便棒。且道還有為人處也無。

正覺云。三十年前。被定山謾。三十年後。前話已圓。落與不落。數量歷然。會麼。

佛海云。三十年前錯分付。三十年後錯承當。即不無定山樺樹。乃豎起拂子云。且道。數量還該得這個麼。莫道瞞你。

舉公期和尚。因往羅漢。路逢一騎牛翁子。期問羅漢路。向什麼處去。翁拍牛云。道道。期喝云。這畜生。翁子云。羅漢路向什麼處去。期却拍牛云。道道。翁云。直饒與麼。猶少蹄角在。期便打。翁子便拍牛走。

佛果拈云。雲從龍。風從虎。公期和尚。向草窟裏。撞著个聲頭。也會雙收。也會雙放。也會雙暗。也會雙明。也解同死。也解同生。雖然如是。子細點檢將來。只在半途。且道什麼處是半途處。試卜度看。

正覺云。當面中鎗猶自可。暗中著箭苦猶深。

佛海云。你儂我儂。狹路相逢。尋常蹄角。互換機鋒。拍牛歸去。不見其蹤。儻非羅漢老兒。定是草裏大蟲。

舉僧問魯祖。如何是雙林樹。祖云。有相身中無相身。僧云。如何是無相身。祖云。金香爐下鐵崑崙。

佛果拈云。還委悉麼。蚊子上鐵牛。無你下觜處。

正覺云。有相身中無相身。金香爐下鐵崑崙。雙林別後無消息。滿路風塵來往人。

佛海云。魯祖答這兩轉語。有權有實。有照有用。透得過者。面目現在。若透未過。山僧不惜眉毛。重下个注脚。有相身中無相身。金香爐下鐵崑崙。

舉金峯和尚上堂云。我若舉來。又恐遭人唇吻。如不舉來。又乃遭人恠笑。於其中間。如何即是。有僧纔出。峯便歸方丈。

至晚。有僧。請益云。和尚今日垂語。有僧出問。為什麼不答。峯云。大似失錢遭罪。

佛果拈云。宗師家。眼觀東南。意在西北。向桑樹上下箭。直得柳樹汁出。也未是分外。這僧既傷鋒犯手。及至對眾拈出。依前又被他和座掇却。敢問大眾。什麼處是。金峯失錢遭罪處。無孔鐵槌當面擲正覺云。失錢遭罪。自首猶輕。知而故犯。罪加一等佛海云。這老漢。與麼賣弄。且無朕跡。末後被人一挨。便乃縫罅離披。

舉金峯問僧甚處來。僧云。東國來。峯云。作麼生過得金峯關。僧云。行止分明。峯云。試呈似金峯看。僧展兩手。峯云。金峯關。從來無人過得。僧云。和尚過得麼。峯云。波斯喫胡椒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有透關眼。未具透關機。金峯善能據虎頭。亦解收虎尾。大眾還知他落處麼。一言無向背。末後最慇懃。

正覺云。金峯關。要無私。這僧空身透漏。未一免筍佛海云。這僧既呈公驗。行止分明。因甚過金峯關不得。不能掉臂騰騰去。被他家下一錐。

舉有僧。辭金峯。峯云。何處去。僧云。不敢妄通消息。峯云。若到諸方。切忌說著金峯為人處。僧云。已領尊旨。峯云。忽有人問你。作麼生道。僧提起袈裟角。峯云。捷弱於閻梨。

佛果拈云。金峯為人處。水洒不著。風吹不入。諸天捧花無路。魔外潛覷不見。這僧雖則有个趣向。下梢頭。不免妄通消息。致金峯老漢依舊與他折倒。諸人還知落處麼。真玉泥中異。不撥萬機塵。

正覺云。若說金峯為人處。莫道這僧。直饒金峯。也無話會底分。雖然如此。爭奈已播諸方。何故。路上行人口似碑。

佛海云。能謹初中。不能護末。只為忍俊不禁。又成妄通消息。

舉金峯問僧。姓什麼。僧云姓何。峯云。至竟不脫俗。僧云。因師致得。峯云。若恁麼。過在金峯。僧云不敢。峯云。酌然。金峯有過。

佛果拈云。時人鬪勝。金峯鬪劣。時人占剛。金峯占弱。且道。落在什麼處。得饒人處且饒人。

正覺云。山僧則不然。何也。金峯打草驚蛇。

佛海云。金峯。眼觀東南。意在西北。這僧。心不負人。面無慚色。

舉有韶禪客。來參金峯。峯云。什麼處來。韶云。泉州來。峯云。彼中物色。如何貴賤。韶云。與此間相似。峯云。喚此間。作泉州得麼。韶云。某甲今日結舌有分。峯云。金峯[妳-女+口]。韶云。要且貴賤有殊。峯云。還我此間相似底來。韶近前良久。峯云。恰似結舌。韶云。和尚作麼生。峯云。早來曾說了也。韶云。某甲為什麼記不得。峯云。你自患聾啞。不可恠金峯。韶無語。峯云。你只是个。踏州縣漢。

佛果拈云。行玄路。遊鳥道。直得如金鎖連環。相續不斷。始解相應。韶禪客既入金峯窠窟。最初却也緜密。及至下梢。忘前失後。帶累他主人。拖泥涉水。豈不見道。工夫不到不方圓。言語不通非眷屬。

正覺云。金峯趁狗逼牆。佛果虛空架網。

佛海云。三步四步趁不及。七步八步行有餘。縱饒金鎖連環。何似利刀剪却。這踏州縣漢。不語較些子。

舉有僧。來參金峯。方放拜起。峯云。我有一則因緣。舉似你。第一不得錯會。僧云。請和尚舉。峯豎起拂子。僧作聽勢。峯云。早錯了也。僧以目視東西。便出去。峯云。雪上更加霜。

佛果拈云。金峯起模畫樣。這僧好肉剝瘡。不唯雪上加霜。未免將錯就錯。山僧亦有一則因緣。只是不舉向諸人。何故。六耳不同謀。

正覺云。這僧被問。水到渠成。雪上加霜。金峯自領。何故。不見道。語是心苗。

佛海云。金峯錯舉。這僧錯聽。兩家收拾歸來。也是將錯就錯。

舉金峯和尚。有僧到來。峯以手指僧。復自指云。楊廣失駱駝。僧便出去。峯云。今古亦然。僧回禮拜。峯云。適來事作麼生。僧云。終不錯舉。峯云。不錯舉底事。作麼生。僧以手持峯。復自指。峯云。曾見先師來麼。僧云。向什麼處見。峯云。喫粥飯處見。僧遶禪床一匝。峯閉却方丈門。

佛果拈云。東勝身洲唱歌。南瞻部洲作舞。西瞿耶尼拍彈。北鬱單越打鼓。好一場曲調。因什麼如此。只為曾見先師來。

正覺云。傾蓋相投。真機互換。莫恠一家生活。從來苗裔分明。只如這僧。遶禪床。則可知。金峯閉門。是何相待。會麼。家無常禮。

佛海云。一人探竿在手。一人影草隨身。不惟同條生。亦乃同條死。且作麼生辨得。他見先師來。開眼也著。合眼也著。

舉金峯和尚。有僧纔入方丈。峯便打。僧云。是是。峯又打。僧云。不是不是。峯作禮拜勢。僧作托勢。峯云。老僧眼暗。闍梨耳背。僧云。將飯餒魚。還須剋己。峯云。施食得長壽報。僧云。和尚年多少。峯云。不落數量。僧云。長壽者誰。峯云。金峯。僧云。果然眼昏。峯云。是是。

佛果拈云。以格外機。施格外用。旗幡交錯。馬步相參。大戰一場。直得桑樹上著箭。柳樹上汁出。雖然出草入草。要且不分勝負。還委悉麼。互換之機。子細看。

正覺云。善惡若無報。乾坤必有私。

佛海云。二人相見。也好將一條匾擔。作一擔擔。還須彌山。百千萬匝。也無些子偏枯。何故。眼暗耳聾。病痛攸同。

舉金峯一日。見駢道者來。擎起經。作攬衣勢。以目視之。

佛果著語云。三竅俱明。

駢提坐具。以目視金峯。

佛果著語云。兩頭坐斷。

峯云。一切人道。你會禪。

佛果著語云。搽糊也。

駢云。和尚作麼生。

佛果著語云。推過又爭得。

峯笑云。草賊大敗。

佛果著語云。果然。

佛果復拈云。金峯錦上鋪花。駢道者鋪花錦上。要且礙却當頭事。當時若是个漢。待他提起經來。但向他道。是什麼。古往今來為榜樣。龍宮海藏一時詮。

正覺云。臨機設變。固許金峯老人。早豎降旗。未甘駢道者在。何故。濕帟裏裹个大虫。

佛海云。龍起滄海。虎出林端。直下來也。急著眼看。

舉僧問金峯。不落聖凡機。請師別道。峯云。金峯眼不小。僧云。恁麼則一撥良琴。頓清君主也。峯云。別道又爭得。僧云。為物之言。又作麼生。峯云。頓清君主。僧云。不是金峯也大難。峯云。良籌漢席周下還輸。僧云。若不承言。恐遭惑亂。峯云。承什麼言。僧云。何煩再舉。峯云。啞子趨舡。頑聾多少。

佛果拈云。放去收來。似斷而復續。攙旗奪鼓。如卷而復舒。雖然覲面相呈。要且二俱失利。且道什麼處是。他失利處。

正覺云。金峯別道。殊途同歸。這僧承言。恭而無禮。雖則頓清君主。還遭惑亂頑聾。佛果云。雖然覲面相呈。要且二俱失利。且道什麼處是失利處。金峯跟忒大。

佛海云。這僧有不落聖凡底機。不是金峯具不落聖凡底眼。往往被這啞子惑亂去。

舉金峯一日。見僧掃地。峯問。作什麼。僧豎起掃帚。峯云。猶有這個在。僧云。和尚適來。見個什麼。峯乃拈起拄杖。

佛果拈云。大小金峯。猶作這個去就。當時待伊道。和尚見個什麼。劈脊便棒。何故。殺人須見血。為人須為徹。

正覺云。這僧掃帚。金峯拄杖。影草探竿。敲空作響。猶有這個。在乙詰希。

佛海云。見之不取。思之千里。等是覲露風規。可惜放過一著。

舉金峯一日。見僧來。便起身立。僧便出去。峯云。恰共昨日僧見解不別。僧却回云。昨日僧道什麼。峯云。恰恁麼問。僧云。知道金峯有眼。峯云。金峯且致。你今日何處喫飯。僧云。通著即不中。峯云。與麼則無來處也。僧云。老婆心。堪作什麼。峯云。金峯問僧。不曾弱他。就中闍梨無話處。僧云。豈是分外。峯云。小慈妨大慈。

佛果拈云。鈎頭香餌。放去收來。衝浪錦鱗。搖鬚振鬣。雖金峯不曾弱他。奈這僧承機自弱。還會麼。小慈妨大慈。

正覺云。既知是小慈妨大慈。因什麼。放過到這田地。只為昨日今朝事不同。

佛海云。嘗聞金峯關。從來少人過得。這僧上門上戶。葛將來。攔截不住。且道。過得關也未。

舉金峯和尚。見僧來。乃舉起手云。此是大人分上事。你試通個消息看。僧云。某甲不欲瞞和尚。峯云。知孝養人。也還希有。僧云。莫是大人分上事麼。峯云。老僧不欲瞞闍梨。僧云。到這裏。也不易辨白。峯云。酌然酌然。僧禮拜。峯云。發足何處。僧云。只這裏。峯云。不唯自瞞。兼瞞老僧。

佛果拈云。宗師家。敲唱俱行。權實並照。二俱作家。

彼此不欲相瞞。遂成孝養。作大人相。既是如此。金峯下梢頭。為什麼。却不放過。還委悉麼。若不酬價。爭辨真偽。

正覺云。這僧雖瞞金峯。也是實語。當懺悔。

佛海云。金峯一舉手。三賢膽喪。十聖魂驚。因甚兩回三度。互相熱瞞。不見道。此是大人分上事。

舉金峯示眾云。事存函蓋合。理應箭鋒拄。還有人道得麼。若有人道得。金峯分半院與他住。時有僧。出禮拜。峯云。相見易得好。共住難為人。便下座。

佛果拈云。大小大金峯。龍頭蛇尾。若是蔣山則不然。若有人道得。山僧便分半院。與伊住。忽有个出來禮拜。只向他道。上天同歸霄漢。入地共返黃泉正覺云。尋常多謂。這僧貪程太速。金峯前言不副後語。要且不然。何故。不見道。事存函蓋合。理應箭鋒拄。

佛海云。金峯祇有受璧之心。且無割城之意。蔣山不然。事存函蓋合。理應箭鋒拄。若人道得。兩手分付。若有僧出來。只向他道。雪後始知松栢操。事難方見丈夫心。

舉金峯一日。拈起枕头云。一切人。喚作枕头。金峯道不是。僧云。未審。和尚喚作什麼。峯拈起枕头。僧云。與麼則依而行之也。峯云。你喚作什麼。僧云枕头。峯云。落在金峯窠裏。

佛果拈云。渾崙無縫罅。綿密不通風。畫也畫不成。捏也捏不就。喚作枕头。故是落在金峯窠裏。直饒不喚作枕头。也不免。落在金峯窠裏。且作麼生。出得金峯窠窟。識取鈎頭意。莫認定盤星。

正覺云。金峯窠裏絕諍訛。枕头拈來會也麼。迴鴈一聲春夢斷。始知身世悟南柯。

佛海云。渾崙拈起好風規。石火明明已較遲。不落金峯窠窟裏。會須赤手討便宜。

舉僧問金峯。如何是金峯正主。峯云。此去鎮縣不遙。闍梨莫造次。僧云。何不道。峯云。你口是礮盤。

佛果拈云。金峯孤風凜凜。這僧敢捋虎鬚。雖然千里折衝。要且猶爭一線。當時待他問。如何是金峯正主。和聲便打。何故。試玉須經火。求珠不離泥。

正覺云。易開終始口。難保歲寒心。

佛海云。這僧何用繁詞。只向金峯初答處。禮一拜。

捋虎鬚。也是分內事。

舉僧問金峯。金杯滿酌時如何。峯云。金峯不勝酩酊。

佛果拈云。承言會宗。明機普應。則不無金峯。子細點檢。也大漏逗。若人問蔣山。金杯滿酌時如何。只對他道。山僧自來天誠。

正覺云。面赤不如語直。



佛海云。騎賊馬。趕賊隊。作家金峯。

舉金峯問僧。發足何處。僧云趙州。峯云。趙州法嗣何人。僧云南泉。峯云。你何曾離趙州。僧云。未審和尚尊意如何。峯云。趙州定嗣南泉。其僧至晚。又請益云。今日蒙和尚慈悲。某甲未會。請和尚再指。峯云。若到別處。莫道後語是金峯底。僧云。為什麼如此。峯云。恐辱他趙州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雖從趙州來。當面蹉却趙州機。空使金峯。費許多鉗鎚。要且只與趙州相見。不干這僧事。大眾還知落處麼。分明箭後路。

正覺云。癡漢喫憨拳。

佛海云。波斯入鬧市。

舉金峯和尚。一日有僧。來問訊。峯把住云。輒不得向人道。我有一則因緣。舉向你。僧作聽勢。峯打一掌。僧云。為什麼打某甲。峯云。我要這話行。

佛果拈云。[感\*鳥][感\*鳥]鳥立枯池。魚從脚下過。[感\*鳥][感\*鳥]總不知。且道落在什麼處。六耳不同謀。

正覺云。莫把金針度與人。

佛海云。金峯活剝生吞。當初使這僧。眼裏有筋。未必肯吞聲飲氣。

舉僧問金峯。是身無知。如土木瓦礫。此意如何。峯下禪床。把僧耳朵扭。僧作痛聲。峯云。今日始捉著个無知漢。僧禮拜。出去。峯召云。闍梨。僧回首。峯云。若到僧堂裏。不得舉著。僧云。何故如此。峯云。大有人笑。金峯老婆心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拋磚引玉。金峯入草尋人。雖然末後慙懃。其奈畫蛇安足。若是山僧。待伊問是身無知。如土木瓦礫。此意如何。則當曾毒與一拳。聽他自知落處。

正覺云。這二老宿。元來錯會話端。何故。殊不知這僧。正是个知痛痒底。土木偶。

佛海云。是身土木無知漢。忍痛聲中一皺眉。好是南山射石虎。假饒沒羽亦徒為。

舉金峯一日。於僧堂喫餅次。自拈一枚餅。從上板頭轉一匝。大眾見一時合掌。峯云。假饒你十分起手。也只得一半。至晚有僧。請益云。今日行餅。見僧合掌。和尚道。假饒十分起手。也只得一半。請和尚全道。峯作拈餅勢。復云。會麼。僧云不會。峯云。金峯也只得一半。

佛果拈云。金峯老。作神通遊戲。不妨殊有可觀。及至這僧請益。直得分踈不下。却成蝦跳去。還委悉麼。藤纏胡盧猶自可。却被胡盧倒纏藤。

正覺云。金峯胡餅。只許一半。若要完全。後五日看佛海云。會得只一半。不會却完全。

舉僧問金峯。千峯萬峯。那個是金峯。峯以手斫額。

佛果拈云。大眾還會麼。魚龍穴下盤根闊。日月輪邊氣象深。

正覺云。大小金峯。不識人調戲。

佛海云。金峯面目見前。爭奈死而不吊。

舉金峯問僧。你還知金峯一句子麼。僧云。知來久矣。峯云。作麼生。僧便喝云。金峯一句子。今日百雜碎。峯云。稍曾問人。就中闍梨。門風峭峻。僧云。不可須要人點檢。峯云。真鍮不博金。

佛果拈云。金峯拖泥。這僧涉水。雖然末後慇懃。爭奈當頭蹉過。

正覺云。墮也墮也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打頭放過。末後慇懃。本分參學。但與麼驅將去。說甚金峯一句子。雖然美玉須經火。

舉金峯問僧。甚處來。僧近前良久。峯云。闍梨參見什麼人來。僧云。參什麼椀。峯云。金峯有過。僧云。是是。峯良久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良久。闍室藏燈。金峯良久。燈藏暗室。雖然得人一牛。還人一馬則故是。要且明頭雖合。暗頭處尚未廝當。畢竟如何。壺中別是一乾坤正覺云。會麼。是則玉石區分。若也不是。玉石俱焚佛海云。金峯與這僧相見。譬如青天。油然而雲。沛然而雨。高下沾足。金峯良久。與這僧良久。如何。休更問歸路。只此是蓬萊。

舉金峯和尚。有僧到來。方擬相看。峯云。不用通時暄。第一句。道將來。僧云。孟春猶寒。伏惟和尚。尊候萬福。峯云。猶有這個在。僧云。不可須要人點檢。峯云誰。僧以手指自身。峯云。不妨遭人點檢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雖善別風雲。爭奈金峯攬旗奪鼓。還委悉麼。不見道。他參活句。不參死句。

正覺云。不可是第一句。

佛海云。道得未免遭人點檢。道不得。亦未免遭人點檢。自指身來是阿誰。臥龍未有轉身時。

舉僧問鳳凰和尚。坐斷毗盧頂。不稟釋迦文。未審此人。與什麼人為侶。鳳云。一筆勾下。僧云。恁麼則罕遇知音。鳳云。且子細看。僧云。若然者。禮拜去也。鳳云。更待何時。

佛果拈云。宗師眼目。須至恁麼。如明鏡當臺。明珠在掌。放去收來。更無透漏。且道。他得個什麼。還委悉麼。出頭天外看。誰是個中人。

正覺云。爭之不足。讓之有餘。

佛海云。者僧問頭。雖則撮顛拗。不消一筆勾下四字。別有妙用神通。一點入作不得。何故。他家曾踏上頭關。

舉僧問臥龍。去却僕從。便請相見。龍云。眨上眉毛看。

僧云。不與麼時如何。龍云。山北去也。

佛果拈云。擊石火中。閃電光裏。有權有實。有卷有舒。不妨俊快。要且黏皮著骨右。若是蔣山則不然。忽有人問。去却僕從。請師相見。只向道。喫茶去。

正覺云。直待雨淋頭。

佛海云。來時利牙爪可怖。去時疾走無邊方。

舉僧問巖頭。路逢猛虎時如何。頭云拶。

佛果拈云。天無四壁。地絕八維。直得萬箭攢心。千鎗著體。也敵他這一機不得。還委悉麼。六六元來三十六。

正覺云。大小大佛果。元來錯下筭子。

佛海云。若教頻下淚。滄海也須乾。

舉僧問巖頭。利劍斬天下。誰是當頭者。頭云。暗。僧擬進語。頭云。鈍漢。

佛果拈云。是則是。个活人劍。要且無摸[打-丁+索]處。若是蔣山則不然。忽有人問。利劍斬天下。誰是當頭者。只對他道。歸依佛法僧。

正覺云。佛果道。活人劍。無摸[打-丁+索]處。爭奈把劍人何佛海云。這僧將一口劍。擬取天下人頭。到巖頭面前。何故先折。一箇起惡心者。返受其殃。

舉巖頭和尚。三聖來參。頭云。不用展炊單。這裏無殘羹餽飯。聖云。設有。向什麼處著。頭便打。聖接住棒。堆放床上。頭撫掌一下。聖將坐具盖却頭。哭蒼天出去。

佛果拈云。二俱勝捷。盖各各善奪鼓攬旗。二俱失利。彼此傷鋒犯手。大似把手上高山。未免傍觀者哂。敢問大眾。誰是傍觀者。

正覺云。國士遇我。國士報之奇。

佛海云。智鬪智。勇鬪勇。拳對拳。踢對踢。且道是誰家風月。嚇倒東村李大翁。

舉僧問香巖和尚。如何是道。巖云。枯木裏龍吟。僧云不會。巖云。髑髏裏眼睛。

僧又問石霜。如何是枯木裏龍吟。霜云。猶帶喜在。僧云。如何是髑髏裏眼睛。霜云。

猶帶識在。

僧舉問曹山。山乃有頌。枯木龍吟真見道。髑髏無識眼初明。喜識盡時消息盡。當仁那辨濁中清。僧再問。如何是枯木裏龍吟。山云。血脉不斷。僧云。如何是髑髏裏眼睛。山云。乾不盡。

佛果拈云。念不異。心不差。圓融五位君臣。跳過無為三毒。便可以向枯木上生花。寒巖中吹律。看他三箇老宿。一人透語滲漏。一人透情滲漏。一人透見滲漏。若

善參詳。便可玄關獨步。還委悉麼。莫守寒巖異草青。坐却白雲宗不妙。

正覺云。會麼。香巖採花。石霜造蜜。曹山煎湯。且道知甜底是誰。

佛海云。工夫不到不方圓。言語不親非眷屬。古人行到這裏。說到這裏。更不移易一絲頭。點檢將來。

一人從玄途建立。一人於鳥道掃除。不得曹山。泊合血脉俱斷。更一人。不動神色。袖手傍觀。若人辨得。透得此公案。

舉有一老宿。到臨濟處。濟見來。便喝。宿云。兩重公案。濟云。過在什麼處。宿云。這野狐精。濟便休去。

佛果著語。賺殺一缸人。

宿近前。提起坐具云。展即是。不展即是。濟便喝。宿便展坐具。濟云。這賊。宿便收坐具。拂袖而出。濟云。莫道無事好。

佛果著語云。勘破了也。

濟回頭見首座。乃問。你道。適來有過無過。座云有過。濟云。寶家有過。主家有過。座云。二俱有過。濟云。過在什麼處。座拂袖便去。濟云。莫道無事好。

佛果著語云。勘破了也。

後有僧。舉似南泉。未審此三人。意旨如何。泉云。大似官馬相踏。

佛果著語云。勘破了也。

佛果復拈云。大凡宗師。須是具金剛正眼。方能施呈這般作略。只如山僧下三个勘破。若欲洞明臨濟正眼。流通大教。應須構取。苟或未然。莫道無事好。

正覺云。勘破了也。

佛海云。臨濟尋常。向石火電光中。打風打雨。今日這老宿。前能作主。後慣為賓。進退合儀。機用混合。

只得和首座。一時放過。到王老師面前。只成官馬相踏。

舉佛日和尚到徑山。山云。承聞長老。獨處一方。何故。

再遊峯頂。日云。朗月當空掛。冰霜不自寒。山云。莫便是長老家風麼。日云。峭峙萬重山。此中含寶月。山云。此猶是文言。長老家風。又作麼生。日云。賴遇佛日。日却問徑山。隱密全該。時人知有。道不得。大省無辜。時人知有。道得。離此二途。猶是時人昇降處。未審長老自道親道如何道。山云。我家道處無可道。日云。如來路上無私曲。更請玄音和一聲。山云。任你二輪更互照。碧霄雲外不相干。日云。為報白頭無限眾。此回年少莫歸鄉。山云。老少同倫無向背。一家玄路不參差。日云。一言定天下。四句為誰留。山云。汝言有三四。我道其中一也無。日便禮拜。山乃有頌。東西尚不顧。南北與誰鄰。汝言有三四。我道其中一也無。

佛果拈云。具超宗越格眼。有逸羣過量機。驀路相逢。不妨奇特。看他主家勘賓。直得玉轉珠回。寶家驗主。直得斗轉星移。雖然異派各宗。及至契證將來。如理如

事。還知這兩尊宿落處麼。閻裏抽橫骨。明中坐舌頭。

正覺云。入鳥不亂行。入獸不亂群。始解到他隱密處。然後可以搖乾蕩坤。回天轉地。看這二老宿。向無可道處道取。不妨隱密全該。直得老少同倫。一家玄路。東西不顧。南北誰鄰。絕纖毫墮負。具定天下底眼。始解把手共行。還辨得他端倪麼。其中一也無。擬議涉程途。覽盡瀟湘景。和舡入畫圖。

佛海云。佛日朗月當空。徑山碧霄雲外。佛日白頭年少。徑山老少同倫。佛日一言有三四。徑山其中一也無。纔涉升降。二途總被渾崙吞却。雖然若不閉城壁。其鋒不可當。

舉佛日離雲居到夾山。維那云。此間不著後生僧。日云。某甲特來。禮拜和尚。不是寄宿。維那乃白堂頭云。有一後生。要見和尚。山云。教伊上來。日纔到塔下。山便問。什麼處來。日云。雲居來。山云。即今在什麼處。日云。在夾山頂[寧\*頁]上。山云。老僧行年在坎。五鬼臨身。日擬上塔。山云。三道寶塔。汝從那道而上。日云。三道寶塔。曲為今時。向上一路。請師直指。山便揖。日便上。山云。與什麼人同行。日云。木上座。山云。何不來看老僧。日云。和尚看他有分。山云。在什麼處。日便作卓拄杖勢。山云。莫從天台得麼。日云。非五嶽之所生。山云。莫從須彌得麼。日云。月宮亦不遊。山云。莫從人得麼。日云。自己尚似生冤家。豈況從人得。山云。冷灰裏一粒豆爆。山却云。侍者喚維那。明窻下安排。

佛果拈云。大小大夾山。牙如劍樹。口似血盆。却被後生僧。熱瞞一上。便乃高豎降旗。

來日夾山入堂。問。昨日新到。在什麼處。日出應喏。山云。子未到雲居前。在什麼處。日云。天台國清寺。山云。我聞天台有潺潺之水。淥淥之波。謝子遠來。子意如何。日云。久居岩谷。不挂松蘿。山云。此猶是春意。秋意又作麼生。日良久。山云。看君只是撐舡客。終歸不是弄潮人。日便休去。

佛果復拈云。賴有此爾。若不如此。何處有夾山也。還知他落處麼。某逢敵手難藏倖。詩到重吟始見功。

正覺云。撥草瞻風。要鑒冰雪底眼。入廬垂手。須全縱奪之機。傾蓋相投。音容閑暇。二老宿得之多矣。只如褒貶酬酢處。初向明窻下安排則且置。末後道。不是弄潮人。佛日休去。且道。他甘與不甘。試斷看。

佛海云。無舉鼎拔山力。安能策萬里烏騅。無回天轉地機。安能御垂天雲翼。夾山門牆。如山之嶮。似海之深。佛日到未升塔。已遭勘辨。觀其龍驤虎驟。玉轉珠回。有始有終。無得無失。末後隨語生解者。便道。不得春風花不開。花開又被風吹落。敢問。佛日休去。又作麼生。

舉夾山一日普請次。維那命佛日。送茶。日云。某甲只為佛法來。不為送茶來。那云。和尚令請上座。日云。和尚即得。日乃將茶。去作務處。見夾山。遂撼茶椀作

聲。

夾山不顧。日云。釃茶三五椀。意在鑊頭邊。山云。瓶有傾茶勢。籃中幾個甌。日云。瓶有傾茶勢。籃中無一甌。

便傾茶。大眾俱以目視之。日云。大眾鶴望。乞師一言。山云。路逢死蛇莫打殺。無底籃子盛將歸。日云。手執夜明符。幾個知天曉。山召大眾云。已有人也。歸去來。乃住普請。

佛果拈云。為佛法。究自己。須如佛日。據祖位。振宏綱。要似夾山。明窻下。拄杖頭。深山裏。鑊頭邊。豈不是龍象蹴踏。奇特大事耶。還知落處麼。他家自有青山在。

正覺云。會麼。不見道。義重清茶也醉人。只是普請不了。

佛海云。不為送茶來。為佛法來。何得狼籍太甚。遂使摘茶。翻成不了。還見結角羅紋。箭鋒相直麼。萬人齊指處。一鴈落長空。

舉米胡和尚。有僧來參。路逢婆子。僧問婆。有眷屬麼。婆云。有。僧云。在什麼處。婆云。山河大地。若草若木。皆是我眷屬。僧云。婆莫曾作師姑來麼。婆云。你見個什麼。僧云俗人。婆云。你不是僧耶。僧云。婆莫混濫佛法好。婆云。我不混濫佛法。僧云。你恁麼。豈不是混濫。婆云。你是男。我是女。豈是混濫。

佛果拈云。這婆子是則是。參見米胡來。要且只參得乾剝剝地。蘿蔔頭禪。也解甄別與奪。要且前不搆村。後不迭店。這僧若是個人。亦不放過。且道如何。一條白棒佛來打。更有行人在上頭。

正覺云。米胡閉門造車。婆子出門合轍。雖然眷屬和同。却被這僧點檢。點檢個什麼。僧俗女男無混濫。言中有響得人疑。

佛海云。米胡門下老婆禪。泊合分疎不下。他道山河大地。若草若木。盡是我眷屬。好與便喝。拂袖前去。剪斷葛藤猶可可。庶教知有頂門機。

舉僧問米胡。自古上賢。還達真正理麼。胡云。達。僧云。只如真正理。且作麼生達。胡云。當時霍光。賣假銀城與單于。契書是什麼人做。僧云。某甲直得。杜口無言。胡云。平地教人作保。

佛果拈云。米胡大善知識。收放固得自由。要且不能截斷。若是山僧。忽有人問。自古上賢。還達真正理麼。只向他道。用達作什麼。待伊周由者也。劈脊便棒。何故。千金之寶。豈敢虛售。

正覺云。問處翻身弄影。答處把纜放船。米胡四楞著實。這僧杜口無言。若論真正妙理。大煞辜負上賢。何故。遠之遠矣。十萬八千。只如佛果道。用達作什麼。也是河裏攙錢。蹉過了也。

佛海云。只知翻手為雲。覆手為雨。不覺筋骨太露。

舉米胡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藥山來。胡云。藥山近日如何。僧云。大似頑石一般。胡云。得恁麼鄭重。僧云。也無拈掇處。胡云。非但藥山。米胡亦恁麼。僧近前。以目顧視。胡指云。看看。頑石動也。僧便出去。

雪竇拈云。米胡也縱奪可觀。爭奈死而不弔。

佛果拈云。雪竇細處細如米末。冷處冷如冰雪。要且只見錐頭利。若據蔣山見處。只這米胡趁得老鼠。打破油瓮。

正覺云。據這二尊宿拈提。也扶持。也掃蕩。要且未與他米胡出得氣在。且道畢竟如何。瞬息仙衣下九天。

佛海云。好片頑石。米胡三度拈掇。藥山十倍風光。

當初見這僧出去。便歸方丈。不獨坐人舌頭。管取自家清風匝地。

舉僧問米胡。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。胡云。魚隱深潭。必招釣客。僧云。見後如何。胡云。瞥然渾濁水。白鷺卒難尋。

佛果拈云。臨機親切。不無正眼稱提。漏逗葛藤。未有衲僧巴鼻。今夜忽有人問蔣山。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。只對他道。賊不打貧家。見後如何。對他道。賊不打貧家。

正覺云。米胡答話。一箭兩垛。

佛海云。以事形容理。雖親切。猶欠爪絕在。

舉僧問韶國師。名假法假。人空法空。向去諸緣。請師直指。國師云。謝此一問。僧云。不覩王居壯。焉知天子尊。國師云。貪觀天上月。失却手中橈。

佛果拈云。問處七穿八穴。闇負兩重。答來截斷眾流。壁立千仞。且未得直截在。忽有人問蔣山。名假法假。人空法空。向去諸緣。請師直指。只向他道。錦上鋪花數百重。

正覺云。山僧即不然。壁上加泥不校多。

佛海云。天台國師。泊被這僧廝筭。

舉韶國師行脚時。到朱溪。忽聞犬咬靈鼠聲。便問。是什麼聲。溪云。犬咬靈鼠聲。國師云。既是靈鼠。為什麼被犬咬。溪云。咬殺也。國師云。好箇犬。溪便打。國師云。莫打某甲。話在。

佛果拈云。朱溪八面受敵。故宜委曲接人。韶國師一著當機。未免承虛接響。當時待伊道。莫打某甲話在。但向他道。已後須遇人始得。

正覺云。大小佛果。向斧柄上著剛。

佛海云。若不是靈鼠。泊被咬殺。

舉韶國師。到鹿門。門問。近離甚處。師云。谷隱。昨夜在龐居士巖宿。門云。五眼之中。那箇是正眼。師云。久響鹿門。門云。這一片田地。干你甚事。師云。話頭何在。

佛果拈云。韶國師雖具正眼。要且抱鎖擔枷。鹿門雖與這一片田地作主。要且未有分付處在。當時待伊道。話頭何在。向伊道。閻梨夜來。宿不著所在。待伊擬議。劈脊便棒。何故。不風流處也風流。

正覺云。這二老宿。抓處不痒。痒處不抓。

佛海云。識話頭。具正眼。綽綽有餘。因甚却道。這片田地。干你甚事。

舉朱溪和尚問僧。甚處來。僧云。廣南來。溪云。彼中還有奇特尊宿麼。僧云。奇特尊宿。並無人說著。只有一人。大無慚愧。溪云。誰。僧便指溪。溪云。果然無慚愧。僧云。若不是朱溪。時人罔措。溪以手掩鼻。僧近前。溪便打。僧云恰是。溪云。老僧住持事繁。僧拂袖便出去。溪呵呵大笑云。盤陀石上藕。

佛果拈云。當機覷面提。覷面當機疾。這僧却踏著向上關捩。若不是朱溪。爭辨得他來處。大眾還知端的麼。盤陀石上藕。

正覺云。撥草瞻風客。機鋒劈箭來。盤陀石上藕。一夜鐵花開。

佛海云。奇特老尊宿。大無慚愧人。盤陀石上藕。喜見一番新。

舉米倉和尚。問僧。近離甚處。僧云。冀州太湖。倉云。閻梨來時。太湖向你。道什麼。僧云。知道米倉路峻。倉云。到這裏。又作麼生。僧云。不異發足時道路。倉云。閻梨已辜負太湖去在。僧云。某甲亦不肯和尚恁麼道。倉云。來時路峻。如今路平。僧云。不妨和尚此路。倉云。漆桶裏漢。有什麼限。

佛果拈云。言前収。句後放。彼彼相照。一一當機。爭奈只解長生路上行。不解向絕氣息處轉。作麼生道得一句。令不相辜負去。平步上青雲。

正覺云。抱頭摔脚。甚有來由。及乎末後斷交。向漆桶裏折倒。莫恠太湖道底。米倉路峻。

佛海云。太湖門下。米倉面前。恁麼紹續將去。也大難得。只因峻處坦平。遂成漆桶裏漢。

舉平田和尚。見僧來。便打。僧近前。把住拄杖。田云。適來造次。僧奪棒却打田。田云。作家作家。僧禮拜。田近前。作攙勢。僧呵呵大笑。拂袖出去。田云。草賊大敗。

佛果拈云。文來文對。武來武對。拳來拳對。踢來踢對。也不易。輓地大戰一場。爭奈末後。輸他一著。還委悉麼。任大也須從地起。更高爭奈有天何。

正覺云。會麼。任使將軍全得勝。歸時還少去時人佛海云。兩家相見。如火與火。熱性即一。烈焰無殊。

用之則明。藏之即晦。乃豎起拂子云。莫有捋虎鬚。拂袖而去者麼。草賊大敗。

舉西京白馬遁儒和尚。問僧。名什麼。僧云。覓个名不可得。儒云。自是老僧。不識好惡。僧云。幾人到此忙然在。儒云。酌然作家。僧云。須是和尚眼始得。儒云。閻梨底[妳-女+口]。僧便出去。儒召云。閻梨。僧回首。儒云。苦屈之詞。不妨難



吐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却具正眼。不合便回頭。白馬本分鈎錐。卒急實難湊泊。還委悉麼。相罵饒汝接觜。相唾饒汝潑水。

正覺云。這僧幸自高飛遠颺。不受羅籠。及乎喚著回頭。大似猩猩著索醉也。

佛海云。白馬通身是眼。這僧是眼通身。點檢將來。一場好笑。笑个什麼。苦屈之詞。不妨難吐。

舉寶壽和尚。有僧來問訊次。壽云。百千諸聖。盡不出此方丈內。僧云。只如古人道。大千沙界海中漚。未審此方丈。向什麼處著。壽云。千聖現在。僧云。阿誰證明。壽便擲下拂子。僧從東過西立。壽便打。僧云。若不久參。焉知端的。壽云。三十年後。此話大行。

佛果拈云。寶壽向方丈裏。布網張羅。這僧鈎餌邊擊頭帶角。三度衝浪上來。三度被他籠罩。且道他得个什麼。還會麼。重賞之下。必有勇夫。

正覺云。寶壽與麼垂示。正要這僧與麼商量雖解與麼商量。爭奈不合符節。什麼處是。不合符節處。

三十年後。正要人點檢。

佛海云。寶壽善治璠璣。者僧皓玉無玷。如切如磋。如琢如磨。而今此話大行。何待三十年後。

舉西堂和尚。一日普請次。堂垂語云。大眾因果歷然。爭奈何。爭奈何。時有僧出。以手托地。堂云。作什麼。僧云。相救相救。堂云。大眾這個師僧。猶較些子。僧拋下鋤頭。拂袖便走。堂云。師子身中虫。自食師子肉。

佛果拈云。西堂洞明綱要。始終正令全提。這僧異類中行。其奈龍頭蛇尾。敢問大眾。因果歷然。一句作麼生道。是則龍女頓成佛。非則善星生陷墜。

正覺云。風來草動。身行影隨。因果歷然。是人見處。只如這僧與麼果報。向什麼處辨因。若也辨得。歷然可知。其忽未然。爭奈何爭奈何。

佛海云。既吞香餌。旋復脫鈎。然性命。在西堂手裏。

舉仰山和尚。一日有梵僧來。山於地上。畫半月相。僧近前。添作圓相。以脚抹却。山展兩手。僧拂袖便出。

佛果拈云。以膠投漆。將鹽入醬。羽毛相似。體段一般。雖然如是。大小仰山。被个梵僧勘破。

正覺云。頗耐這僧。欺我此土。

佛海云。者僧未離西天時。好與三十棒。既到仰山後。好與三十棒。參學高流。試著眼看。

舉仰山一日。忽見異僧乘虛而至。作禮而立於前。山便問。近離甚處。僧云。早晨離西天。山云。何太遲生。僧云。遊山翫水。山云。神通妙用。即不無闍梨。佛法

須還老僧始得。僧云。特來東土禮文殊。却遇小釋迦。遂出西天貝多葉。與山。作禮。乘雲騰空而去。

佛果拈云。驅耕夫之牛。奪飢人之食。是從上來爪牙。這羅漢。具許多神通妙用。到仰山面前。直得目瞪口呆。何故。鶴有九臯難翥翼。馬無千里謾追風。正覺云。胡磨獼猴入布袋。

佛海云。仰山奪食驅耕手脚。又更點胷。被脚踏虛空漢。只輕輕一杓惡水潑之。便懨懨[怡-台+羅][怡-台+羅]休去。喚他作神通妙用得麼。

舉僧問龍濟和尚。師子返擲時如何。濟云。你還怕文殊麼。僧云。非但文殊。佛來亦不顧。濟云。爭奈被文殊騎何。僧云。文殊騎者。不是師子。濟云。返擲事作麼生。僧云。應用無虧。濟云。正是文殊騎師子。

佛果拈云。言出如箭。斜不可發。入耳無根。深不可拔。這僧向龍濟明眼宗師前。句裏呈機。及乎一言參差。便被他折倒。當時待他道。返擲事作麼生。便與掀倒禪床。不見道。香象奔波失却威。天龍寂聽生欣悅。

正覺云。莫恠不怕佛。元來是業重。

佛海云。將謂是返擲師子。被龍濟驀腰一騎。更轉仄不得。

舉僧問石峯和尚。如何是地藏手中珠。峯云。你手裏還有麼。僧云不會。峯云。莫瞞大眾。峯乃有頌。不識自家寶。隨他認外塵。日中逃影質。鏡裏失頭人。

佛果拈云。石峯和尚。雖則入泥入水。接物利生。大似倚勢欺人。或有人問蔣山。如何是地藏手中珠。只對他道。你手裏。還有麼。它若云不會。對他道。却是山僧罪過。何故。花也不損。密也得喫。

正覺云。山僧即不然。一種作貴人。遣誰賣柴炭。

佛海云。這僧不會。出自偶然。直饒認得掌中之珠。終不若通身是去。

舉僧問老觀和尚。如何是毗盧師。法身主。觀云不道。僧云。為什麼不道。觀云。我若道。即縮却我舌。我若不道。即啞却我口。

僧舉似洞山。山大展坐具。禮拜云。古佛古佛。

佛果拈云。猛虎口裏橫身。毒蛇頭上揩痒。須是作家宗師。方有此个手段。若不是洞山。泊嶮放過也。還知落處麼。謂言侵早起。更有夜行人。

正覺云。早知燈是火。飯熟已多時。

佛海云。老觀泥裏水裏。放大光明。新豐老人。下本廝筭。

舉鼓山和尚。有新羅僧。來參。山云。直下猶難會。尋言轉更賒。若論佛與祖。特地隔天涯。上座作麼生會。僧無語。舉似侍者云。某甲不會。請侍者。代一轉語。者云。和尚恁麼道。猶隔天涯在。

僧舉似山。山喚侍者來問。你為新到代語。是否。者云。是。山便打趂出院。

佛果拈云。這僧承虛接響。侍者守住窠窟不遇鼓山國師。驅耕夫牛。奪飢人食。幾乎話霸。還委悉麼。曹溪波浪如相似。無限平人被陸沉。

正覺云。侍者恁麼道。及乎鼓山喚來問著。便乃披襟承當。被打出院。且道甘與不甘。還會麼。去路一身輕似葉。高名千古重於山。

佛海云。國師養子太慈悲。入草何如出草時。射透九重聖箭子。依前特地隔天涯。

舉雪峯和尚。一日與玄沙行次。峯指面前地云。這一片田地。好造个無縫塔。沙云。高多少。峯以目上下顧視。沙云。人天福報。即不無和尚。靈山授記。未曾夢見在。峯云。你作麼生。沙云。七尺八尺。

佛果拈云。要神通妙用。須參雪峯。要田地穩密。須參玄沙。更有一箇不涉二途。諸人還委悉麼。須彌頂上擊金鐘。

正覺云。要識玄沙。只是箇。三家村裏。推土車漢。

佛海云。雪峯無縫塔樣。描也描不成。畫也畫不就。剛被玄沙。以一瓦塔子易之。

舉僧問明招和尚。師子未出窟時如何。招云。俊鷄趁不及。僧云。出窟後如何。招云。萬里正紛紛。僧云。欲出未出時如何。招云。嶮。僧云。向去如何。招云。貶。

佛果拈云。既放行。須知把住。既把住。須是放行。今日忽有人。問蔣山。師子未出窟時如何。對他道。藏牙伏爪。出窟後如何。對云。草偃風行。欲出未出時如何。對云。崖崩石裂。向去如何。對云。錦上鋪花。

正覺云。明招老人。乘舡走馬。去死一分。驚殺傍觀。輸他慣熟。千里萬里。

佛海云。隨流放去。截浪收來。且道是窟內語。窟外語。若辨得。許伊是踞地爪牙。

舉雙峯和尚。一日上堂云。進一步即迷理。退一步即失事。饒你一向兀然立。又同無情。時有僧問。如何得不同無情去。峯云。動轉施為。僧云。如何得不迷理失事去。峯云。進一步。退一步。僧禮拜。峯云。向來有人與麼會。老僧不肯伊在。僧云。請師直指。峯便打。

佛果拈云。鷹拏燕雀。似鷓提鳩。細中之細。妙中之妙。進一步則不迷理。退一步亦不失事。所謂恁麼中不恁麼。不恁麼中却恁麼。就中是末後一著。光前絕後。

正覺云。車不橫推。這僧恁麼來。理不曲斷。不許恁麼會。何故。棒頭有眼。

佛海云。古人恁麼說話。打草只要蛇驚。蔣山這裏少人買賣。直然道。進一步則理無不如。退一步則事無不是。一向兀立。天上人間。忽有禮拜者。只向道。向來有人。不與麼會。老僧深肯伊。且道。與古人相去幾何。兩彩一賽。

佛鑑佛果正覺佛海拈八方珠玉集下(終)

八方珠玉集 湮沒六十年 末葉諸孫等  
勦力以雕[金\*嵩] 永置天池院 令法源流傳  
至德乙丑歲 仲秋良月天 謹記之